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GA056n0059

# 雲門山志

民國 岑學呂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首篇
    - 圖相
      - 雲門祖師真相
      - 雲公老和尚法相
      - 雲門景圖
        - 雲門山全景
        - 大覺禪寺全景
        - 大雄寶殿
        - 法堂
        - 韋馱殿
        - 鐘樓
        - 觀音嶺
        - 桂花潭
        - 前山新農場全體攝影
        - 後山農林風景
        - 農林集體工作攝影
        - 後山茅蓬
    - 序
    - 凡例
    - 目錄
  - 第一篇　地域
    - 第一章　形勢交通
      - 一　山川形勢
      - 二　交通路線
    - 第二章　風景名勝
      - 一　桂花潭
      - 二　出米石
      - 三　九仙巖
      - 四　慈悲峯
      - 五　雲門峯
      - 六　雲門坳
      - 七　鐘鼓石

- 八　觀音嶺
- 第三章　民情物產
  - 一　人口生活
  - 二　宗教習慣
  - 三　各種產物
- 第二篇　寺院
  - 第一章　梵宇
    - 一　偃祖創建之規模
    - 二　歷代修葺之概況
    - 三　雲公重建之新猷
- 第三篇　宗統
  - 第一章　偃祖傳略
    - 一　幼年兒童及沙彌時代
    - 二　壯年受具及參方時代
    - 三　晚年為人天眼目時代
    - 四　寂後示瑞
    - 附大事年表
  - 第二章　偃祖行錄
  - 第三章　雲門宗法統
    - 一　偃祖前歷代祖師傳承表
    - 二　偃祖後各代法嗣一覽表
  - 第四章　偃祖法語
- 第四篇　住持
  - 第一章　開山住持
  - 第二章　歷代住持
  - 第三章　中興住持
- 第五篇　中興
  - 第一章　雲公老和尚事略
    - 一　出生在家時期
    - 二　出家參方時期
    - 三　隱居終南時期
    - 四　西南弘化時期
    - 五　弘化東南時期
    - 六　弘化嶺南時期
  - 第二章　雲公老和尚語錄
    - 一　法語
      - 一、雲門重新掛鐘板
      - 二、元旦小參

- 三、元旦示眾
- 四、正月十五解制上堂
- 五、四月八佛誕日上堂
- 六、四月十五日結制
- 七、七月十五解制
- 八、中秋節上堂
- 九、十月十五結冬
- 一〇、冬至小參
- 二　普說
- 三　參禪的先決條件
- 四　參禪法要
- 五　禪堂開示
  - 甲一　引言（中有複語因在禪七中開示者）
  - 甲二　用功的入門方法
    - 乙一　辦道的先決條件
      - 丙一　深信因果
      - 丙二　嚴持戒律
      - 丙三　堅固信心
      - 丙四　決定行門
    - 乙二　參禪方法
      - 丙一　坐禪須知
      - 丙二　用功下手——認識賓主
      - 丙三　話頭與疑情
      - 丙四　照顧話頭與反聞聞自性
      - 丙五　生死心切與發長遠心
  - 甲三　用功兩種難易
    - 乙一　初用心的難易
      - 丙一　初用心難——偷心不死
      - 丙二　初用心的易——放下來單提一念
    - 乙二　老用心的難易
      - 丙一　老用心的難——百尺竿頭不能進步
      - 丙二　老用心的易——綿密做去
  - 甲四　結論
- 六　參禪警語
- 七　除夕普茶示眾
- 八　修與不修
- 第三章　雲公老和尚中興雲門實紀
  - 一　因緣

- 二　事蹟
  - 一、更改山向
  - 二、莊嚴法相
  - 三、救濟農村
  - 四、生產建設
- 三　感應

- 第六篇　護法
  - 第一章　開山之護法
    - 一　南漢王劉龔、劉晟、劉鋹
    - 二　阮紹莊、李托、梁延鄂及岳雷、陳守中
  - 第二章　歷代之護法
    - 一　明代護法
      - 趙佑卿
      - 芳君
    - 二　清代護法
      - 黃士學
      - 吳士恒
      - 邑侯舒公
      - 伍奕芳
      - 江左桂
      - 朱振翰
      - 邱景恒
      - 邵漢卿
      - 袁廣壽
  - 第三章　中興之護法
    - 一　護法功德概述
    - 二　護法芳名臚列
- 第七篇　產業
  - 第一章　產業
    - 一　偃祖開山時之產業
    - 二　歷代增減之產業
    - 三　雲公中興時之產業
- 第八篇　規約
  - 第一章　規約
    - 一　共住規約
    - 二　客堂規約
    - 三　雲水堂規約
    - 四　禪堂規約

- 五　戒堂規約
- 六　愛道堂共住規則
- 七　衣缽寮規約
- 八　庫房規約
- 九　大寮規約
- 一〇　浴室規約
- 一一　農場組織簡章

- 第九篇　文獻
  - 第一章　遺錄
    - 一　請偃祖開堂疏
    - 二　偃祖遺表
    - 三　偃祖遺誡
  - 第二章　碑文
    - 一　大漢韶州雲門山光泰禪院故匡真大師實性碑并序>
    - 二　大漢韶州雲門山大覺禪寺大慈雲匡聖弘明大師碑銘并序
    - 三　雲門寺山門記
    - 四　修建雲門寺大雄寶殿募化疏代碑序
    - 五　雲門寺重裝匡真祖師金身碑記
    - 六　重修雲門寺記
    - 七　重建雲門寺記
    - 八　重修雲門寺並鼎建客堂韋馱殿記
    - 九　鼎建祖師殿關門記
    - 十　雲門寺田地山場碑記
    - 十一　雲門寺蠲免大差碑記
    - 十二　雲門寺免逋負碑記
    - 十三　捐奉雲門寺香油田碑記
    - 十四　（附錄）重興曹溪六祖道場記
      - （一）更改河流以避凶煞
      - （二）更正山向以成主體
      - （三）培主山以免坐空及築高左右護山以成大場局
      - （四）新建殿堂以式莊嚴
      - （五）驅逐流棍革除積弊
      - （六）清丈界址以保古蹟
      - （七）增置產業以維常住
      - （八）嚴守戒律以挽頹風
      - （九）創禪堂安僧眾以續慧命
      - （十）傳戒法立學校以培育人材

- 十五　雲公老和尚答某鉅公問法書
- 十六　虛公老和尚覆屈映光居士問法書
- 第三章　藝文
  - 一　偃祖十二時歌
  - 二　偃祖偈頌
  - 三　圓明大師頌雲門三句語
    - 一、函蓋乾坤
    - 二、截斷眾流
    - 三、隨波逐流
    - 三句外別置一問
  - 四　圓明大師餘頌八首
    - 一、褒貶句
    - 二、辨親疎
    - 三、辨邪正
    - 四、通賓主
    - 五、擡薦商量
    - 六、提綱商量
    - 七、據實商量
    - 八、委曲商量
  - 五　雲公老和尚贈林鴻超居士七律一首并敍
  - 六　雲公老和尚遇盜說偈三首
  - 七　雲公老和尚贈蕭雪滄居士七律一首
- 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贊助資訊

#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雲門祖師相



上堂：「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椰栗木杖。」畫地一下云：「塵沙諸佛，盡向這裏葛藤。」下座。

偃祖法語　佛明敬錄

雲公老和尚法相



憨憨呆呆老凍膿　顛顛倒倒可憐生
走徧天涯尋知己　未識若個是知音
挑雪填井無休歇　龜毛作柱興叢林
耗費施主錢和米　空勞一生徒苦辛



幻游比丘#　虛雲自題

雲公像讚

倔彊此老　天魔嚇倒
露刃金剛　殺人如草
空中樓閣　沒頂頭腦
多子塔前　弍領糞掃
法華會上　分座多寶
無相而相　善頌善禱
先喫痛棒　再申懷抱
不動舌頭　許汝道道

弟子明一觀本敬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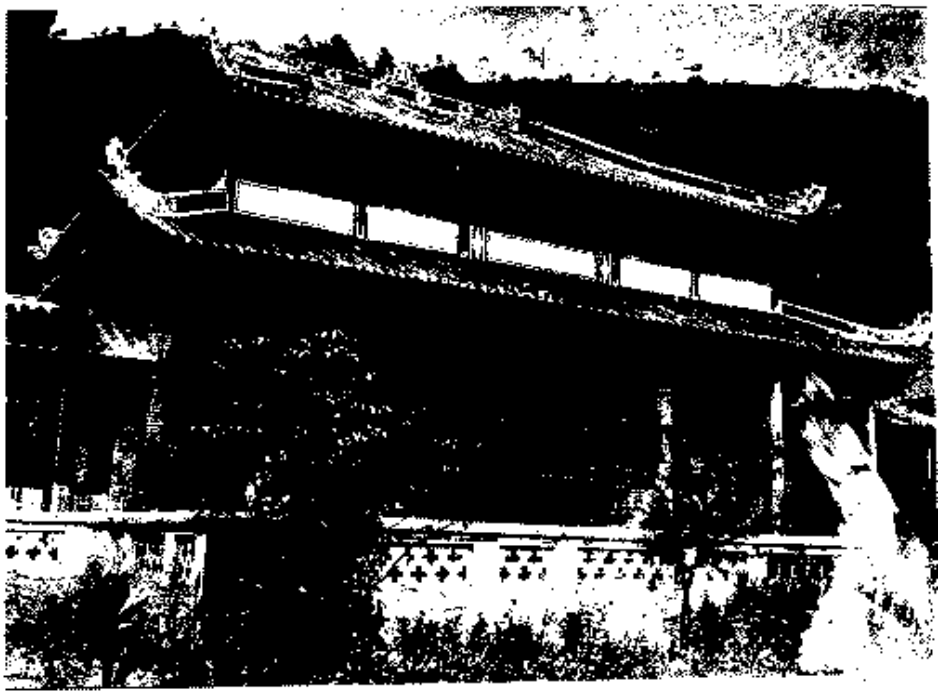
雲門山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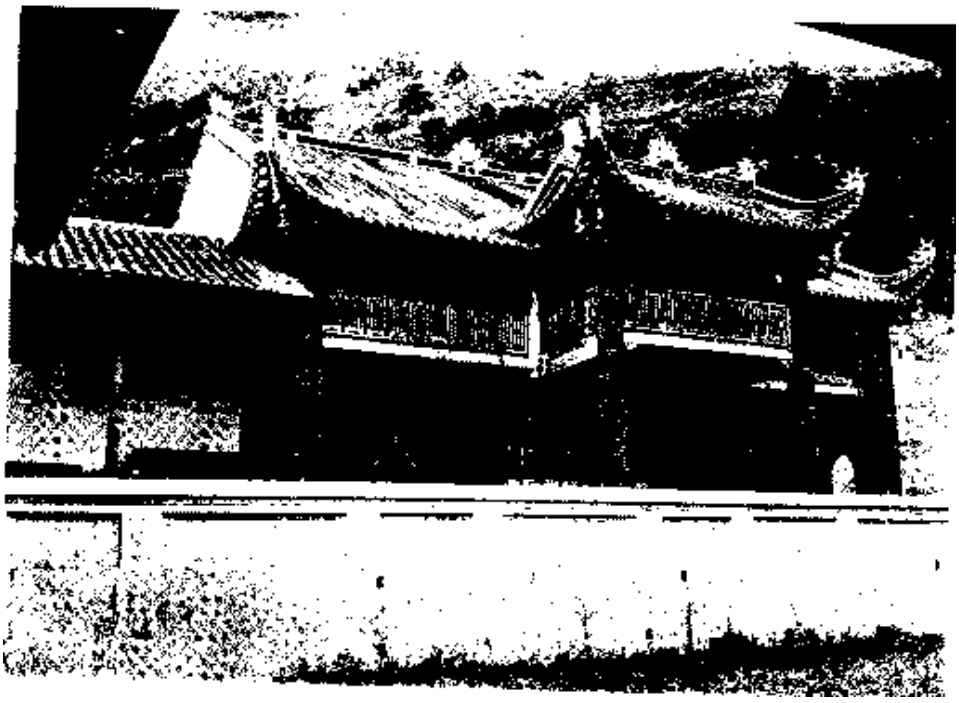
大覺禪寺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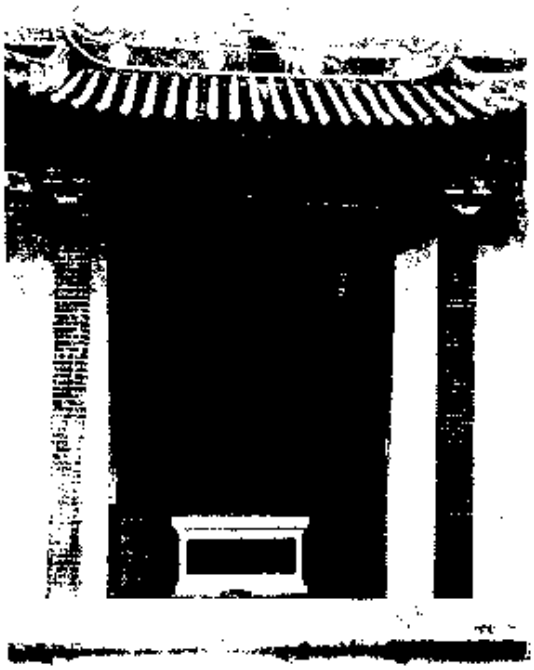
大雄寶殿



法堂



韋馱殿



鐘樓



觀音嶺



桂花潭



前山新農場全體攝影



後山農林風景



農林集體工作攝影



後山茅蓬



序

今年虛雲老和尚一百有六歲，春三月，以雲門山志初稿南來，命予編訂，覽志稿，已由釋惟心釋妙雲澄圓等分類分纂，篇章有序，顧體例，則與往日諸山志稍異，論時會，又何必與往日諸山志強同，故因之，為增刪考訂，次第點定而已，溯雲門自文偃祖師開山，為五宗之一，距今一千餘年，中間人才之消長，法運之盛衰，道場之興廢，不能不歸於佛說所謂「時節因緣」，偃祖在日，大弘法化，得旨嗣法者七十六人，如白雲子祥，韶州廣悟，英州觀音，黃龍贊，西禪欽，慈雲深，等，其後傳宗，如南雄地藏，五祖戒，香林信，洞山曉聰，佛日契嵩，天衣懷，雲居舜，居士如劉經信，清獻趙忭，等數百人，道風隆盛，甲於諸方，元明以降，法運垂秋，晚近五宗，除臨濟曹洞尚餘香火外，溈仰法眼已不絕如縷矣，豈獨雲門為然哉，以雲門道場言，偃祖未至，一荒山也，忽而湧現梵宮，忽而萬指圍繞，忽而古寺殘燈，忽而山鬼叫跳，忽而老儒橫經，忽而巨靈呵護，可謂極變幻之至，而偃祖端坐巍然，以待虛雲和尚之來，和尚以十年心力，重建南華。又以十年心力，中興雲門，今殿閣宏麗，供具莊嚴，修闢山場，持守戒律，圍繞者又數千指矣，時至則然，何足怪者，偃祖於寂光中，當曰、如是、如是。

和尚慮日久復湮，命纂述山志，使後人按籍而知名山之由來，尤重要者，志書中第五篇第二章錄和尚法語「參禪法要」、「坐禪須知」、「用心難易」諸編，皆吐出心肝，作人天眼目，誠修禪之圭臬，度世之金針，竊願當人，澄其慧目，予忝附門牆，未忘知解，不離文字，聊以解嘲，折衷羣言，據聞述見，亦思取信於將來，庶無慚於面命云爾。

歲次七十八辛卯端陽節鼓山門下弟子寬賢岑學呂 敬序

## 雲門山志凡例七則

一、雲門宗為中國禪宗五宗之一，雲門山為雲門宗之發祥地，固宜有志。雲公老人，中興雲門，剏編山志，事誠重要。然探詢當山。搜求古籍、舊志缺，文獻無徵。更因時會非常，採訪匪易，編者祇得守株抱殘，因陋就簡，勉綴茲編，惟內容力求確，重收入，寧缺其文，毋失其實。

二、雲門山見重於世，實因雲門寺，而雲門寺之震爍古今中外，賴有偃祖開山於前，雲公中興於後。茲編志山略而志寺詳，通例也。而於偃祖及雲公之法道精神，特為發揮，以啟後人景仰，斯為本志重心所在。

三、茲編與普通山志不同，不冠總論，不書星野，不列志第，僅分別編章節目，將橫豎複雜之事實。作分門別類之排比，使系統分明，貫串無紊，至山水梵宇產業，住持，護法等篇敘述，皆為顧及事實，另具一格，非故與他志競異，蓋為條理清晰，便於閱覽故。

四、他志各門多冠以小敍，非古今通體，陸肇域志虎丘張留一志靈巖，皆削而不用，茲編亦從之。

五、雲門久歷滄桑，法道中斷，舊志與宗譜失存，凡歷代住持，常住變遷，以及名賢藝文，多不可考，本疑者缺之之義，略而弗書。

六、古碣碑文，彙為一章，其中間有文字脫落，詞句欠順，贅署舊式長銜者，悉仍其舊，以存前人之。

七、本志統編，承居士吳季禧林遠凡許寬勤釋寬慧等搜羅資料，策劃印行，四方善信，同門學友，各捐淨資，認領書流通，始克出版，合併附謝！

編者謹識

## 雲門山志目錄


首篇　圖相、序、例　　雲門祖師相……一　雲公老和尚法相……三　雲門山全景……五　大覺禪寺全景……六　大雄寶殿……七　法堂……八　韋馱殿……九　鐘樓……一〇　觀音嶺……一一　桂花潭……一一　前山新農場全體攝影……一二　後山農林風景……一二　農林集體工作攝影……一三　後山茅蓬……一四　雲門山志序……一～二　雲門山志凡例……三～四　雲門山志目錄……五～一五　第一篇　地域　　第一章　形勢交通……一　一　山川形勢……一　二　交通路線……一　第

二章　風景名勝……
二　　一　桂花
潭……二　　二
出米石……三
三　九仙岩……
三　　四　慈悲
峯……四　　五
雲門峯……四
六　雲門坳……
五　　七　鐘鼓
石……五　　八
觀音嶺……五　　第
三章　民情物產……
六　　一　人口生
活……六　　二　宗
教習慣……六
三　各種物產……七
第二篇　寺院　　第一章　梵
宇……八　　一
偃祖創建之規模……八
二　歷代修建之概況……
九　　三　雲公重建之新
猷……一一　　第三篇　宗
統　　第一章　偃祖傳
略……一六　　一　幼年
兒童及沙彌時代……一七　　二
壯年受具及參方時代……一八
三　晚年為人天眼目時代……一
九　　四　寂後示
瑞……二二　　第二章
偃祖行錄……二九　　第三
章　雲門宗法統……三
一　　一　偃祖前歷代祖師傳承
表……三一　　二　偃祖後各代法嗣
一覽表……三三　　第四章　偃祖法
要……五八　　第四篇　住
持　　第一章　開山住
持……六七　　第二章　歷
代住持……六八　　第三
章　中興住持……六九　　第
五篇　中興　　第一章　雲公老和尚事

略……七〇　一　出生在家時期……七〇　二　出家參方時期……七一　三　隱居終南時期……七五
四　宏化西南時期……七六　五　宏化東南時期……八六　六　宏化嶺南時期……八九　第二章　雲公老和尚語錄……九九
一　法語……九九　二　普說……一〇二　三　參禪的先決條件……一〇四　四　參禪法要……一〇五　五　禪堂開示……一一一
六　參禪警語……一二六　七　除夕普茶示……一二八　八　修行與不修行……一三〇　第三章　雲公老和尚中興雲門實紀……一三二　一　因緣……一三二
二　事蹟……一三三　三　感應……一三六　第六篇　護法　第一章　開山護法……一三八　一　南漢王劉龔劉晟劉鋹……一三八　二　阮紹莊梁延鄂李托岳雷陳守中……一三九　第二章　歷代護法……一四一　一　明代護法……一四一　二　清代護法……一四二　第三章　中興護法……一四四
一　護法功德概述……一四四　二　護法芳名臚列……一四四　第七篇　產業　第一章　產業……一四七　一　偃祖開山時之產業……一四七
二　歷代增減之產業……一四七　三　雲公中興時代之產業……一五二　第八篇　規約　第一章　規約……一五四　一

共住規約……一五四
二　客堂規約……一五
六　三　雲水堂規約……
一五九　四　禪堂規
約……一六〇　五　戒
堂規約……一六三
六　愛道堂規約……一六
六　七　衣鉢寮規約……
一六八　八　庫房規
約……一六九　九　大
寮規約……一七二
十　浴堂規約……一七
四　十一　農場組織章程……
一七五　第九篇　文獻　第一章　遺
錄……一七八　一
請偃祖開堂疏……一七八
二　偃祖遺表……一七
八　三　偃祖遺誡……
一七九　第二章　碑記書
牘……一八〇　一　大漢
韶州雲門山光泰禪院故匡大師實信碑銘序……一八〇　二　大漢
韶州雲門山大覺禪寺匡聖弘明大師碑銘序……一八六　三　雲
門寺山門記……一九三
四　修建雲門寺大雄寶殿募化疏……一九
五　五　雲門寺重裝匡祖師金身碑記……一
九六　六　重修雲門寺
記……一九七　七　重建雲
門寺記……一九八　八　重
修雲門寺鼎建客堂韋馱殿記……一九九　九
鼎建祖師殿闢門記……二〇〇
十　雲門寺田地山場碑記……二〇
一　十一　雲門寺蠲免大差碑記……
二〇五　十二　雲門寺免逋負
記……二〇七　十三　捐奉雲門
寺香油田碑記……二〇八　十四　附錄
重興曹溪南華寺記……二〇九　十五
雲公老和尚答某鉅公問法書……二二三　十
六　雲公老和尚答屈映光居士問法書……二三三
第三章　藝文……二三
五　一　偃祖十二時歌……
二三五　二　偃祖偈

頌……二三五　三　圓明大師頌雲門三句語……二三六
四　圓明大師餘頌八首……二三七　五　雲公老和尚贈林鴻超居士七律詩一首……二三八　六　雲公老和尚遇盜感懷三偈……二三九　七　雲公老和尚贈蕭雪滄居士七律詩一首……二四〇
跋……二四一

# 第一篇　地域

## 第一章　形勢交通

### 一　山川形勢

嶺南韶州，粵北重也；據粵漢路中段，為湘粵贛交通樞紐。乳源縣在韶州之西，萬山羅列，清江、楊溪、遼水、武水，縱橫流貫其間。雲門山在乳源縣東境，居縣城之北，為嶺南勝境之一。轄區甚廣，東起龍王宮嶺，西迄雲門坳，南自雷公嶺，北至大慈悲峯。雲門寺大覺禪寺也。建置於山之東南麓，後枕雲門峯，前臨雲門洞，左靠和尚嶺，右扼雲門坳。龍王宮嶺，魚蘭山、司大嶺、四土埂、燕子岩、牛新嶺、雁神咀山、雷公嶺、松毛嶺，環列於外，而觀音嶺及大小旗山，復遠拱於正前方。諸山環繞，四周雲合，山溪邃泉，流貫其間。昔人謂：「匝匝盡奇峯秀嶺，逶迤皆潑黛堆藍；泉幽而聲激珠璣，松老而勢挐空碧。」「菴羅衛之林畔，景象無殊；耆闍崛之山中，規模匪異。」良有以也。

### 二　交通路線

乳源縣城，東至曲江縣界三十華里，南至英德縣界一百二十五華里，西至連州陽山縣界一百四十華里，西北至湖南宜章縣界二百八十華里，東北至樂昌縣界一百二十華里。（韶州府志）

雲門寺之交通，以曲江為總站，各方來本寺，以先到曲江為便，其主要交通路線如左：

一、由雲門寺步行至乳源縣城一十二華里，由乳源縣城乘汽車至龍歸站五十華里，由龍歸站乘汽車至曲江四十華里。若由乳源縣城乘木船或步行，亦一天可以達曲江。

二、由雲門寺步行至一六街二十華里，由一六街步行至重陽二十華里，由重陽步行至犁市二十華里，由犁市乘汽車或火車至曲江三十華里。

三、由雲門寺步行至龍歸五十華里，由龍歸步行至白土街十五華里，由白土街步行至馬壩二十華里，由馬壩步行至南華寺十五華里。

## 第二章　風景名勝

### 一　桂花潭

桂花潭在雲門寺東北二里許，披棘攀蹬，始能達到。潭形如盆，直徑約四五丈，深不易測。四面石壁，巉巖嵯峨，飛泉瀑流，垂懸數丈，衝激潭中，響震山谷，寒風襲袂，暑熱挫消。山多桂花，清香遠溢，潭之得名，或緣於此。潭水清澈，流洄麓洞，寺僧村民，飲用灌溉，胥取於此。雲公老人，計劃籌措經費，芟除荊棘，平治崎嶇，修成坦途，建造亭閣，以利遊觀。

### 二　出米石

出米石在桂花潭東北三里許，其地有一大石，下生成一石臼。容量約一斗。相傳昔有仙人，在此修，臼中逐日出米，以供道粮云。

### 三　九仙巖

九仙岩在出米石東北四里許之山峯下，岩穴滴乳，幽靜爽朗，可供棲止。韶州府志云：「乳源韓氏之族，生九女皆處子，曰信貞、慧貞、修貞、守貞、慕貞、靜貞、妙貞、清貞、潔貞，常靜室養蠶，宋太平興國二年三月三日，往巾子峯岩畔採桑，遇暴風雷雨掩至，陰晦失道，入岩避之，忘歸。其夜半，鄉人共聞有樂聲從西北來，自雲中降於岩，次日覺有異香。時樵人蘇福保等，亦以雨迷路，宿峯側，聞樂聲。次早過岩見諸女衿服若蟬蛻，然身已去矣。惟有一詩於壁間云：『共作雲仙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福保還報韓氏，其父母共往視之，岩已闔矣，號哭莫追。有一女子於岩內呼其父曰：『無憂我，汝當為土地神。』至今韶州府行院內，有韓家土地之名。初時常有仙樂綵仗，霓旌絳節，鸞鶴彩雲，降於峯嶺，鄉民遇旱，赴岩前祈禱，輒有應。咸平四年，邵漢始創亭名曰『會仙』，有碑記，歲久字泯莫辨。咸淳五年，韓仲保別立廟於峯下，以便祭祀。凡祈雨必沐浴齋戒，先一日巫師焚牒於廟次，詣岩傍俟其蜥蜴大小數十旋繞而出，巫師取一二置盆水，鼓樂導迎以歸，官民羅拜，雨立至。後之傳者，又以為韓趙羅三姓九女，要其蛻化靈驗無可疑者。」

### 四　慈悲峯

慈悲峯又名大慈悲峯，在九仙岩正北五里許，獨峙高聳，為乳源諸山之最高峯，登其，不惟可以俯瞰乳源全境，且可瞭望周圍各縣，如樂昌、曲江、南華寺各處，均歷歷在目中，

### 五　雲門峯

雲門峯為雲門寺主山，由寺後登達山峯，高約三華里，陡峻難行。據立峯，乳源縣境，大部瞭如指掌，曲江、樂昌兩縣境，亦可以望見焉。

### 六　雲門坳

由寺西去四華里曰雲門坳，為通縣城必由之路，燕子岩及下嶺兩山，夾峙左右，中建一亭，曰雲門亭，殆所謂咽喉之地也。登坳旁高阜，東可展望雲門洞，西南俯視乳源城。林木繁茂，好鳥時鳴，披襟當風，納涼亭畔，悠然怡懷，倍饒清勝。

### 七　鐘鼓石

鐘鼓石在雲門寺南二里許之石鼓賓，正當寺之右前方。山不高而靈秀，石不怪而玲瓏，林木灌莽，蓊鬱葱翠，石筍參差，有如鋒刃。中有響石兩方，露出地面數尺，初視無異石，擊之，一如鐘響，一如鼓鳴，洪亮清澈，悠然韻永。意者謂祖師道場，鍾靈毓秀，宜有玲瓏瑰異之物，存乎其間。

### 八　觀音嶺

觀音嶺在雲門寺正前方，相距直徑約三十里，諸峯羅列，環拱雲門，蒼翠奇秀，潑黛堆藍，晴輝雨霧，瑞靄虹霓，變幻無常，觀翫不盡。其下大小旗山，環拱雲門，成貴人護衛之象。

## 第三章　民情物產

### 一　人口生活

雲門寺隸乳源縣雲峯第七保；本縣八萬人，本二萬餘人，本保三百人，均業農，經營工商者甚少。人民日食三餐，以米飯為主，佐以少數紅薯雜糧。衣服樸素，質料多為棉織土布。住屋多矮小舊式。行旅運輸，皆肩挑步行，乘搭車船者甚少，利用馱馬者更罕見。

### 二　宗教習慣

乳源人民，正信仰宗教者甚少。近百年來，佛教徒寥寥無幾。自雲公老和尚主化雲門以來，信向者漸多，然正式皈依三寶者，尚未逾三百人。佛教在中國有長期歷史，嶺南佛法亦曾輝煌數百年，雲門祖師之流

風遺化，潛潤民間，仍未盡泯，故信仰恭敬之心，猶尚普遍。道耶兩教信徒為數更少。惟祭祖祀神，俗仍舊。

關於風俗習慣，與粵北各地，無甚差異。凡婚喪喜慶，來往應酬，民間仍沿舊習，城市中之變革，亦甚少也。

## 三　各種產物

乳源產物以稻穀為大宗，每年收穫早晚兩造，若豐收一年，可供二年之食。雜糧如紅薯、花生、豆子、芋頭等，產量均少。木柴、杉樹板及棕繩，出產甚多，鄉民傜人，採製極易，惜運銷困難，故多委棄於山野。

# 第二篇　寺院

## 第一章　梵宇

### 一　偃祖創建之規模

初，祖任靈樹知聖長老首座，知聖遷化，祖繼靈樹法席。大闡雪峯宗旨，「禪河汹湧，佛日輝華，道俗數千，問答響應。」爾後祖唯恬靜，「倦於迎接，志在幽棲。」遂於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公元九二三年）奏准南漢王移庵，領開雲門山。因高就遠，審地為基，創建梵宇，莊嚴淨域，層軒高閣而湧成，花界金繩而化出，簷欄翼翥，高下鱗差，「曉霞低覆，絳帷微襯於雕楹；夕露散垂，珠網輕籠於碧瓦」；「遂壑幽泉，挫暑月而寒生戶牖；喬松修竹，冒香風而韻雜宮商。」五載功竣，四周雲合。由是莊嚴寶相，豐積香廚，聞風向道者。雲來四表，擁錫依止者，恆逾半千。後唐莊宗天成二年丁亥（公元九二七年，）院主師傅大德，表奏造院工竣，勅賜額曰：「光泰禪院。」後勅改為「證禪寺。」宋太祖乾德元年癸亥（公元九六三年，）祖入滅已十五年，示夢阮紹莊，託李特進奏准南漢王開塔，身畢露，栩栩如生，放光散香，顯彰靈異。奉勅封祖為「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勅昇「證禪寺」為「大覺禪寺。」詳見雷岳撰匡大師實性碑銘並序，及陳守中撰雲門宏明禪師銘。

### 二　歷代修葺之概況

韶州府志載，本院梵宇：「宋建中間，僧紹資，明洪武初，僧了偈，俱重修；成化五年，僧法浩重建。」其修建情形，已不可考。按趙佑卿撰雲門寺山門記：明萬曆十一年癸未，住持僧法傳，以山門頹圮，獨自募緣，重新修葺一次。芳題重修雲門寺大殿募化疏：萬曆四十六年丁巳，芳等以大殿傾欹，募款修葺一次。（芳籍姓待考）

有清一代，修寺裝像，先後大小，共約五次：

一、康熙三十一年丁卯，住持僧元才撰雲門寺重裝匡祖師金身碑記略云：偃祖身，巍據寺中，迄今八百餘載，遐邇士庶。祈晴禱雨，如響斯應。邑侯舒公倡捐廉俸十金，檀越育才坊等四十餘人，共抽淨資四十四兩，供祖身，布添裝金。

二、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乳源縣令伍弈芳撰重修雲門寺記略云：僅存祖殿大殿各一，棟宇飄搖，榱桷朽壞，寶像剝落，鞠為草莽！丙子冬余獨捐俸金，重新祖殿。壬午春與劉君朝柱共出淨資，裝飾三寶金像。更募化善信，外建照壁，內砌圍牆；使有規範。後復獨捐俸金，修理大殿，壯其規模；在山門內新建一殿，供奉韋馱天尊及接引聖像。至是金碧輝煌，煥然改觀。

三、嘉慶五年庚申，某公撰重建雲門寺碑記略云：康熙間伍君弈芳重新之雲門寺宇，歷年久，自山門至大殿後，棟宇凋殘，金像剝落，兩廊僅存其地，堂寮諸多頹廢，幸全者唯一祖師殿耳。嘉慶二年丁巳夏，邑侯朱公振翰，慨然倡修，分廉實助，序簿分募。人情踴躍，聚腋成裘，鳩工庀材，經始於丁巳冬，落成於庚申夏。自山門以至大殿，盡行革故鼎新，門內起韋馱樓，兩旁鼎建遊廊，大殿柱砌以花磚。所有佛菩薩伽藍大小聖像，重新塑造，飾彩裝金。至是丹碧輝煌，煥然一新。

四、道光三十年庚戌，武舉鄧漢卿撰重修雲門寺鼎建客堂韋馱殿記略云：雲門古剎，雖經幾度重修，近復楹拆榱崩，簷傾廊頹，禪堂草茂，觸景心惻：爰糾合同志一十七人，買料雇工，重行修葺。新正經始，夏蒲落成。凡廊簷棟宇，照牆丹堊，甬道拱門，神廚佛座，均予修葺。更為南修級路，東創客堂。塗飾丹艧，輪煥維新。

五、咸豐元年辛亥，邑廩生鄧佩秋撰鼎建祖師殿關門記略云：今春拉二三戚友，遊眺雲門，見夫頹者興，廢者舉，莫不煥然嶄然，而獨於祖殿轄然，得毋有取空門之義耶？抑或經事乏人耶？爾時贊堃邱君，憮然有間曰：「此間松膏僧粒，先大父常不靳施與，恆有志焉未逮也。今茲關門櫺牖，責成於恆可也。」爰糾匠氏，削墨引繩，兩越月工告竣矣。此邱君善承先志，獨力落成者也。

## 三　雲公重建之新猷

本寺在清季雖有重修，然規模甚小，殿宇無多。逮及民國，歷時數十年，已日就傾圮！殘屋頹垣，淪於榛莽；野狐山獸，踞為巢窟。凋殘荒廢，難以罄述！雲公老人，有大願力，展其生平迭興祖庭，丕振宗風之精神，於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由曹溪移錫雲門，決心重興大覺禪寺，復振雲門宗風。如是晝夜辛勤，宏規碩劃，鉅細躬親，仍復因高就遠，審地為基。配合山川形勢，燮理陰陽風水，更改山向，重奠地基。蕩掃榛蕪。大興土木，廣造梵宇，歷時九年，計建殿、堂、閣、寮、廳、樓、庫、塔、共一百八十餘楹連放生池及碓房，海會塔，共佔地積約二十餘畝。崇樓傑閣，廣廈層

臺，寶相莊嚴，梵剎清淨，加以大德演化，觀機說法，解黏去縛，直指人心，是故士庶瞻禮，十方雲來，論聖地道場，僅亞於曹溪；而宏宗盛化，實冠於宇內也。至其新建梵宇之部署結構分中央及四路兩排。中央為大雄寶殿位置，坐西北向東南，辛山乙向。大殿前後梵宇各一排，左右梵宇各兩路。茲分別詳述如後：

大雄寶殿據全寺之中央，高約五丈，寬三十六方丈，牆柱均係火磚砌成。前有月台，月台下有大丹墀，後有大天井，左右各有長天井，迴廊四面，通左右各路梵宇，大殿正中奉釋迦牟尼佛、藥師佛、彌陀佛。後奉西方三聖及文殊普賢兩大菩薩。左右兩序，奉十八羅漢及諸天二十四聖。

前排梵宇，分中左右三大棟，中棟頭山門、天王殿、韋馱殿、奉彌勒菩薩於中央，左右奉四大天王，後奉韋馱菩薩。寶相莊嚴。順德岑學呂題山門聯曰：「雲覆大千界，門傳不二宗。」左棟總名曰「旭日樓」，上下兩層，大小廳、堂、亭、寮及廂房，共十八楹。內靠天王殿左邊地下一楹，設為報恩堂，奉本寺各人宗親父母師長之蓮位。右棟總名曰「明月樓」，上下兩層，大小廳堂亭寮及廂房，共十六楹。內靠天王殿地下一楹，設為西歸堂，奉「本寺開山、中興、繼位、住持諸祖老和尚蓮位」，及「本寺開山、中興、前亡後化一切僧行覺靈等蓮位」。在「旭日」、「明月」兩樓亭中：晨夕望山光雲影，四時變幻無常，中宵覩皓月明星，一法界恆在。

後排梵宇，分中左右三大棟：中棟為法堂、戒壇、藏經閣，上下兩層。下層一大楹，法堂、戒壇通用，中置獅子座，上奉釋迦玉佛。上層為藏經閣，計分六楹。上有「雨花台」三字，左棟為祖堂，奉雲門開宗始祖文偃禪師身，及本宗傳承歷代祖師牌位。棟宇分上下兩層，共約二十楹。右棟為方丈，上下兩層，計堂寮廂房約二十間。內奉觀音菩薩一尊。有聯曰：「誰云有道有禪，任汝雨寶彌空，總是鬼家活計。這裏無棒無喝，不妨拈草作藥，坐令天下太平。」雲公和尚自撰一聯云：「兩手將山河大地，捏扁搓圓，掐碎了徧撒虛空，渾無色相，一棒把千古業魔，打死救活，喚醒來放入微塵，共作道場。」

左邊一路梵宇分三大棟：一曰客堂，中為廳，兩旁寮房四楹，客堂上第一層樓，中為廳，兩旁寮房四楹，第二層為鐘樓，懸大鐘一口，鐘聲聞十數里，足以發人深省。二曰伽藍殿，中奉給孤長者，兩旁有寮房四楹。伽藍殿樓上，大小廳寮共五楹。三曰雲水堂，樓上樓下廳寮十餘楹。

左邊二路梵宇分三大棟：一曰香積廚，內建大小灶五口，石水缸一個，凡食用之水，以鐵管接入鍋缸。寮房五楹，住典座飯頭，

廚龕上供監齋菩薩，二曰齋堂，額字搨蘇東坡舊書。聯云：「粥去飯來，莫把光陰遮面目；鐘鳴板響，常將生死掛心頭。」三曰庫房，樓上樓下及連同齋堂樓上，大小廳寮共十餘楹。

右邊一路梵宇分三大棟：一曰功德堂，奉本寺護法檀那生蓮之位及長生祿位。連同第一層樓，共廳寮十楹，暫作上客堂之用。第二層樓為鼓樓。安置大皷一面，與鐘樓相對稱。二曰祖師殿，奉達摩初祖及百丈禪師道宣律師。連同樓上大小堂寮共十楹。三曰禪堂，樓上樓下大小廳寮十二楹，番禺湯瑛題禪堂聯云「照顧話頭，不管他長慶捲簾，香嚴擊竹。遠離妄想，許會得禾山打鼓，雪峯輥球。」右邊一路上通方丈拱門，懸有古聯曰：「入此門，不許你七八倒；到這裏，莫管他五蘊六通。」

右邊二路梵分宇為三棟：一曰工人寮，平屋三楹。二曰如意寮，平屋三楹。三曰圊所，平屋三楹。

碾米房兩棟，樓上樓下大小五楹。利用水力碾米，除碾常住糧米外，可供附近村民應用。

山門外鑿有放生池，寬逾一畝，深達一丈。水滿魚游，清波蕩漾，金池柳色，桂殿香風，遊人至此，已入清涼境界矣。

海會塔建於寺西二里許，上下兩層，約十餘楹。繞以短垣，植以異卉。七遺蛻，於焉是歸，晝夜佛聲，幽明普利。

# 第三篇　宗統

## 第一章　偃祖傳略

嘗考各關於偃祖之記載典籍，似尚無述及師之出生、出家、及受具等年份者。比閱現存雲門大覺寺之歷代碑記，其中南漢王劉鋹大寶元年（公元九五八）雷岳所撰之實性銘述師「法齡七紀二，僧臘六旬六」，及大寶七年陳守中所撰之碑銘述師「壽齡八十六，僧臘六十六」，乃根據師示寂於南漢王劉晟乾和七年（公元九四九）推尋之，尚可按考。惟實性銘所述「法齡七紀二，僧臘六旬六」，不無疑焉，蓋法齡法臘，亦僧臘，乃比丘受具戒之年數，若爾，則師當於十五歲及二十一歲時兩度受具足戒。竊或不然？此恐是撰銘者未明佛制，誤稱受沙彌戒之年數為法齡耳。且各籍均載師幼投空王寺出家，碑銘則戴「纔逾丱歲」，是未冠時之稱。故今假定師出家及受沙彌戒之年為十五歲，確否待考。

又師受具後二十七年間，各籍僅載師稟具後還侍澄公數年研覽律藏，及親睦州數年後往雪峯外，餘似無關於年之記載；且侍澄公及親睦州若干年，亦未有確數。考律制比丘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許聽教參禪。澄公是律師，當倍遵律制，其令師研律最少五年必矣。故今又假定師稟具後還侍澄公為五年，親睦州亦五年，餘十七年為參謁諸方之年。師之遺表有「困風霜於十七年間，涉南北於數千里外」之句，似不為無據。爰將偃祖傳略為編年如下：

### 一　幼年兒童及沙彌時代（一歲至二十歲——公元八六四至八八三）——唐懿宗咸通五年甲申至唐僖宗中和三年癸卯——

師諱文偃，晉張翰十三代孫也。翰吳人，初仕於洛，後休祿返里，徙於江浙，故胤及我師生於嘉興（縣名今屬浙江省），時唐懿宗咸通五年甲申（公元八六四）也。

師面丰頰，精銳絕倫，目纖長瞳子如點漆，眉秀近睫，視物凝遠，敏質生知，慧辯天縱，纔數齡，讀書過目不忘，談吐與常童異，人已知其終非池中物矣。

以師夙負靈姿，為物應世，故年甫十五，（唐僖宗乾符五年戊戌——公元八七八）投嘉興空王寺禮志澄律師出家，受沙彌戒焉。

受十支戒後，謹遵律儀，澄公深器重之。

## 二　壯年受具及參方時代（二十一歲至四十七歲——公元八八四至九一〇）——唐僖宗中和四年甲辰至後梁太祖開平四年庚午——

師年二十一（唐僖宗中和四年甲辰——公元八八四）受具足戒於常州毗陵壇，稟具後還侍澄公講數年，窮探律部，博覽無遺。

年二十六（唐昭宗龍紀元年己酉——公元八八九）以毗尼嚴淨，而己事尚未明，乃辭澄公往遊方。初至睦州（隋置，宋廢，今浙江建德縣）聞有老宿隱於古寺，織蒲屨養母，遂往謁之，老宿名道蹤禪師乃黃檗斷際禪師之法嗣也，知道不偶世，引遠自處，潛居古剎，雖高蹈，而為世所慕，凡應接來者，關鑰高險，機辯峭捷。見師纔至，（碑銘則載師先與睦州來往數月）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己事不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又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以手推出曰：「秦時[車*度]轢鑽。」遂掩門，損師右足，師從此悟入，而諮參數載，深入堂奧，州知其終為法門柱石，因語之曰：「吾非汝師，今雪峯（山名在福建福州）義存禪師，可往參承之，無復留此。」師依旨辭睦州南下。

時師年三十一（唐昭宗乾寧元年甲寅——公元八九四）策杖入關，到雪峯莊，見一僧，迺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峯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峯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峯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峯曰：「大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峯，峯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遂密以宗印付師。後雪峯遷化，學徒問峯佛法付誰，峯曰：「遇松偃處住。」學徒莫測，偃者蓋師之法號也。故雪峯後不立尊宿。

師參罷出嶺，徧謁諸方，歷十七載，覈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備載廣錄中遊方遺錄。

## 三　晚年為人天眼目時代（四十八歲至八十六歲——公元九一一至九四九）——後梁太祖乾化元年辛未至後漢隱帝乾祐二年己酉——

後梁太祖乾化元年辛未——公元九一一——時師年四十八，造曹溪（曲江馬壩南華寺）禮塔，旋行抵靈樹（山名在韶州附近確址待考）知聖禪師道場，冥符靈樹接首座之說。初、知聖禪師住靈樹數十年，不請首座，有勸請者，樹曰：「吾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請，樹曰：「吾首座已行腳，悟道。」久之又請，樹曰：「吾首座已度嶺矣，少待之。」一日，忽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出迓，師果至。樹見師迎笑曰：「奉遲甚久，來何暮耶？」直請入首座寮解包。（相傳靈樹世世為僧不失神通）

後梁末帝貞明三年丁丑（公元九一七，時師年五十四）廣王劉岩（後取易「龍飛在天」之義改名龔）將興兵，欲就靈樹決可否，樹前知之，乃潛書祕函中謂師及各門弟子曰：「吾滅後必有貴人來為吾荼毗，請以此函遺之。」

翌年（貞明四年戊寅——公元九一八——時師年五十五）廣王劉龔果至，樹預測其至，乃升堂跏趺而寂，及王至已滅矣。王詢其遺示，門人出函奉之，王啓函得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乃命為樹荼毗，獲舍利，塑形於方丈；詔師入見，賜紫焉。

越年（貞明五年己卯——公元九一九——時師年五十六）廣王命韶州牧何希範具禮請師繼靈樹法席，（見廣錄中請疏）師於是據靈樹筵，說雪峯法，凡歷四載，參謁者接踵。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公元九二三——時師年六十）師請移庵，廣王俞允，乃領學者赴乳源雲門山，鼎革廢址，大新棟宇，歷五載畢功，於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公元九二七——時師年六十四。）工竣之日，廣王賜「光泰禪院」額。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戊戌（公元九三八——時師年七十五）師赴南漢王劉龔詔入闕，對答有容，洞韞元機，王皈敬倍加，欲授師左右街大僧錄，謙遜再三而免，翌日賜師號曰「匡大師」，延駐浹旬，賜名香藥品等送還。厥後每年頻有頒賚。

後漢隱帝乾祐一年南漢王劉晟乾和七年己酉（公元九四九——時師年八十六）四月，師示微疾，忽謂學徒曰：「吾當行矣。」乃命侍者奉湯，師付湯椀於侍者曰：「第一是吾著便，第二是汝著便。」乃脩表以告別漢王，扎遺誡以囑咐徒，（遺表及遺誡均見廣錄）付法於白雲山（在韶州）實性志庠大師，遂於四月初十日子時

坐化。是月二十五日，諸山尊宿四道俗千數百人，送師入塔，依師訓塔於當山方丈內。

師壽齡八十六，僧臘六十六，坐道場凡三十年，風流四表，大弘法化，天下學者望風而至，登堂入室者不可勝數，得旨嗣法者七十六人。其開示法語等備載於廣錄內之對機室中語要垂示代語及勘辨等章。師之法道，世宗仰之，目之曰「雲門宗」。

## 四　寂後示瑞

其後十五年（宋太祖乾德元年南漢王劉鋹大寶六年——公元九六三）癸亥（碑銘則云後十七年但由己酉至癸亥前後僅十五年耳）八月，有雄武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師以拂子招曰：「為我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託他奏聞，為吾開塔。」時托奉使韶州監脩營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奏聞漢王，王諭韶州牧梁延鄂至雲門山啓塔，見師顏貌如昔，髭髮猶生，旋奉旨迎入內庭供養月餘送還山，因改寺為大覺禪寺謚大慈雲匡聖弘明大師。

宋仁宗慶歷七年（公元一〇四六）有叛寇唐和過寺，將欲為害，師現身在空，唐和感悟，寺中首僧霸因而招降。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一〇九三，）賜師號覺化大師。

師之肉身，迄今千年有奇矣，仍栩栩欲活，趺坐雲門祖堂內也。

庚寅釋惟心撰

## 附大事年表

| 公元 | 甲子 | 歷代帝王年號 | 南漢年號 | 偃祖年齡 | 偃祖僧臘 | 大事 |
|---|---|---|---|---|---|---|
| 八六四 | 甲申 | 唐懿宗咸通五年 | | 一歲 | | 師誕生於嘉興 |
| 八六五 | 乙酉 | 六 | | 二 | | |
| 八六 | 丙戌 | 七 | | 三 | | |

| | | | | | | |
|---|---|---|---|---|---|---|
| 六 | | | | | | |
| 八六七 | 丁亥 | 八 | | 四 | | |
| 八六八 | 戊子 | 九 | | 五 | | |
| 八六九 | 己丑 | 十 | | 六 | | |
| 八七〇 | 庚寅 | 十一 | | 七 | | |
| 八七一 | 辛卯 | 十二 | | 八 | | |
| 八七二 | 壬辰 | 十三 | | 九 | | |
| 八七三 | 癸巳 | 十四 | | 十歲 | | |
| 八七四 | 甲午 | 唐僖宗乾符元年 | | 十一 | | |
| 八七五 | 乙未 | 二 | | 十二 | | |
| 八七六 | 丙申 | 三 | | 十三 | | |
| 八七 | 丁酉 | 四 | | 十四 | | |

| | | | | | | |
|---|---|---|---|---|---|---|
| 七 | | | | | | |
| 八七八 | 戊戌 | 五 | | 十五 | | 師投空王寺出家 |
| 八七九 | 己亥 | 六 | | 十六 | | |
| 八八〇 | 庚子 | 廣明元年 | | 十七 | | |
| 八八一 | 辛丑 | 中和元年 | | 十八 | | |
| 八八二 | 壬寅 | 二 | | 十九 | | |
| 八八三 | 癸卯 | 三 | | 二十歲 | | |
| 八八四 | 甲辰 | 四 | | 二十一 | 一夏 | 師受具毗陵壇後還侍澄。 |
| 八八五 | 乙巳 | 光啓元年 | | 二十二 | 二 | |
| 八八六 | 丙午 | 二 | | 二十三 | 三 | |
| 八八七 | 丁未 | 三 | | 二十四 | 四 | |
| 八八 | 戊申 | 文德元年 | | 二十五 | 五 | |

| | | | | | | |
|---|---|---|---|---|---|---|
| 八 | | | | | | |
| 八八九 | 己酉 | 唐昭宗龍紀元年 | | 二十六 | 六 | 師辭澄往參睦州。 |
| 八九〇 | 庚戌 | 大順元年 | | 二十七 | 七 | |
| 八九一 | 辛亥 | 二 | | 二十八 | 八 | |
| 八九二 | 壬子 | 景福元年 | | 二十九 | 九 | |
| 八九三 | 癸丑 | 二 | | 三十歲 | 十夏 | |
| 八九四 | 甲寅 | 乾寧元年 | | 三十一 | 十一 | 師辭睦州往參雪峯。 |
| 八九五 | 乙卯 | 二 | | 三十二 | 十二 | 其後十餘年參謁諸方。 |
| 八九六 | 丙辰 | 三 | | 三十三 | 十三 | |
| 八九七 | 丁巳 | 四 | | 三十四 | 十四 | |
| 八九八 | 戊午 | 光化元年 | | 三十五 | 十五 | |
| 八九 | 己未 | 二 | | 三十六 | 十六 | |

| | | | | | | |
|---|---|---|---|---|---|---|
| 九 | | | | | | |
| 九〇〇 | 庚申 | 三 | | 三十七 | 十七 | |
| 九〇一 | 辛酉 | 天復元年 | | 三十八 | 十八 | |
| 九〇二 | 壬戌 | 二 | | 三十九 | 十九 | |
| 九〇三 | 癸巳 | 三 | | 四十歲 | 二十夏 | |
| 九〇四 | 甲子 | 唐昭宣帝天祐元年 | | 四十一 | 二十一 | |
| 九〇五 | 乙丑 | 二 | | 四十二 | 二十二 | |
| 九〇六 | 丙寅 | 三 | | 四十三 | 二十三 | |
| 九〇七 | 丁卯 |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 | | 四十四 | 二十四 | |
| 九〇八 | 戊辰 | 二 | | 四十五 | 二十五 | |
| 九〇九 | 己巳 | 三 | | 四十六 | 二十六 | |
| 九一 | 庚午 | 四 | | 四十七 | 二十七 | |

| | | | | | | |
|---|---|---|---|---|---|---|
| 〇 | | | | | | |
| 九一一 | 辛未 | 乾化元年 | | 四十八 | 二十八 | 師禮曹溪，旋謁靈樹。 |
| 九一二 | 壬申 | 二 | | 四十九 | 二十九 | |
| 九一三 | 癸酉 | 末帝（乾化）三年 | | 五十歲 | 三十夏 | |
| 九一四 | 甲戌 | 四 | | 五十一 | 三十一 | |
| 九一五 | 乙亥 | 貞明元年 | | 五十二 | 三十二 | |
| 九一六 | 丙子 | 二 | | 五十三 | 三十三 | |
| 九一七 | 丁丑 | 三 | 南漢王劉龔稱帝於廣州 | 五十四 | 三十四 | |
| 九一八 | 戊寅 | 四 | | 五十五 | 三十五 | 靈樹遷化。 |
| 九一九 | 己卯 | 五 | | 五十六 | 三十六 | 南漢王請師繼靈樹法席。 |
| 九二〇 | 庚辰 | 六 | | 五十七 | 三十七 | |
| 九二 | 辛巳 | 龍德元年 | | 五十八 | 三十八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九二二 | 壬午 | 二 | | 五十九 | 三十九 | |
| 九二三 | 癸未 |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 | 六十歲 | 四十夏 | 師領學者開雲門山。 |
| 九二四 | 甲申 | 二 | | 六十一 | 四十一 | |
| 九二五 | 乙酉 | 三 | | 六十二 | 四十二 | |
| 九二六 | 丙戌 |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 | | 六十三 | 四十三 | |
| 九二七 | 丁亥 | 二 | | 六十四 | 四十四 | 雲門光泰寺工竣。 |
| 九二八 | 戊子 | 三 | | 六十五 | 四十五 | |
| 九二九 | 己丑 | 四 | | 六十六 | 四十六 | |
| 九三〇 | 庚寅 | 長興元年 | | 六十七 | 四十七 | |
| 九三一 | 辛卯 | 二 | | 六十八 | 四十八 | |
| 九三 | 壬辰 | 三 | | 六十九 | 四十九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九三三 | 癸巳 | 四 | | 七十歲 | 五十夏 | |
| 九三四 | 甲午 | 後唐閔帝清泰元年 | | 七十一 | 五十一 | |
| 九三五 | 乙未 | （潞王）二 | | 七十二 | 五十二 | |
| 九三六 | 丙申 |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 | | 七十三 | 五十三 | |
| 九三七 | 丁酉 | 二 | | 七十四 | 五十四 | |
| 九三八 | 戊戌 | 三 | | 七十五 | 五十五 | 師赴南漢王劉龔詔入關。 |
| 九三九 | 己亥 | 四 | | 七十六 | 五十六 | |
| 九四〇 | 庚子 | 五 | | 七十七 | 五十七 | |
| 九四一 | 辛丑 | 六 | | 七十八 | 五十八 | |
| 九四二 | 壬寅 | 後晉出帝（天福七年） | | 七十九 | 五十九 | |
| 九四 | 癸卯 | 八 | 南漢劉晟乾和元年 | 八十歲 | 六十夏 | |

| | | | | | | |
|---|---|---|---|---|---|---|
| 三 | | | | | | |
| 九四四 | 甲辰 | 開運元年 | 二 | 八十一 | 六十一 | |
| 九四五 | 乙巳 | 二 | 三 | 八十二 | 六十二 | |
| 九四六 | 丙午 | 三 | 四 | 八十三 | 六十三 | |
| 九四七 | 丁未 |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 五 | 八十四 | 六十四 | |
| 九四八 | 戊申 | 後漢隱帝乾祐元年 | 六 | 八十五 | 六十五 | |
| 九四九 | 己酉 | 二 | 七 | 八六歲 | 六六夏 | 四月初十日師示寂。 |
| 九五〇 | 庚戌 | 三 | | | | |
| 九五一 | 辛亥 |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 | | | | |
| 九五二 | 壬子 | 二 | | | | |
| 九五三 | 癸丑 | 三 | | | | |
| 九五 | 甲寅 |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 | | | |

| | | | | | | |
|---|---|---|---|---|---|---|
| 四 | | | | | | |
| 九五五 | 乙卯 | 二 | | | | |
| 九五六 | 丙辰 | 三 | | | | |
| 九五七 | 丁巳 | 四 | | | | |
| 九五八 | 戊午 | 五 | 南漢劉鋹大寶元年 | | | 雷岳撰實性銘於是年 |
| 九五九 | 己未 | 六 | 二 | | | |
| 九六〇 | 庚申 | 宋太祖建隆元年 | 三 | | | |
| 九六一 | 辛酉 | 二 | 四 | | | |
| 九六二 | 壬戌 | 三 | 五 | | | |
| 九六三 | 癸亥 | 乾德元年 | 六 | | | 師示夢於阮紹莊 |
| 九六四 | 甲子 | 二 | 七 | | | 陳守中撰偃祖碑銘於是年 |

## 第二章　偃祖行錄

師諱文偃，姓張氏，世為蘇州嘉興人，實晉王冏東曹參軍翰十三代孫也。師夙負靈姿，為物應世，故纔自髫齔，志尚率己厭俗，遂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為弟子，以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凡誦諸典，無煩再閱，澄深器美之。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後還澄左右，侍講數年，賾窮四分旨。毗尼嚴淨，悟器淵發，乃辭澄謁睦州道蹤禪師。

蹤黃檗之裔也，知道不偶世，引已自處，潛居古伽藍，雖揖世高蹈，而為世所慕，凡應接來者，機辯峭捷，無容佇思。師初往參，三扣其門，蹤纔啓關，師擬入，蹤托之云：「秦時[車*度]轢鑽。」因是釋然朗悟。而諮參數載，深入淵微。蹤知其神器充廓，覺轅可任，因語之曰：「吾非汝師，今雪峯義存禪師，可往參承之，無復留此。」師依旨，入嶺造雪峯，溫研積稔，道與存契，遂密以宗仰付之，由是回稟存焉。

師參罷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知聖禪師道場，知聖夙已憶其來，忽鳴鼓告，請往接首座，時師果至。先是知聖住靈樹凡數十年，堂虛首席，屢請命上座，知聖不許，嘗曰：「首座纔遊方矣。」及師至，始命首座焉。

洎知聖將示滅，欲師踵其席，乃潛書祕函中，謂門弟子曰：「吾滅後上或幸此，請以遺上。」果會駕幸山，知聖預測上至，乃升堂跏趺而終。及帝至已滅矣，帝詢師遺示，門人出函奉之，上啓函得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帝乃敕刺史何希範具禮命師以襲法會。上於是欽美之，累召至闕，每所顧問，酬答響應，帝愈揖服，遂賜紫袍師名。

後徙居雲門山，鼎革廢址，大新棟宇。師自衡踞祖域，凡二紀有半，風流四表，大弘法化，禪徒湊集，登門入室者，莫可勝紀，今白雲山實性大師乃其甲也。

師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順寂，夙具表以辭帝，兼述遺誡，然後跏趺而逝。尋奉敕賜塔額，以師遺旨，令置全軀於方丈中，或上賜塔額，祇懸於方丈，勿別營作。門人乃依教瘞師於丈室以為塔焉。

師先付法於弟子實性，俾紹覺場，僉議為實性已傳道育徒，乃革命，在會門人法球以繼師席。

嗚呼！世導云滅矣，擿植冥行者何所從適哉！岳幸參目師之餘化，知師所為之大略，敢不書之以貽方來。

時己酉歲孟夏月二十有五日集賢殿雷岳譔

## 第三章　雲門宗法統

## 一　偃祖前歷代祖師傳承表

始祖釋迦牟尼佛
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第二祖阿難陀尊者
第三祖商那和脩尊者
第四祖優波毬多尊者
第五祖提多迦尊者
第六祖彌遮迦尊者
第七祖婆須密尊者
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第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第十祖脅尊者
第十一祖富那夜舍尊者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大士
第十四祖龍樹大士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大士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大士
第二十祖闍夜多大士
第二十一祖婆脩盤頭大士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大士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大士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
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
第三十祖僧燦尊者
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
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
第三十三祖惠能尊者
第三十四世青原行思禪師
第三十五世石頭希遷禪師

第三十六世天皇道悟禪師
第三十七世龍潭崇信禪師
第三十八世德山宣鑑禪師
第三十九世雪峯義存禪師
第四十世雲門文偃禪師

## 二　偃祖後各代法嗣一覽表

偃祖下一世
- 白雲子祥禪師
- 德山緣密禪師
- 巴陵顥鑒禪師
- 雙泉師寬禪師
- 香林澄遠禪師
- 洞山守初禪師
- 泐潭道謙禪師
- 奉先深禪師
- 雙泉郁禪師
- 披雲智寂禪師
- 舜峯義韶禪師
- 般若啓柔禪師
- 妙勝臻禪師
- 薦福承古禪師
- 清涼智明禪師
- 南台道遵禪師
- 雙峯竟欽禪師
- 資福詮禪師
- 黃雲元禪師
- 龍境倫禪師
- 雲門爽禪師
- 白雲聞禪師
- 淨法章禪師
- 溫門滿禪師
- 大容諶禪師
- 羅山崇禪師
- 雲門常實禪師
- 林谿竟脫禪師
- 韶州廣悟禪師

華嚴慧禪師
長樂政禪師
英州觀音和尚
韶州林泉和尚
雲門煦禪師
黃檗法濟禪師
康國耀禪師
谷山豐禪師
羅漢匡果禪師
滄溪璘禪師
洞山清稟禪師
北禪寂禪師
天王永平禪師
永安朗禪師
湘潭明照禪師
青城乘禪師
普通封禪師
淨源禪師
大梵圓禪師
藥山圓光禪師
鵝湖雲震禪師
開先清耀禪師
奉國清海禪師
韶州慈光禪師
雙峯慧禪師
保安師密禪師
雲門法球禪師
佛陀遠禪師
慈雲深禪師
化城鑒禪師
廬山護國和尚
天王徽禪師
廬山慶雲和尚
永福朗禪師
芭蕉弘義禪師
趙橫山和尚
西禪欽禪師
南天王海禪師

覺華普照禪師
鐵幢覺禪師
延長山和尚
福化充禪師
黃龍賛禪師
大聖守賢禪師
天柱山和尚
雲門朗上座
纂子山庵主
偃祖下二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
連州寶華和尚
月華山月禪師
南雄地藏和尚
樂淨含匡禪師
後白雲和尚
白雲福禪師
德山密禪師法嗣
文殊應禪師
南台勤禪師
德山紹晏禪師
黑水承璟禪師
鹿苑文襲禪師
藥山可瓊禪師
乾明普禪師
中梁山崇禪師
黃龍志愿禪師
東禪秀禪師
普安道禪師
巴陵鑒禪師法嗣
泐潭靈澄散聖
興化興順禪師
雙泉寬禪師法嗣
五祖師戒禪師
福昌重善禪師
乾明居信禪師
四祖志諶禪師

興化奉能禪師
天睦慧滿禪師
建福智同禪師
延慶宗本禪師
大龍炳賢禪師
自巖上座
香林遠禪師法嗣
智明光祚禪師
灌州羅漢和尚
香林信禪師
洞山初禪師法嗣
福嚴良雅禪師
開福德賢禪師
報慈嵩禪師
乾明睦禪師
廣濟同禪師
東平洪教禪師
泐潭謙禪師法嗣
了山宗盛禪師
奉先深禪師法嗣
蓮花峯祥庵主
崇勝御禪師
雙泉郁禪師法嗣
德山慧遠禪師
含珠山彬禪師
披雲寂禪師法嗣
開先照禪師
金陵天寶和尚
舜峯韶禪師法嗣
桃園曦朗禪師
法雲智善禪師
般若柔禪師法嗣
藍田縣禪師
妙勝臻禪師法嗣
雪峯欽山主
薦福古禪師法嗣
淨戒守密禪師
清凉明禪師法嗣

祥符雲豁禪師
偃祖下三世
文殊禪師法嗣
洞山曉聰禪師
南台勤禪師法嗣
高陽法廣禪師
石霜節誠禪師
德山晏禪師法嗣
德山志先禪師
黑水璟禪師法嗣
黑水義欽禪師
五祖戒禪師法嗣
泐潭懷澄禪師
洞山自寶禪師
北塔思廣禪師
四祖端禪師
雲蓋志顒禪師
海會通禪師
洞山妙圓禪師
義台子祥禪師
天童懷清禪師
寶嚴叔芝禪師
五祖秀禪師
白馬辯禪師
水南智昱禪師
福昌善禪師法嗣
上方齊岳禪師
育王常坦禪師
金山瑞新禪師
夾山惟俊禪師
乾明信禪師法嗣
藥山彝肅禪師
智明祚禪師法嗣
雪竇重顯禪師
延慶子榮禪師
百丈智映禪師
南華寶緣禪師
護國壽禪師

九峯勸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黃龍海禪師
彰法澄泗禪師
雲台省因禪師
福嚴雅禪師法嗣
北禪智賢禪師
衡嶽振禪師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
報慈嵩禪師法嗣
興陽遜禪師
德山遠禪師法嗣
開先善暹禪師
欽勤禪師
禾山楚材禪師
資聖盛勤禪師
鹿苑圭禪師
偃祖下四世
洞山聰禪師法嗣
雲居曉舜禪師
大溈懷宥禪師
佛日契嵩禪師
太守許式郎中
泐潭澄禪師法嗣
育王懷璉禪師
靈隱雲知禪師
承天惟簡禪師
九峯鑒韶禪師
西塔顯殊禪師
崇善用良禪師
慧力有文禪師
雪峯象敦禪師
雲居守億禪師
洞山永孚禪師
令滔首座
洞山寶禪師法嗣
洞山清辯禪師

北塔廣禪師法嗣
　玉泉承皓禪師
四祖端禪師法嗣
　廣明常委禪師
雲蓋顯禪師法嗣
　雲居文慶禪師
上方岳禪師法嗣
　國慶順宗禪師
金山新禪師法嗣
　天聖守道禪師
夾山俊禪師法嗣
　夾山遵禪師
雪竇顯禪師法嗣
　天衣義懷禪師
　稱心省棕禪師
　報本有蘭禪師
　稱心守明禪師
　承天傳宗禪師
　南明日禪師
　投子法宗道者
　寶相蘊觀禪師
　君山顯昇禪師
　洞庭惠金典座
　脩撰曾會居士
延慶榮禪師法嗣
　圓通居訥禪師
萬丈映禪師法嗣
　惠因懷祥禪師
　慧因義寧禪師
南華緣禪師法嗣
　興化延慶禪師
　寶壽行德禪師
　白虎守昇禪師
北禪賢禪師法嗣
　興化紹銑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廣因擇要禪師
開先暹禪師法嗣

雲居了元禪師
智海本逸禪師
天章元楚禪師
欽山勤禪師法嗣
梁山應圓禪師
偃祖下五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蔣山法泉禪師
天童澹交禪師
崇梵餘禪師
慈雲脩慧禪師
大溈宥禪師法嗣
歸宗慧通禪師
興教慧憲禪師
育王璉禪師法嗣
佛日戒弼禪師
天宮徽禪師
靈隱知禪師法嗣
靈隱正童禪師
承天簡禪師法嗣
智者利元禪師
九峯韶禪師法嗣
大梅法英禪師
玉泉皓禪師法嗣
興教文慶禪師
夾山遵禪師法嗣
福昌信禪師
天依懷禪師法嗣
惠林宗本禪師
法雲法秀禪師
惠林若冲禪師
長蘆應夫禪師
臨安智才禪師
天鉢重元禪師
瑞巖子鴻禪師
棲賢智遷禪師
淨梵言首座
三祖冲會禪師

資壽院接禪師
觀音啓禪師
天章元善禪師
長蘆體明禪師
開元智孜禪師
澄照慧慈禪師
法雨慧源禪師
崇德智澄禪師
棲隱有評禪師
定慧雲禪師
大同旺禪師
鐵佛因禪師
報本法存禪師
開聖棲禪師
衡山惟禮禪師
顯明善孜禪師
啓霞惠安禪師
雲門靈侃禪師
太平元坦禪師
佛日文祖禪師
望仙宗禪師
五峯用機禪師
佛足處祥禪師
明因慧贇禪師
西台其辯禪師
侍郎楊傑居士
稱心倧禪師法嗣
慧日堯禪師
報本蘭禪師法嗣
中際可遵禪師
法明上座
稱心明禪師法嗣
上藍光寂禪師
廣因要禪師法嗣
妙峯如璨禪師
雲居元禪師法嗣
百丈淨悟禪師
善權慧泰禪師

崇福德基禪師
寶林懷吉禪師
資福宗誘禪師
智海逸禪師法嗣
黃檗志因禪師
大中德隆禪師
簽判劉經臣居士
偃祖下六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趙抃居士
慧林本禪師法嗣
法雲善本禪師
金山善寧禪師
資壽巖禪師
本覺守一禪師
投子脩顒禪師
地藏守恩禪師
甘露仲宣禪師
瑞巖有居禪師
廣靈希祖禪師
淨因惟岳禪師
乾明慧覺禪師
長蘆崇信禪師
金山法慧禪師
靈曜辯良禪師
香山延泳禪師
道場慧印禪師
妙慧文義禪師
靈泉宗一禪師
普照處輝禪師
南禪寧禪師
石佛曉通禪師
法雲秀禪師法嗣
法雲惟白禪師
保寧子英禪師
開先智珣禪師
甘露德顒禪師
仙岩景純禪師

廣教守訥禪師
慈濟聰禪師
白兆圭禪師
淨名法因禪師
福岩守初禪師
德山仁繪禪師
香積用旻禪師
瑞相子來禪師
空從一禪師
乾明廣禪師
慧林冲禪師法嗣
華嚴智明禪師
永泰智航禪師
壽聖子邦禪師
長蘆夫禪師法嗣
雪竇道榮禪師
長蘆宗賾禪師
慧日知覺禪師
佛日才禪師法嗣
夾山自齡禪師
天鉢元禪師法嗣
元豐清滿禪師
定慧法本禪師
善勝悟禪師
瑞巖鴻禪師法嗣
育王曇振禪師
棲賢遷禪師法嗣
崇福燈禪師
淨言首座法嗣
招提惟湛禪師
偃祖下七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淨慈楚明禪師
長蘆道和禪師
雪峯思慧禪師
寶林果昌禪師
資福法明禪師
雲峯志璿禪師

慧林常悟禪師
道場有規禪師
延慶可復禪師
道場慧顏禪師
雙峯宗達禪師
五峯子琪禪師
雲門道信禪師
天竺從諫講師
金山寔禪師法嗣
普濟子淳禪師
禾山用安禪師
本覺一禪師法嗣
越峯粹珪禪師
天台如庵主
西竺尼法海禪師
投子顒禪師法嗣
資壽灌禪師
崇壽江禪師
香嚴智月禪師
丞相富弼居士
甘露宣禪師法嗣
妙湛尼文照禪師
瑞巖居禪師法嗣
萬年處幽禪師
廣靈祖禪師法嗣
仙岩懷義禪師
淨因岳禪師法嗣
鼓山體淳禪師
乾明覺禪師法嗣
長慶應圓禪師
長蘆信禪師法嗣
慧林懷深禪師
光孝如璜禪師
天衣如哲禪師
智者法銓禪師
徑山知訥禪師
金山慧禪師法嗣
報恩覺然禪師

法雲白禪師法嗣
智者紹先禪師
福聖仲易禪師
慧林慧海禪師
建隆原禪師
保寧英禪師法嗣
廣福惟尚禪師
雪竇法寧禪師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延昌熙詠禪師
開先宗禪師
甘露顒禪師法嗣
光孝元禪師
雪竇榮禪師法嗣
雪峯大智禪師
元豐滿禪師法嗣
雪峯宗演禪師
衞州王大夫
育王振禪師法嗣
岳林禪師
招提湛禪師法嗣
華亭觀音和尚
偃祖下八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淨慈象禪師
雪峯隆禪師
長蘆和禪師法嗣
甘露達珠禪師
靈隱惠淳禪師
雪竇明禪師
雪峯慧禪師法嗣
淨慈道昌禪師
徑山了一禪師
金山了心禪師
香嚴月禪師法嗣
香嚴如璧禪師
慧林深禪師法嗣
靈隱慧光禪師

國清妙印禪師
國清普紹禪師
九座慧邃禪師
圓覺曇禪師
報恩然禪師法嗣
資聖元祖禪師
慧林海禪師法嗣
萬杉壽堅禪師
開先宗禪師法嗣
黃檗惟初禪師
嶽麓海禪師
雪峯演禪師法嗣
西禪慧舜禪師
偃祖下九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山*耆]山寔禪師
淨慈昌禪師法嗣
五雲悟雲師
靈隱光禪師法嗣
中竺元妙禪師
圓覺曇禪師法嗣
靈岩圓日禪師
嶽麓海禪師法嗣
玉泉思達禪師
偃祖下十世
中竺妙禪師法嗣
光孝深禪師

## 第四章　偃祖法語

開堂日，廣王劉龔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又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刼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

心差，况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

上堂：「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

上堂：「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

僧來參，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襍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曰：「某甲無氣力。」

上堂：「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也；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是實到這箇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許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况汝等各各當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獨自承當得猶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開口，便好把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闘唼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商量，苦屈！兄弟！古德一期為汝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甚麼身心別處閒用？切須在意！珍重！」

上堂：「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地把老漢打一摑，且緩緩。仔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麼道理。直饒你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折脚。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污我耳目，汝若不是箇手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不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杖便趁，睦州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

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唇馬嘴，誇我解問，十轉五轉，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甚麼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得飯喫，有甚堪共語處？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汝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仔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為處，祇如雪峯道：『盡大地是汝自己。』夾山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洛浦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捴是。』汝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汝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祇為汝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亦昧汝不得，若實未得，方便撥汝不可。兄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拋却師長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若未有箇入頭處，遇着本色，齩猪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為有可齩嚼，眨上眉毛，高挂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不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這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粮！如此行脚，有甚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前頭將甚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蟹，手脚忙亂，無汝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閒，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孔子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况我沙門，合履踐箇甚麼事？大須努力！珍重！」

普請搬柴次，師遂拈一片拋下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見僧量米次，問「米籮裏有多少達磨眼睛？」僧無對，師代曰：「斗量不盡。」

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廚庫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

上堂：「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麼生？若將佛意祖意，這裏商量，曹溪一路平沉，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來！」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餬餅。」曰：「這裏有甚麼交涉？」師曰：「灼然有甚麼交涉。」乃曰：「汝等諸人沒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且說超佛越祖底道理看！問箇出三界，汝把將三界來看，有甚麼見聞覺知隔礙著汝？有甚麼聲塵色法與汝可了，了箇甚麼椀？以那個為差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為物，道箇舉體全，物物覿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麼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汝若實未有入頭處，且獨自參詳，除却

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甚麼事？無端起得如許多般妄想作甚麼，更有一般底如等閒相似，聚頭學得箇古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祇管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父母師長，作這去就，這般打野榔漢，有甚麼死急？行腳去！」以拄杖趁下。

上堂：「故知時運澆漓，代干像季，近日師僧，北去言禮文殊，南去謂遊衡嶽，恁麼行腳，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祇管取性過時。設有三箇兩箇狂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語句，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釘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擺動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祇是自賺，有甚麼事近前？」

上堂拈拄杖曰：「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榔栗杖。」乃畫一畫曰：「塵沙諸佛盡在這裏葛藤。」便下座。

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

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

僧問：「萬機喪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佛殿來與汝商量！」曰：「豈關他事？」師喝曰：「這掠虛漢！」

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為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來！」

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不可，仔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話墮也。」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獅子。」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水。」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裂破。」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面南看北斗。」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潑水相公來。」

師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

師到曹山見示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師問：「密密處為甚麼不知有？」山曰：「祇為密密所以不知有。」師曰：「此人如何親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親近。」師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師應「喏！喏！」

師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要道得見，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

僧舉灌溪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洒洒，沒可把。」師曰：「舉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

師到江洲，有陳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今問上座。」師曰：「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

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機緣語句，備載廣錄，門人識明大師集結凡四卷。右係照五燈會元節略。

## 第四篇　住持

### 第一章　開山住持

本寺開山住持為雲門宗，始祖文偃禪師。公元九二三年，祖六十歲，領開雲門山，五載功成，南漢王勅額曰「光泰禪院」，後勅改為「證禪寺」。祖住持本山，凡二十六年，座下恆逾五百人，得道者七十六人，宗風震爍嶺南，法道流布天下，世宗仰之，目為雲門宗。

公元九四九年，祖八十六歲，是年四月初十日子時坐化，塔於方丈內。越十五年，示夢阮紹莊，託李托奏准南漢王開塔，栩栩如生，放光散香，顯彰靈瑞，承迎內庭供養月餘，禮送還山。謚曰「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勅昇寺曰「大覺禪寺」。公元一〇四七年，宋仁宗慶歷七年，有叛寇唐和過寺，欲為害，祖現身在空，唐和感悟，本寺首僧霸，因而招降之。公元一〇九三年，宋哲宗元祐八年，賜號「覺化大師」（見韶府志卷三十八）。祖身已歷千餘年，現仍趺坐祖堂，巍然如昔，息災佑民，歷有感應，永為斯土人民所仰賴，道場之廢而復興者，殆亦祖所默佑歟！（祥見第二第三第七各篇）

### 第二章　歷代住持

雲門法化，中經衰替，本寺數度無人住持，香燈有時息焰！因此文獻失徵，中間住持之代數先後，莫可稽考！近經雲公老人，於古籍殘碑，荒山苔碣中，多方搜尋考證，亦難得次第清晰。茲查得較為可靠者，十餘人，其生平事蹟，年代先後，亦多失考。茲暫臚於左，以待後來考證更補焉！

| 法號 | 住持年代 | 事蹟或法語 | 備考 |
|---|---|---|---|
| 法球禪師 | 宋 | 僧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長空不匣鋒鋩色。」 | 偃祖法嗣 |
| 爽禪師 | 宋 |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 | 偃祖法嗣 |
| 常實禪師 | 宋 | 僧問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日月分明。」 | 偃祖法嗣「實」字有云「寶」字待考 |
| | | | |

| | | | |
|---|---|---|---|
| 煦禪師 | 宋 |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是什麼意。」 | 偃祖法嗣 |
| 霸禪師 | 宋慶歷間 | 招降叛寇唐和 | |
| 紹資禪師 | 宋建中間 | 重修院宇 | |
| 道信禪師 | |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 | 偃祖下七世法嗣 |
| 了偈和尚 | 明洪武間 | 重修院宇 | |
| 法浩和尚 | 明成化間 | 重建寺院 | |
| 法傳和尚 | 明萬曆十二年前後 | 募化重修山門 | |
| 雲臺陳老和尚 | 明萬曆二十六年前後 | | |
| 師臣和尚 | 清康熙三年前後 | 辦理蠲免大差 | |
| 元才和尚 | 清康熙三十年前後 | 重裝祖師金身 | |
| 妙蓮達老和尚 | 清嘉慶十年前 | | |
| 福龍灼老和尚 | 清道光十四年前 | | |

## 第三章　中興住持

本寺歷時千餘年，在宋明清數百年中，院宇之興廢修建，雖有多次，大都規模均小，在宋明時，究竟有無規模較大者，已不可考。在元代及明初，法道興替如何？尤難覆按。自明中葉以後，日

益式微，雖寺院間有修建，而法道衰微，宗風漸泯；降及清末民初，已成淪沒之像！雲公老人，乘願再來，自民國三十二年冬住持本寺以後慘淡經營，規模遠大，當為雲門唯一中興之一人。其新建梵宇，樹立規制，重振宗風，嚴淨毗尼，培植人材，廣揚法化，以及提倡生產，扶助農村，弘法利生，兼籌進。其所興建，已詳第二第五兩篇，茲不贅述。

# 第五篇　中興

## 第一章　雲公老和尚事略

### 一　出生在家時期

公諱古巖字德清又號虛雲，湖南湘鄉蕭氏子，父玉堂公、母氏顏，年逾四十無子，禱大士得孕，父母同夢一長鬚著青袍者頂觀音跨虎而來，躍卧榻上，驚起，遂誕公，時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七月三十日也。公初墮地，為一肉團，母夫人大駭慟，以為今後無復舉子望，氣壅死，翌日有賣藥翁過其家，剖團得男，庶母王氏撫育之，公幼不茹葷，就傅後不樂儒書，聞誦佛經則喜，玉堂公以暮年祇此子，督教頗嚴，咸豐中補福建泉州府知府，攜公赴任，公仍不樂世典，且具出塵志，中間曾逃往福州鼓山寺，玉堂公偵知之，引歸，勒令回湘鄉原籍，以兼祧故，為之娶二婦，一田氏，一譚氏，皆世族女也，公益不樂，以父命故，姑與二婦同居而不染，且時為二氏說修行利益，時公年已十八矣，越年又自湘鄉逃出，潛抵鼓山，落髮受具，匿深山中，不令人知，家中音問，亦已斷絕，又越數年玉堂公卒，庶母王氏遂領二媳為尼，田氏病肺，出家後四年卒，譚氏住湘鄉觀音山，法名清潔，年八十餘乃寂，庶母王氏法名妙淨，以宣統元年己酉臘八示寂，時公已振滇中，王氏彌留時，猶遠致偈語，以念公深也，滇人陳筱圃內翰為妙淨尼留偈記，刊諸石。

雲公老和尚近照



辛卯春攝於雲門寺

纔動眉毛，便是犯了祖師規矩。

雲公法語

佛明敬錄

## 二　出家參方時期

公潛抵鼓山，禮妙蓮長老出家後，自以生長富貴家中，非磨鍊不能除習氣，迺行苦頭陀行，不畜餘資，不存餘物，冬夏一衲隨身，一笠，一拂，一鏟，一繩床，恆處山巖樹下，靜坐觀心，居無定址，飢則食青松毛，山草葉，渴則飲澗泉，亂髮鬖鬆，見者駭走。清淨自安，人不堪其苦也，如是者三年已二十二歲，聞天台華

頂雲鏡老法師，道風高峻，詣謁之，師問：「來此何為？」公答：「生死未明，特來親近。」師問：「做何工夫？」公答：「靜坐念佛三年，不能明白。」師曰：「你將從前行持說與我聽。」公將前情盡白，師曰：「觀你作為，皆非正路，可惜數年辛苦。若來親近我，要剃髮穿衣，要吃飯，不要吃草，色力健康，才可辦道。聽則在此住，不聽任去。」公受教，時鏡清法師年已八十餘，精嚴戒律，宗教並通，觀公語默，知為法器，初令習「天台教觀」，並看「拖死屍是誰」話頭，又令往國清寺參學「禪制」，至方廣習「法華寶訓」，至天童聽「楞嚴宗通」，至阿育王寺拜舍利四藏，燃一指以報親恩。

鏡清法師驗公踐履，令參方去，公遂遍歷諸山，參訪毗陵天寧，清光長老，金山觀心、大定、性林、諸師，焦山大水，寶華聖性，高旻朗慧，茅山朗月，宜興顯親、仁智，杭州豐山天老人、西天目長松、會楊仁山居士於金陵，晤南嶽海岸、默庵、諸公，乃回四明七塔寺聽講法華。

邇後公發願朝山，東朝普陀，顯現聖境，更發願禮五台文殊，三步一拜，某日當由中嶽下山，經鐵卸渡黃河時，船泊岸，天已晚，遂於道旁一擺攤之小草棚中度宿，四無人煙，半夜大風雪，經三晝夜，來往無人，罔知所向，在棚中六日，飢寒甚，僵矣。及醒，見一丐者在旁，為之烤火煑黃米粥，令食，得煖氣復生。問公何來，曰：「南海。」問何去，曰：「朝五台。」公問丐者貴姓名，曰：「姓文名吉。」問：「往何處？」曰：「來自長安，回五台去。」公問：「是五台，寺中有來往否？」丐曰：「人皆識我。」公問：「此往五台，路經何處？」由孟縣懷慶黃沙嶺新州太谷太原省代州峨口到山，若先到祕魔巖，此處有南方僧名清一者行持甚好，公問：「由此到山多少程？」丐曰：「二千零。」及至天晴，丐煑黃米粥，取雪代水，丐指釜中問：「南海有這個麼？」公曰「無。」丐曰：「吃甚麼？」公曰：「吃水。」釜中，雪溶後，丐指釜中水曰：「是甚麼？」公無語，丐曰：「你拜名山何求？」公曰：「生不見母，以報親恩。」丐問：「你背負行李三步一拜，至多走二十餘里，那年能達！」公曰：「誓言早定，不問年月。」丐曰：「你願難得，我助你成功，你的單行我代負，你可一心拜。」由是丐代辦飲食，代負行李，日可拜四十餘里，直抵太谷縣柏寺。寺僧不仁，反責丐者，丐曰：「由此至山，祇三百餘里，現今春深。我先回山，後此單行，有人代你負。」留之不得；酬以金，不受，曰：「到山再會。」越日公自獨行至太原途中，遇乘馬車貴官，湘人也，任武職，見公禮拜，感而問之，願將行李代送至峨口白雲寺，不多日，公到峨口，官甚敬信優待，送旅費，及差人

送物件伴公至顯通寺，公朝山進香，於各寺遍詢丐者文吉無有知者，某老僧謂公曰、其文殊菩薩接引乎，公頂禮謝。

禮五台後，往西嶽華山，至終南與覺朗，法性，冶開，法忍，諸公，結庵竟，公又西禮峨眉，於寶光寺，參應上人，至武昌洪山參摩老和尚，授大悲法，於廬山參志老和尚，精究念佛，與自慧持力等於慈谿金山寺溫州頭陀寺，伴諦閑老法師分座講經，於九華山參寶武和尚，與普照月霞印蓮等結茅於九華翠峯，習賢首宗，研究華嚴。

楊州高旻寺，住持月朗到九華，稱今年高旻有朱施主法事，連舊日四七共打十二個七，赤山法老人已回寺，仰諸位護持常住，都請回山，將屆期，公下山，先至大通，荻港後，又沿江行，遇水漲，欲渡，舟子索錢六枚，公不名一錢，舟人逕鼓掉去，公又行，忽失足墮水，浮沉一晝夜，流至采石磯附近，漁者網得之，喚寶積寺僧認之，僧固赤山同住者，驚曰、此德清師也，畀至寺，救甦，然口鼻大小便諸孔流血，居數日，逕赴高旻，知事僧見公容瘁，問有病否，公曰無，乃謁月朗和尚。詢山中事後，請代職，公概不允，又不言墮水事，祇求在堂中打七，高旻家風嚴峻，如請職事拒不就者，視為慢，於是表堂，打香板，公順受不語，而病益加劇，血流不止，且小便滴精，公以死為待，在禪堂中晝夜精勤，澄清一念，不知身是何物，經二十餘日，病頓愈，旋采石磯住持德岸送衣物來供師，見公容光煥發，大忻慰，乃舉公墮水事告，皆欽歎，禪堂內職不令公輪值，得便修行，從此萬念頓息，工夫「落堂」晝夜如一，行動如飛，一夕，夜放晚香時，開目一看，忽見大光明如同白晝，內外洞澈，隔垣見香燈師小解，又見西單師在圊中，遠及河中行船，兩岸樹木種種色色，悉皆了見，是時才鳴三板耳，翌日詢問香燈及西單，果然，公知是境，不以為異，至臘月八七，第三晚，六枝香開靜時，護七例冲開水，濺公手上，茶杯墮地，一聲破碎，頓斷疑根，慶快平生，如從夢醒，自念出家漂泊十數年，於黃河茅棚，被個俗漢一問，不知水是甚麼，若果當時蹋翻鍋灶，看文吉有何言語，此次若不墮水大病，若不遇順攝逆攝知識教化，幾乎錯過一生。那有今朝，因述偈曰：

杯子撲落地　響聲明瀝瀝
虛空粉碎也　狂心當下息

又偈：

盪著手　打碎杯　家破人亡語難開

春到花香處處秀　山河大地是如來

## 三　隱居終南時期

公開悟後，深自韜晦，離高旻至焦山伴通智法師，講楞嚴後，隱，銅官山結茅庵，同道知之往來日，公厭之，擬再赴五臺，時值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八國聯軍入京，兩宮蒙塵，公隨駕同行，王公貴胄，多有相識，至西安道上，知前途益難，乃折赴終南山於章嘉五台後山獅子巖地方，結茅居焉，恐人跡之至也，改名「虛雲」。巖高乏水，往返數里，乃得涓滴，恃自種乾芋，及野菜為食，時有老宿青山者湘人也，結茅後山，時與公往來。次年八月復成月霞戒塵三師至庵，一見異曰、幾年不知你消息，誰知你睡在這裏，公招待之，住破石山，月霞曰、赤山老人厭煩，要來北地，令我們來尋地方，你可伴往，公却之，次年法老人抵陝，結茅翠微山，月霞與體安在興善寺辦學，公獨住茅蓬，時與青山及二三禪友往來，際嚴冬，雪將封山，公一日煑芋於釜中未熟，趺跏靜坐以待，不覺定下，殆雪解，隣山僧造公賀年，見門外虎跡遍滿。進棚視之，久乃以磬開靜，問食否，公曰適炊未熟，揭釜視之，則霉高寸許，度逾半月矣，自是每坐數日為恆，遠近聞其事，多詣候，公厭酬答，又遁。

## 四　西南弘化時期

公離終南至太白山住數月，發願入川禮峨眉，畢，經康邊入西藏，見藏邊僧不嚴戒律，遂由藏回滇，禮鷄足山，迦葉尊者道場也，介乎滇緬之間，相傳數百年前，有三百六十菴，七十二大寺，今則僅存子孫廟十餘，全失僧規，山周四五百里，非山中子孫者不得住，公以迦葉道場至此，悲念生焉，乃回昆明閉關於福興寺，至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笻竹寺夢佛住持請講楞嚴經，大理提督張松林請於大理三塔寺講法華，傳戒畢，皈依者數千人，李提督福興欲留住崇聖寺，公曰吾不住城市，早有願在鷄山掛單，而山上子孫不許，今諸位護法，能為圖一片地，願開單接，以挽救滇中僧，恢復迦葉道場，此衲所願也，稱善，乃令賓川縣知縣辦理，於山中覓得一破院，名缽盂庵，居之，雖住無房屋，餐無宿粮，然十方四來者皆禮接之，嗣往騰衝募化，住湖南會館，行單未卸，有穿孝服者數人來叩禮，云請和尚念經，公曰我非應赴經僧，孝子曰、為你們和尚念，公曰、此地聽說無和尚，會館首事人為之釋曰、大師要去念

經，事甚巧合，今日來者，為吳太史之孫曾，太史平生，修持甚謹，數十年間，皆稱吳老太爺為善人，今壽八十餘矣，兒孫數十人，膺孝廉科者數人，秀士更多，日前去世時，自言是和尚，遺囑以僧衣殮，不許哭泣，不許殺牲，不許請師巫誦經，並謂將有高僧來為之超度，盤膝坐脫，經日面目如生，今日師來，得非緣法，公許之，到其家誦經，放施食七日，闔邑官紳士庶咸來隨喜，願皈依者又千餘人，官紳擬留公住騰越，公曰，我為修鷄足山，來此募化，不能住也，皆歡喜，踴躍樂捐鉅款，公回山備粮，建造房屋，立定規約，坐香講經，重振律儀，傳受戒法，是年春四求戒者七百餘人，遂感老粟開優曇缽花之異，至是山中諸寺，亦漸改革，着僧衣，吃素菜，且上殿掛單矣。

初、公以重修鷄足諸寺，工鉅費多，親往南洋募化，先到檳榔嶼，禮妙蓮本師，講法華經，每一坐數日，妙老曰、南洋炎熱，久定恐戕色身，而公不覺也，洎至暹羅始住數月，募緣少應，公遂掛單某寺中，踞坐蒲團，一定九日，似死非死，端坐屹然，哄動暹京，自國王大臣以及士庶，咸來瞻禮羅拜，暹王具威儀，請公入王宮誦經，遂得鉅金匯回滇中，重新鷄足山各寺，於此知公得力禪定，有不可思議者。

公自暹往吉隆坡靈山寺講經時，接京滬滇道友來信，謂政府遍提廟產，求免未准，請公赴滬，會同挽救。公乃決定沿途考查佛寺現狀，自星洲往台灣轉日本，歸途至滬，約寄禪和尚（八指頭陀）赴京上訴，因庚子之役，公隨駕往西安時，與王公大臣相契者多，共為護持。

光緒三十二年　月　日，上諭，前因籌辦捐款，疊頒諭旨，不准巧立名目，苛擾貧民，近聞各省辦理學堂工廠，諸多苛擾，甚至捐及方外，殊屬不成事體，着各該督撫，飭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產業，一律由地方官保護，不准刁紳蠹役，藉端滋擾，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廟產，以端政體，欽此。

自此諭頒後，各省提寺產之風，遂告平息。

公駐錫京師，商諸護法，以清朝來於雲南地方未有頒發龍藏，似應奏請頒藏經全部，法惠遐陬，旋由肅親王發起，總管內務府大臣奏曰：

為請旨事，據僧錄司掌印僧人法安稟明雲南省大理府賓川縣鷄足山缽盂峯迎祥寺住持僧人虛雲呈稱本寺係為名山古剎道場，缺少藏經，願欲請領龍藏一份，永遠供奉，查此山者迦葉尊者勝會，其寺實屬古剎，請領龍藏，為崇佛法，經民政部尚書肅，柏林寺住持澄海，龍興寺住持道興等加結前來，謹據情奏請，如蒙諭允，應由

臣衙門傳知僧錄司，轉飭辦理，為此謹奏，請旨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六日准奏，硃批奉旨依議欽此。

公道布滇中，聲聞上國，王公華胄，倍致欽崇，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皇恩勅賜上諭，雲南鷄足山鉢盂峯迎祥寺加贈名護國祝聖禪寺，欽賜龍藏，鑾駕全副。欽命方丈，御賜紫衣鉢具，欽賜玉印，錫杖如意，封賜住持虛雲佛慈洪法大師之號，奉旨回山傳戒護國佑民，內務府大臣傳知虛雲謹領各件回山，永鎮山門，善為布教，地方官民，一體虔奉，加意保護，毋得輕褻，此諭，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公迎藏經回滇，恭敬布化，地方官吏士民，日益欽仰，販夫婦孺莫不知有虛雲老和尚者，辛亥革命，清帝遜位，各省逐僧毀寺風動一時，時滇省掌新軍兵柄者為協統李根源，惡諸方僧徒不守戒律，將親督隊伍赴諸山逐僧拆寺，又忖公以一窮和尚，何以得民心如此其盛，必有怪事，指名捕之，禍將不測，諸寺僧皆逃竄，公寺內僧百餘人，亦皆惶懼，有勸公避者，公曰、諸君欲去則去耳，如屬業報，避何益，以身殉佛耳，遂不去，數日後，李協統根源果率兵入山，駐軍悉檀寺，毀金頂鷄足大王銅像，及佛殿，諸天殿，公以事急矣，乃獨自下山，詣軍門，出名刺請謁，守兵及閽者識公告以速逃，禍將及，抵死不為通，公不顧逕入，見李根源，與前四川布政使趙藩同坐殿內，公前致禮，李不顧，趙與公有舊，勞之，問公從來，公陳述惟謹，時李怒形於色。厲聲問曰：「佛教何用，有何益？」公曰：「聖人設教，總以濟世利民，語其初基，則為善去惡……從古政教並行，政以齊民，教以化民，……佛教教人治心，心為萬物之本，本得其正，萬物得以寧，而天下太平。」李色稍霽。又問曰：「要這泥雕木塑作麼，空費錢財。」公曰：「佛言法相，相以表法，不以相表，於法不張，令人起敬畏之心耳。人心若無敬畏，無惡不作，無作不惡，禍亂以成。以世俗言尼山塑聖，丁蘭刻木，中國各宗族祠堂，以及東西各國之銅像等，亦不過令人心有所皈，及起其敬信之忱，功效不可思議，語其極則，若見諸相非相，見如來。」李略現悅容。呼左右具茶點來，李又曰：「祇如和尚勿能作好事，反作許多怪事，成為國家廢物。」公曰：「和尚是通稱，有聖凡之別，不能見一二不肖僧，而棄全僧，豈因一二不肖秀才，而罵孔子。今先生統領兵弁，雖軍紀嚴明，其亦一一皆如先生之聰明正直乎！海不棄魚蝦，所以為大，佛法以性為海無所不容，僧秉佛化，護持三寶，潛移默化，其用彌彰，非全廢物也。」李色喜與公再談，俄而笑逐顏開。俄而俯首致敬。於是留公晚齋，秉燭深談，由因果分明，說到業網交織，由業果因緣，說到世界相續，生相續，言愈暢而理愈深，李時以溫語接公，時以容貌禮公，

卒乃喟然太息曰，佛法廣大如此。吾已殺僧毀寺，業重矣，奈何，公曰，此一時風氣使然，非公之過，願以後極力保護，則功德莫大矣。李公大悅，翌日移住祝聖寺隨公雜僧中，蔬食數日，迨八月四日山中忽大現金光，自山頂至山麓，草木皆作黃金色，相傳山中有三種光，一佛光，二銀光，三金光，佛光連年皆有，銀光與金光則自開山以來，僅數現耳，李益感動，執弟子禮，請公為鷄山總住持，乃引兵去，是役也非公至道苦行，豈易轉其念於剎那間哉，無何，滬上佛教會以新定章制，略與諸方抵觸，公北行至滬，與寄禪冶開諸公斡旋，於南京晤孫中山，商改訂會章，事畢，復與寄禪同往北京晤袁世凱，寄禪坐脫於法源寺，公為料理，及護櫬南歸，回滇後晤蔡鍔組織滇黔佛教會支部，又辦佛學院，施醫布教，種種事業，皆李為之周旋贊助，後此四十年中，李根源為法門外護，用力至多，說教談禪，時有妙諦，今居然一老居士矣。

民國九年春，公建祝聖寺大殿成，滇督軍唐繼堯遣官入山迎公，賓川縣備輿從，公却之，一笠，一蒲團，一鏟，一背架，與其徒修圓徒行九百里，修圓於途購豆腐小錢二枚，公猶誡之，達昆明唐迎公住圓通寺，盛供張，公一一却之，唐曰吾有三大願，待上人成之，一興叢林，二啓建水陸道場，三辦大學，大學事吾自有人，上二事皆以屬公，公曰，某興祝聖已心勞力瘁，興叢林無此精力，水陸則維時暫，但雲棲寺僧無多，且路遠，應在省召集，但須聽約束，此其一，年來囹圄充滿，冤抑之氣，上干天和，請大赦，此其二，自啓建道場日起，至圓滿，全省禁屠，人皆茹素，此其三，唐曰，皆如約，遂集僧一百二十人，假忠烈寺設壇，開經之日，大小燭炅，盡現蓮花，緇素欣悅，圓滿之日，空中現寶蓋幢旛無數，全城目覩，羅拜於地，唐督自是舉家皈依三寶，對公執弟子禮，後九載，九建水陸道場，皆有瑞應，公曰，講經法會，感化者止於聽經人，若夫水陸，不可思議矣，年來滇省土匪蠭起，為之魁者，曰黃天福，吳學顯，大赦後，遣人招撫，俱歸順，西山雲棲寺城外古剎也，西人愛其風景，已訂約租地毀寺，得公一言而廢約贖回，唐與王九齡張松仙再三禮請公重興雲棲，三請乃受帖，初至雲棲之日，荒廢已甚，公手胼足胝，苦心焦慮，竭數年之精力，以興雲棲，金碧嵯峨，遂為全省佛寺之冠，公初修建雲棲時，將廟產次第贖回，時以地價日昂，朋興怨讟，居數年，山中樹木充滿，公約居民共伐之，各得其半，民稍德之，未幾省垣構兵，附近村庄多被擾，第不敢刦公寺，居民避寺者數千人，得免刦掠，始則飯，不足則粥，米盡代以菜，又盡，食糠，公率僧從同食，數千人泣下，不獨舊怨頓消，且戴公如活佛矣，後公自鼓山回滇，由昆明至雲棲，數十里香花夾道，皆向之怨家也。



雲棲寺既落成於金馬碧鷄間，於民國十五年，丙寅暮春，傳戒，十方緇素雲集，阿闍黎正登千佛台代佛宣揚菩薩心地戒，殿外古梅二樹，忽生千葉白蓮花數朵，後遍樹身生花，大如盂，微妙香潔，鬚如張蓋，正驚異間，又報後園青菜地，所有青菜，盡湧青蓮，現立化佛，一花一如來，萬歡騰，讚歎希有，滇人張拙仙孝廉為記，之石（圖右）。

民國九年庚申秋滇軍謀倒唐繼堯，唐尚有勁旅二十餘團擬備戰，以敬信公故，詣寺就決，公勸之，暫避兵戈，以俟異日，唐納公言，遜讓，過越南至香港居年餘，滇省大旱，自秋至春不雨，喉疫大作，死無數，亂起，軍民大怨，相率請唐復任，唐既回，請公禱雨，壇畢，雨大降，而喉疫不止，唐曰，聞雪能止喉疫，今暮春矣，何得雪，公竭誠求禱，越日下雪數尺，喉疫頓止，滇人稱公為藥王菩薩云。

公於滇中弘法度生外，有數事弭巨患於無形者，略舉如次：

（一）宣統末年，賓川縣知縣張某長沙人，精悍喜事，賓川多盜，張窮治之，殺戮甚，而燄益張，且結黨會，士紳為保家計，時

掛名會籍求免，張亦窮治之，鷄山僧不法者亦繫捕數十人，獨於公加以敬禮，辛亥革命事起賓川先響應，羣攻縣署，張堅守，無外援，度必死，公下山詣縣，圍者見公來曰：「此張某惡極矣，公誘之出殺之，以平忿。」公唯唯，及見羣中魁首語如前，公曰，殺張某不難，但邊地謠傳，大事未定。汝等圍城戕官，倘有一枝救兵來，汝等齏粉矣，魁曰奈何，公曰，吾聞大理距此僅二日程，前四川布政使王公衡命至彼汝等往訴其罪，則張死於法而汝等亦無罪，魁韙之，頓兵署外，公入署見張，佩槍將出應敵，見公握手曰，吾赴義，將以遺骸累公，為我於鷄足山，覆一坏土足矣，公曰毋然，此間士紳以張靜軒得人望，請來，靜軒至，議竟，羣果退，靜軒詣大理晤王公以兵至，圍遂解，張去縣，滇已獨立，蔡鍔任滇都督，張子某為外交司長，鍔同學也，事後，張以緘告公謝曰，公非獨救吾生，且造福賓川，不然，殺父之讐，吾子能不報哉，此一事也，尤要者。

（二）民國成立，西藏王公活佛，悖險遠，不肯易幟，中央命滇出兵二師討之，以殷叔桓為總司令，前鋒已達賓川，公以邊釁一啓，禍無寧日，乃偕前鋒同至大理，晤殷公曰，藏人素來信佛法，盍遣一明佛理者往說之，不勞兵也，殷以為然，乃請公為宣慰法師，公曰，某漢人也，往恐無功，此去麗川有喇嘛東保者，臘高有德，藏人敬信，曾授四寶法王，彼往事必有成，殷乃備文派員陪公謁東保，保始以衰老辭，公曰趙爾豐用兵之禍，藏人至今寒心，公寧惜三寸舌，而殘數千萬人生命財產乎，保立起謝曰，我去我去，保受命，以老僧法悟副之，入藏，要約而還，滇遂罷兵，民國成統一之局，頻歲康藏間互相齟齬，苦戰不休，經此溝通，三十年相安無事。

公於滇緬之間有一趣事，公旅暹日，定雕玉佛一尊，約三百餘斤，以程途遠，顧八人舁之，所經山嶺崎嶇，凡數十日，有前人未經者，某日行至野人山，舁者疑玉佛中有金珠鈔票，乃置佛地上，言力不勝舉，要加價數倍，公慰勉之，更聲勢洶洶，似將不利者，公度不可理喻，瞥見道旁有一巨石，重約六七百斤，公怡然語舁夫曰，此石與玉佛孰重，曰二三倍之，公兩手舉石，離地尺許，羣咋舌，乃婉謝曰，老和尚活佛也，不敢言，舁佛至山，公厚賞之，公嘗語人，謂自力不及此，似有神助云。然編者曾於雲門山寺見工人重豎古石碑，四人力不及，將覆壓，危甚，公以背承之，碑乃中，皆咋舌。

## 五　弘化東南時期

公弘法西南二十年，佛宇重興，僧習丕變，外感國王，內感將帥，使千里之內，聞法歸心，千里之外，望風景仰，而於薙染初地，時復關懷，每自京滬南行，亦必一禮祖庭，圖報本願。

福州鼓山湧泉寺，海內名剎也，歷史悠遠，殿宇千重，為閩邦第一名勝，以其歷史遠，而僧習漓，以其風景優，而雅俗混，降及近代，益成為賴佛圖生者所歸，香客多，又成為裨販如來之利藪，受戒後為名字比丘，捐金若干，尊為首座，坐享尊榮，次者為知客，亦可多潤襯錢，遂至列名首座者百餘人，而知客僧亦八九十人矣，此中外叢林所無者，公悲憫之，莫如何也，會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海軍總司令楊樹莊方聲濤等回里，思整頓鼓山，非公莫屬，前後函電往復多次，公始應之，迺於民國十八年己巳某月公重回鼓山，除重砌古石渠，營葺院宇諸事外，公所注意者，二事，

一、鼓山經板最多，為海內外所無者，如蘇東坡為金山寺所寫楞伽經，無一懈筆，每字必帶筆一二圈，為東坡一生傑作，北宋槧，藏之金山寺，鼓山得初搨本，募精工壽棗梨，與金山本不辨，其餘明代所槧各經，亦至豐富，積於經坊敗架若干歲矣，時粵東有老居士名張壽波者，從公薙染，公以整理經板事屬之，三年乃編補就緒，著有鼓山經藏目錄記，及整理經過，千百部精妙經板，賴以保存。

（附觀本法師出家事略）師俗姓張，名壽波，號玉濤，廣東香山縣人，家富有，中式，光緒十七年辛卯鄉試第七名舉人，年才二十四耳，少年科第，籍甚聲華，講求維新，東渡日本，為橫濱大同學校校長多年，壯歲知有出世事，深研佛典，以其豐裕家產，改為功德林，民國九年，遣其獨子依微軍老和尚薙度，未幾卒，師以母老，不欲遠離，至民國十九年庚午，太夫人棄養，師遂赴鼓山依雲公出家，薙染法名明一號觀本，年六十三矣，請曰：「弟子己事未明，不能放下，乞開示。」雲公曰：「我平時教人放下，但是教你不要放下，且要挑起來。你本是富貴中人，已捨棄了，有一獨子，早令出家，死了，家財盡捨作佛事了，你今日又捨身出家了，已經一切放下了，還有甚麼放不下的。你要挑起來，乃能擔荷如來大事啊。」師泣涕受教，雲公遂以編整鼓山宗圖，及經板事屬之，鼓山晚代祖師傳記，多為中藏本所無，而日本大正續藏所有，赴滬上，晤岑學呂，訪大正續藏，岑轉語葉恭綽，葉曰，日續藏千卷，十餘箱，才寄到兩月，尚未啓，如雲公需此，舉以贈之，師得此，乃為鼓山增補各祖師傳記，迨雲公赴南華，師為首座，助力甚多，至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雲公囑師回粵擬接住持六榕，師病不起，至臘月初六日西歸，世壽七十八，僧臘十六，前後

男女弟子皈依者萬人，執紼者道為之塞，荼毗得舍利無數，著述甚富，有香光閣集二十卷待。

二、鼓山習氣濃厚，經懺事繁，公住持後，除舊布新，首座百餘人，悉取消之，僅用知客僧八人，前日禪堂只坐三枝香，公增為十四枝，一切規模，取法金山寺，故諸方老參雲集，禮請某老宿為首座，請金山霞後堂主持禪堂，請蘇州靈巖慈舟法師主律院，慈法師深究律宗，宏揚淨土，皆巍然法門龍象也，又創辦佛學社，以造就年青學子，舊日寺中經懺，每於佛殿中建台，以壯觀瞻，俗樂與梵音雜奏，白衣偕緇衲同嬉，公以佛殿建台違制，俗樂非古亂聲，悉禁革之，而世俗齋主好外觀者，以為不鬧熱也，往往去之他，僧多不樂，公獨喜曰，今而後乃得謂清淨佛土矣，公住持數年，成就僧伽至，門風重肅，海內知識，以鼓山與金山高旻鼎立而三，八十老翁，其毅力有如此者。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春二月某夕，公於趺坐中，似夢非夢之際，見六祖大師至，語公曰，時至矣，汝當回去，翌日公告其付法弟子觀本曰，吾世緣其不久乎，昨夢六祖召回去，觀本以幻境慰之，豈知此一夢也，為後此二十年弘化嶺南之始念。

## 六　弘化嶺南時期

當民國七年戊午，李根源督辦韶州軍務，略修南華祖殿，書至滇，請公赴粵主持，公謝却之，十七年戊辰，公與王九齡過港，粵省主席陳銘樞，邀至穗垣，請主持南華，公以先應鼓山約，又謝却之，至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四月，粵僧敬禪之清福果參禮鼓山，力向公言南華祖庭傾圮，宗風衰落，請公赴粵中興，公意未決，忽一夜，連獲三夢六祖，喚來南華，次日向諸人敘述夢緣，歎為希有。

先於本年二三月間，廣東西北區綏靖主任李漢魂，擬修南華，商之粵中耆宿，當地士紳，僉以南華為禪宗發源地，非得龍象，莫能住持，咸推舉公，乃函電邀約，及聯同粵港佛教會同人派員詣鼓山迎請，公約以數事，李等皆稱如約，遂解鼓山職，赴粵時正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日祖師誕也，道經港粵，士民歡迎者數萬人，既抵寺觀察，除祖殿及靈照塔與蘇程庵外，均殘垣敗宇，荊棘蒿萊，目不忍覩，非掀翻重建，不足暢祖源而裕後昆，若作成次第如法，亦非數年工程，及數十萬金不辦，今初至此，不獨四事俱無，門屏，几棹，臥具，碗箸，而亦無之，他人處此，無不爽然漠然矣，公秉祖師之命，信念之堅，於不名一錢當中，日將南華寺改作十方叢林，重懸鐘板，接待諸方，一方面和合官紳便利制置，同時函令南洋四弟子盡力匡扶，（不發捐隨緣樂助）於是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

年以至十年，成就者十大事。一、更改河流，二、全寺改向，三、培高山脈，四、建設殿堂，五、驅逐流棍，六、清丈界址，七、增置產業，八、重申戒律，九、創立禪堂，十、傳戒設學，於此十事，次第完成，此十年中，辛苦艱難，有不堪為外人告者，公堅忍為之，今日成為廣東全省第一大叢林，其大雄寶殿建築之宏敞，與杭州靈隱相埒，其佛像莊嚴偉大，與穗垣大佛無殊，茲略述其大概，自曹溪門至九龍泉，由南至北深一百五十一丈，由東邊寺牆，至西禪堂壁，廣三十九丈，十年中陸續重新建築，殿堂房宇菴塔二百四十三間，塑造大小及兩序佛菩薩像六百九十尊，金碧嵯峨，莊嚴偉麗歎觀止矣，然其中一瓦一椽，一木一石，無不由公心力血汗所形成，請讀「公撰重興曹溪六祖道場記」（附見文獻篇中。）

公重興南華，其境困，其願宏，其心苦，而其成就至大，其所感之瑞應亦至多，尋常得一二事，已足鬨動世人，而公禁揑怪，謂倘事宣揚，如南嶽所謂人將妖我矣，門弟子偶記其異，或壽之金石，或付之梨棗，於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南華弟子曾「虛雲老和尚事蹟」一，茲別錄數事如下：

- 民國二十四年春，啓建道場，四雲集，達官貴人多來隨喜，有帶兵弁者，某夜入壇時，江孔殷之子叔穎時立藏經樓上，首先發見曹溪門外有兩道電光，近視之，虎也，嘩然，兵弁正擬發鎗，公驟至止之，虎伏階下，公為之行三皈依，囑其隱深山，毋傷人，虎三叩首去，迴視猶戀戀，以後每年必出巡一二次，山豬野獸絕跡，偶聞虎嘯聲，公出，善慰遣之，此老虎皈依之異。
- 乙亥冬期傳戒，受戒者數百人，憨山以後，冷落數百年之祖庭，忽欣欣有生意，物亦感之，寺後九龍泉畔有宋代所植參天老柏三株，其一上段已枯折，其二杈枒搖落，不知幾經年矣，冬月寒枝，忽發嫩葉，次第向榮，首座觀本法師為長歌紀之：中有「君不見寶林山下九龍泉，流澤涓涓遍大千，曹溪一滴成漪漣，又不見一花五葉無根樹，普蔭人天春嫗煦，葛藤豈落有無句……南華老柏半心空，寒枝百尺凌蒼穹，中有三株生意盡，屹然榴杌將無同，今冬忽作欣欣意，枝柯萌蘖還青葱，如是新條占瑞應，勉哉蘭桂當印證，萬物一體原同根，集枯集苑何曾定。」全歌長六百餘字，岑學呂為記書丹，謝賁生篆額，石植南華碑林，此枯柏重生之瑞。



虛雲老人白狐說戒，賜名「向善」，白狐俯首恭聽之情狀。

-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防軍團長林賡，檻送一白狐來，毛如雪，尾修然，謂其友某甲自白雲山獵得，柙之家，忽遭奇厄，夢老人囑送南華，今檻來，公見而納之，為狐說三皈五戒，縱之後山林麓中，而時就寺求食，自受戒法，不食肉，喜果餌，修寺工匠，戲以肉攙蔬果中，狐覺哇之，怒目爪匠，若懟其相欺者，一日為鄉人逐，猱升十餘丈樹上，抱枝長嗥，雲公出視，狐躍下，攬衣袂，馴若佛貍，隨公歸寺，不復出矣。一日蔣中正忽蒞寺，衛弁十餘隨行，先不關白，至曹溪門見白狐，弁擬舉槍，蔣制止，狐搖首掉尾，導蔣前行至大殿中，飛跑至方丈啣公衣下樓，與蔣會晤，具說因緣，均大笑，狐每見雲公坐，伏禪榻上，見公閉目坐久，時捋公鬚以為戲，公開目視之，輒謂汝有靈性，勿再野也，此白狐皈依之異。
- 壬午春傳戒忽有一行者，來求授比丘戒，問其姓張氏，問其籍曲江，問其年不知，問其剃度何師，衣單所備無有也，鑑其誠，許之，錫法名曰常辱，戒前服役甚勤，既進戒堂，事事如律，迨三壇圓滿，梵網戒畢，（入壇時點名不許外出）忽失斯人，而袈裟仍在戒堂中，遍尋不獲，久亦忘之，至癸未春戒，此僧忽來入夢，索領戒牒，問其何往，曰，與山門內土地同居耳，乃知為樟樹神，為設供一堂，將原戒牒焚之，是樹神求戒之異。
- 曹溪河流，本距寺前一百四十丈，年久失修，砂石衝積，水改向北，對寺門直射，此反弓格也，二十四年乙亥夏，雲公勘定水線，計挑築新河，填補舊河。全程八百四十餘丈，需用三千工人，所費甚鉅，正擬動工，乃於七月二十夜，雷雨大作，終宵如萬馬奔騰，及曉水漲堤平，冲開新河，一如所定界線，舊河已為砂石淤塞，且湧起數尺，反成寺前之一字案，此神改河流之異。
- 民國三十三年甲申夏，南華建水陸道場，前一月，山蜂傾巢而來，巨如拇指，先在法堂左右廊各營一巢，狀如大殿燈籠，其組織工緻，如圖案水波紋，萬千重疊，無絲毫出入，且具四色，至

為美觀，後又於曹溪門外大樹上，結一巢，尤巨，蜂不螫人，且嚴紀律，是時四咸集，均謂神蜂來朝佛也，及公由雲門來主持道場事，往巡視之，時首座觀本，知客惟因，居士林遠凡岑學呂 謝賁生等隨行，公視良久曰，此人頭蜂也。平時棲止於深山石巖中，都市所未易見者，今來此，其將有事乎，嘿然逕去，是夕語岑曰，四方蜂動矣，此間將被兵，然無大礙，苟有事，吾當派人迎汝，道場圓滿，公回雲門，至臘月十二，日寇陷曲江，十八將入夜，土匪覬覦避兵客富，遂刦南華，匪徒運財物出寺，不及半句鐘，由雲門派來接岑之僧已踵至矣，公於格物前知者又如此。

- 抗戰勝利，日寇稱降，次年為民國三十五年丙戌，政府通令全國寺院唪經，追薦亡者，粵官紳士庶，聯請公蒞穗主法，於九月十七日在淨慧寺設壇，寺內緋桃，忽然著花，重台璀璨，得未曾有，七日道場，隨喜者數十萬人曾璧山繡桃花古佛圖胡毅生畫緋桃圖卷，紀以詩，遍徵題詠，曰緋桃應瑞記。
-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冬，有美國女士詹寧士者，慕公禪德，萬里飛航，來華依止，事前已由中美兩外交當局，接洽通知，公許之，女士遂專機由美航華，時公適在穗垣，詹晉謁，述修道原因，父為天主教神父，夫亦信教者，自己亦研究神教二十年，以其教不了義，遍歷各國，訪求佛義，後往印度閉關四年，有所得，惟疑而未决，今不遠萬里尋師云云，公遂挈之南華參六祖，皈依畢，賜法名寬弘，公為舉禪七，四山來瞻禮者甚，七始日，雲公上堂開示曰：「若論個事，本自圓成，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如來輪迴六道，道道皆聞，觀音流轉十類，類類如是，既然如是，求個甚麼，覓他何來，祖師有云，才有是非，紛然失心，未掛船弦，正好吃捧，可憐哪，自家寶藏不開，却來茅房擔草，這都是一念無明，狂心不死，所以捧頭覓頭，對水稱渴，大德們，何苦來，何苦來，既不愛惜草鞋錢，我自不怕弄惡口，（振威一喝）釋迦老子來也。」一一參。諸方長老亦各有開示法語，公門下弟子有名乞士者，曾晤詹女士作如下問答，乞問：「大士遠來重洋，多辛勞，為的甚麼？」詹答：「為學佛法。」乞問：「學佛必須了生脫死，大士生死分上，畢竟如何？」詹答：「本無生死，何用了脫。」乞問：「既無生死，何必學佛？」詹答：「本來無佛，學者是佛。」乞問：「佛具三十二相，足指按地，海印發光，大士能否？」詹答：「能與不能，皆是戲論。」乞問：「大士妙解，言言諦當。雖然如是，說食不飽。畢竟一句，又作麼生？」詹答：「畢竟無句，說亦本無。如不拉雜囉咤，沒得思量的覺性，他就是萬物之母。」乞問：「箇事言之已詳，句句合祖意。惟知之一字，禍之門。大士既從解入，敢問離言絕句，如何是本

來面目？」詹答：「金剛經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乞曰：「也似是，但命根不斷，概屬知見，希望大士發省。」詹曰：「我看經機會少，前以閉關四年，出關後與人語，人皆謂我說佛法。我言非從經得，似不盡屬知見。」乞言：「不從經論，靜坐中得，闡發夙慧，夙慧亦是知見。」詹問：「佛法重實證，不在知見，究竟如何？」乞曰：「不拘泥經論，不固執性相，頭頭是道，處處理，勉强說『這個』亦是權。」詹女士復隨雲公赴雲門，禮祖，住半月乃去，言回美國興佛教云，初、詹女士以西方美人，研求東方極深奧之佛法，彼雖有所修證，而言語不通，幸其道經香港時，羣推禪居士顏世亮伴之赴穗，又隨雲公赴南華，禪七中每次開示及答問等，皆賴顏居士翻譯，識者謂不濫一詞，不缺一義，恰到好處，以雲公說法之精深，顏譯言銓之妙旨，使詹以西方女士，而能領會圓宗，龍華未散，諦觀諦觀：於此足見公門下之龍象。

- 辛卯三月朔，公微感身體不適，止食，談話多作遺囑語，滴水粒米不進口者九日，初十日早，安詳臥榻上亘一晝夜，侍者探鼻息，已全無矣，至十一日午刻，公微醒，侍者告以時間，公曰，我覺纔數分鐘耳，喚侍者法雲至，曰，執筆為我記之，致函岑居士，囑其勿輕與人說，啓疑謗也，公從容言曰：「余頃夢至兜率內院，莊嚴瑰麗，非世間有。見彌勒菩薩，在座上說法，聽者至。其中有十餘人，係宿識者，江西海會寺志善和尚，天台山鏡融法師，岐山恒誌公，百歲公，寶悟和尚，寶華山聖心和尚，讀體律師，金山觀心和尚，及紫柏尊者等。余合掌致敬，彼等指余坐東邊頭序第三空位。阿難尊者當維那，與余座靠近。聽彌勒菩薩講『唯心識定』未竟，彌勒指謂余曰：『你回去。』余曰：『弟子業障深重，不願回去了。』彌勒曰：『你業緣未了，必須回去，以後再來。』並示偈曰：

『識智何分　波水一箇
莫昧瓶盆　金無厚薄
性量三三　麻繩蝸角
疑成弓影　病惟去惑
凡身夢宅　幻無所著
知幻離　離幻覺
大覺圓明　鏡鑑森羅
空花凡聖　善惡安樂
悲願度生　夢境斯作
刦業當頭　警惕普覺

苦海慈航　無生退却
蓮開泥水　端坐佛陀』

「以下還有多句，記不清了，尚另有開示，今不說。」此公最近境界也，雖囑編者毋輕言，第思昔日憨山大師，亦嘗夢遊兜率，且大書特書於夢遊集中，以其聽彌勒所說偈：「有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此數語度生不少，今公親聽彌勒說法示偈，並親見宿德多人，境界至此，憨山不諱，公何諱耶，佛在世間，尚受誹謗，公又何嫌耶，編者歡喜讚歎，振筆書之，此公入佛境界之瑞。

公自披緇至今，已八十餘年，不住持現成寺院，不受人家豐腆供養，四弟子，前後得戒度者萬餘人，乞戒皈依者逾十萬人，手興大小梵剎數十，其宏麗者如雲南雲棲，其莊嚴者如粵北南華，均費百數十萬銀元，以現值計，幾千萬矣，公以一衲隨身，一笠，一拂，一鏟，一背架，行腳遍海內外，其建築雲棲寺，來也如是，去也如是，其重興南華時，上山也如是，下山也如是，公於民國二十三年八月蒞粵，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將南華職務付弟子復仁主持，一笠，一拂，一鏟，一背架，一衲隨身，逕往乳源中興雲門寺，此為人人所共見者也。

公於今年屆一百有六齡，世緣未盡，彌勒遣回，祝其再住世百年，或追踪寶掌和尚住世千年，弘法度生，無有窮盡，此皆四生所共禱者也，至中興雲門寺，見前後篇，茲不重述。

## 第二章　雲公老和尚語錄

### 一　法語

#### 一、雲門重新掛鐘板

執拋云：「金鐘乍起，堂開拈花遺風；木板敲來，僧秉百丈事業。禪宗是心宗，心宗是禪宗，所以動止云為，盡是遮那勝境；山河大地、無非性海微波、今仗佛恩祖德，重紹雲門舊規，再振祖令。今重懸鐘板，一句作怎麼道？」良久云：「鐘板重懸宏祖道，戒根定樹慧花隆。」以槌擊一板一鐘。

#### 二、元旦小參

「昨晚一人等上方丈參請，一切都舊，頭帽舊，衣履舊，袈裟舊，香爐燭台，乃至山光雲影一切都舊。今朝上來，一切都新，頭帽新，衣履新，袈裟新，香爐燭台新，乃至山光雲影，一切俱新。在衲僧分上。有個不舊不新的，諸人當自知。但有時提得起，又放不下；有時放得下，又提不起。老僧今日不惜眉毛；提起放下，放下提起，活潑的在諸人面前。」乃擊拂子云：「見麼。」

## 三、元旦示

「玉戶不出，尊客天然，纔涉功勛，墮坑落塹，與其途中受用，何如金殿垂簾。直饒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懸崖上走馬！只如君臣道合，主賓回互，敲唱雙行，水乳合同，又作怎生？」良久云：「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 四、正月十五解制上堂

「十五日以前結起布袋頭，收了拔地金剛，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水泄不通，凡聖路絕。十五日以後，解開布袋口，放出搏天鷂子，一任南天台北五台，古廟裏躲風雨，大悲院去趕齋。正當十五日，結也結他不住。放也放他不得，又作麼生？」良久云：「芍藥花開菩薩面，茅庵燒掉老婆心。」

## 五、四月八佛誕日上堂

「今日是瞿曇老漢墮坑落塹紀念日，諸方陞座，談玄談妙，說心說性，或誇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或指跛脚阿師賊後張弓，或全提半提，宗通說通。各展旗鎗，互相矛盾，總是依草附木，隨邪逐惡。雲門技倆都盡，口門又窄，不解談玄談妙，說心說性，也不解全提半提，宗通說通。只是穩首東日，高枕茅庵，衲被蒙茸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 六、四月十五日結制

「三月安居，九旬結夏，正好尅究己躬，討個下落，庶不負出家初志。從上老宿，說禪必有機鋒問答，說教有性相偏圓，說戒就有律儀規範，說淨則究自性彌陀；皆是布縵天網，打鳳羅龍，鑄聖陶凡，不離當下。老僧今日舉出，特為血性男兒，英靈衲子莫將有限身軀，造下無窮業海平空放下特地呈來從頭一一分明，自己莫哄

自己。隨情逐意，觸犯良朋，放曠心猿，傷風敗教，因果不懼，野獸同羣；因果不昧，立地解脫。凡所見聞，宜當珍重。」

## 七、七月十五解制

「九旬禁足，三月安居，聖制告圓，衲僧分上事作麼生看？靈山垂運慈悲，目連神通救母，幸得諸佛歡欣，赦拔冥中罪苦，且道千古聞名，如何取則？」僧問：「罪性本空，赦個甚麼？」云：「為有這個在！」進云：「恁麼則有罪也。」云：「有。」進云：「還許、懺悔也無？」打云：「冤家解脫。」問：「從天降下不問，就地還鄉事若何？」云：「寒岩枯木逢春秀。」進云：「正恁麼時如何？」云「帶雪松枝色更新。」問：「如何是人中境？」云：「鐵蛇橫古路。」問：「如何是境中人？」云：「踏着兩頭忙。」進云：「人境俱忘時作麼生？」云：「脚根下好與三十棒。」乃云：「德山棒，臨濟喝，雲門餅，雪峯杓，禾山打鼓，木人奏樂，人人有分，個個摸索，頭角崢嶸，天清地濁，眼光掣電，口傾山嶽，正恁麼時，如何注脚？」喝一喝云：「斬却南泉死貓頭，救得趙州狗子活。」

## 八、中秋節上堂

中秋雲散月空懸，海同參問祖禪，赤脚頭陀無個事，橫拈白棒打瘋癲。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云：「世情偏向有錢家。」進云：「見後如何？」云：「仁義盡從貧處斷。」進云：「今墮。」打云：「莫妄想。」問：「參禪念佛，貴脫生死，生死到來，如何迴避？」云「不用念佛參禪。」云：「不用念佛參禪，如何抵敵？」打云：「扶籬摸壁漢！」乃云：「今日中秋節，一輪光皎潔，自從威音來，古今無欠缺。」——會麼，

## 九、十月十五結冬

「今朝十月十五，雲門搬柴挖土，東西南北高賢，都來同甘共苦，木人側耳而聽，石女怒目而覩，萬象森羅點頭，黧奴白牯起舞，惟有無位人，依舊如愚若魯。且道既是無位人，那有閏餘成歲，壽命延促，巍巍堂堂，煒煒煌煌，離名離相，徧滿十方，且道教人如何供養？——隨分納些些。」

## 一〇、冬至小參

「魯史書五雲，漢宮添一線、六陰剝落盡、一陽喜來生、天地否變作地天泰，小人道消、君子道長。諸兄弟未得個入頭，須得個入頭，已得個入頭，亦須陸沉中，不露圭角，過了五九四十五，春雷一震，——轟窿——躍過龍門，自然驚天動地去也。」

## 二　普說

這段大事，不是說了便休，所以中峯國師有云：「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丈，還知蒲團上，一個吞不下，吐不出的無義味話頭也未？若向這裏一肩荷負得去，便可喚世界作古鏡，喚古鏡作世界；都無異致，如其未爾；世界與古鏡；古鏡與世界；相去不啻三千里，何以如此？蓋能所分別；覿體障礙，便是生死根本。故楞嚴經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花。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這裏無你動步處，無你着眼處。昔安楞嚴讀到：『知見立知，無明本；知見無見，斯涅槃。』雖破句讀之，其桶底子當下脫落，直得七穿八穴，洞見老瞿曇心肝五臟，只得喚古鏡作世界，喚世界作古鏡，洞澈森羅萬象，混融大地山河，洗盡見塵，攪乾情浪，無第二念，無第二人，指南作北，敲東擊西，死柴頭上心花燦爛，冷灰堆裏赤燄騰輝，安有一毫剩法與人為知解。近來佛法混濫，往往將根塵識妄，認作心，說得宛然，了無交涉。諺云：『擊石乃有火，不擊原無煙，人學始知道，不學非自然。』」此說於做工夫上說得恰好。特為諸人重與註破石中有火。未曾施一毫智巧之力。終日只說石中有火，說到眼光落地，依前只是一塊石頭，要覓一星點火，了不可得，此是不肯死心做工夫，以求正悟。惟記相似言語，說禪說道者也。更有一等癡人。聞說石中有火，擊碎其石，欲取其火。碎抹為塵。終不能得。却不自責。不以智巧求之。便乃不肯相信石中果有火，此是不信自心是佛，反道佛法無靈驗之凡夫也。此說且置，何為「智巧？」首以信根為石。次以無義味話頭為擊石之手。又以堅固不退之志。作固火刀。用精勤猛勇不顧危亡之力。向動靜閒忙中。敲之擊之。使不間斷。加上般若種性。乾柴一握。鼓箑相承。引起一星子延燎不已，直至三千世界化為燋焰。復何難哉。昔百丈令溈山撥火，溈撥之不得，丈躬撥得之，舉謂溈曰：「你道無這個？」試問諸人，還識得百丈撥火的消息麼？其或未然，聽取一偈：

十方世界火爐闊　冷灰堆裏深深撥
得一星兒血點紅　今古從來無欠缺
諸禪流　莫休歇

燎却眉毛萬丈光　若不如是遭凍殺

參去

## 三　參禪的先決條件

參禪的目的，在明心見性，就是要去掉自心的污染，實見自性的面目。染污就是妄想執著，自性就是如來智慧德相。如來智慧德相，為諸佛生所同具，無二無別。若離了妄想執著，就證得自己的如來智慧德相，就是佛，否則就是生。祇為你我從無量劫來，迷淪生死，染污久了，不能當下頓脫妄想，實見本性，所以要參禪。因此參禪的先決條件，就是除妄想。妄想如何除法？釋迦牟尼佛說的很多，最簡單的莫如「歇菩提」一個「歇」字。禪宗由達摩祖師傳來東土，到六祖後，禪風廣播，震爍古今。但達摩祖師和六祖開示學人最緊要的話，莫若「屏息諸緣，一念不生。」屏息諸緣，就是萬。緣。放。下。所以「萬緣放下，一念不生。」這兩句話，實在是參禪的先決條件。這兩句話如果不做到，參禪不但是說沒有成功，就是入門都不可能：蓋萬緣纏繞。念念生滅。你還談得上參禪嗎？

「萬緣放下，一念不生」是參禪的先決條件，我們然知道了，那末，如何才能做到呢？上焉者一念永歇，直至無生，頓證菩提，毫無羅索。其次則以理除事，了知自性，本來清淨，煩惱菩提，生死涅槃，皆是假名，原不與我自性相干。事事物物，皆是夢幻泡影，我此四大色身，與山河大地，在自性中，如海中的浮漚一樣，隨起隨滅，無礙本體。不應隨一切幻事的生住異滅，而起欣厭取捨。通身放下，如死人一樣。自然根塵識心消落，貪瞋癡愛泯滅。所有這身子的痛癢苦樂飢寒飽暖榮辱生死禍福吉凶毀譽得喪安危險夷，一概置之度外。這樣才算放下，一放下一切放下，永永放下，叫作萬緣放下。萬緣放下了。妄想自消。分別不起。執著遠離。至此一念不生。自性光明全體顯露。至是參禪的條件具備了，再用功參實究，明心見性才有分！

## 四　參禪法要

日來常有禪人來問話。夫法本無法，一落言詮，非實義。了此一心，本來是佛，直下無事。各各現成，說修說證，都是魔話。達摩東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明明白白指示：大地一切生都是佛，直下認得此清淨自性，隨順無染，二六時中，行住坐臥，心

都無異，就是現成的佛，不須用心用力，更不要有作有為，不勞纖毫言說思惟。所以說：成佛是最容易的事，最自在的事，而且操之在我，不假外求。大地一切生，如果不甘長劫輪轉於四生六道，永沉苦海，而願成佛，常樂我淨，諦信佛祖誠言，放下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個個可以立地成佛。諸佛菩薩及歷代祖師，發願度盡一切生，不是無憑無據，空發大願，空講大話的。

上來所說，法爾如此，且經佛祖反覆闡明，叮嚀囑咐，語實語，無絲毫虛誑！無奈大地一切生，從無量劫來，迷淪生死苦海，頭出頭沒，輪轉不已，迷惑倒，背覺合塵猶如精金投入糞坑，不惟不得受用，而且染污不堪！佛以大慈悲，不得已，說出八萬四千法門，俾各色各樣根器不同的生，用來對治貪瞋癡愛等八萬四千習氣毛病。猶如精金染上了各種污垢，乃教你用鏟用刷用水用布等來洗刷琢抹一樣。所以佛說的法，門門都是妙法，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只有當機不當機的問題，不必强分法門的高下。流傳中國最普通的法門為宗教律淨密。這五種法門，隨各人的根性和興趣，任行一門都可以，總在一門深入，歷久不變，就可以成就。

宗門主參禪，參禪在「明心見性。」就是要參透自己的本來面目，所謂「明悟自心，澈見本性。」這個法門，自佛拈花起，至達摩祖師傳來東土以後，下手工夫，屢有變遷！在唐宋以前的禪德，多是由一言半句，就悟道了，師徒間的傳授，不過以心印心，沒有什麼實法。平日參問酧答，也不過隨方解縛，因病與藥而已。宋代以後，人們的根器陋劣了，講了做不到，譬如說「放下一切」，「善惡莫思」，但總是放不下，不是思善，就是思惡，到了這個時候，祖師們不得已，採取以毒攻毒的辦法，教學人參公案，或是看話頭，甚至於要咬定一個死話頭，教你咬得緊緊，剎那不要放鬆，如老鼠啃棺材相似，咬定一處，不通不止，目的在以一念抵制萬念，這實在是不得已的辦法！如惡毒在身，非開刀療治，難以生效！古人的公案多得很，後來專講看話頭。有的「看拖死屍的是誰？」有的「看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晚近諸方多用「看念佛是誰？」這一話頭其實都是一樣，都很平常，無奇特。如果你要說：看念經的是誰？看持咒的是誰？看拜佛的是誰？看吃飯的是誰？看穿衣的是誰？看走路的是誰？看睡覺的是誰？都是一個樣子。誰字下的答案，就是心，話從心起，心是話之頭；念從心起，心是念之頭；萬法皆從心生，心是萬法之頭。其實話頭，是念頭，念之前頭就是心。直言之，一念未生以前就是話頭由此你我知道，看話頭就是觀心。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就是心，看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就是觀心。性是心，「反聞聞自性」是反觀觀自心。「圓照清淨覺相」，清淨覺相是心，照觀也，心是佛，念佛

是觀佛，觀佛是觀心。所以說「看話頭」，或者是說「看念佛是誰？」就是觀心，是觀照自心清淨覺體，是觀照自性佛。心性，覺，佛。無有形相方所，了不可得，清淨本然，周徧法界，不出不入。無往無來，就是本來現成的清淨法身佛。行人都攝六根。從一念始生之處看去，照顧此一話頭，看到離念的清淨自心，再綿綿密密，恬恬淡淡，寂而照之，直下五蘊皆空，身心俱寂，了無一事。從此晝夜六時，行住坐臥，如如不動，日久功深，見性成佛，苦厄。度。盡！昔高峯祖師云：「學者能看個話頭，如投一片瓦塊在萬丈深潭，直下落底，若七日不得開悟，當截取老僧頭去？」同參們！這是過來人的話，是語實語，不是騙人的誑語啊！

然而為什麼現代的人，看話頭的多，而悟道的人沒有幾個呢？這個由於現代的人，根器不及古人，亦由學者對參禪看話頭的理路，多是沒有摸清！有的人東參西訪，南奔北走，結果鬧到老，對一個話頭還沒有弄明白！不知什麼是話頭？如何才算看話頭？一生總是執着言句名相，在話尾上用心，「看念佛是誰」呀！「照顧話頭」呀！看來看去，參來參去，與話頭東西背馳！那裏會悟此本然的無為大道呢！如何到得這一切不受的正位上去呢！金屑放在眼裏，眼只有瞎，那裏會放大光明呀！可憐啊！可憐啊。好好的兒女，離家學道，志願非凡，結果空勞一場！殊可悲憫！古人云：「寧可千年不悟，不可一日錯路！」修行悟道，易亦難！難亦易！如開電燈一樣，會則彈指之間，大放光明，萬年之黑暗頓除，不會則機壞燈毀，煩惱轉增！有些參禪看話頭的人，著魔發狂，吐血罹病，無明火大，人我見深，不是很顯著的例子嗎？所以用功的人，又要善於調和身心，務須心平氣和，無罣無礙，無我無人，行住坐臥，妙合玄機。

參禪這一法，本來無可分別，但做起功夫來，初參有初參的難易，老參有老參的難易。初參的難處在什麼地方呢？身心不純熟，門路找不清，功夫用不上，不是心中着急，就是打盹度日。結果成為「頭年初參，二年老參，三年不參」。易的地方是什麼呢？只要具足一個信心，長永心和無心。所謂信心者，第一信我此心，本來是佛，與十方三世諸佛生無異；第二信釋迦牟尼佛說的法，法法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所謂長永心者，就是選定一法，終生行之，乃至來生又來生，都如此行持。參禪的總是如此參去，念佛的總是如此念去，持咒的總是如此持去，學教的總是從聞思修行去。任修何種法門，總以戒為根本，果能如是做去，將來沒有不成的。溈山老人說：「若有人能行此法，三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又永嘉老人說：「若將妄語誑生，永墮拔舌塵沙劫！」所謂無心者，就是放下一切，如死人一般，終日隨起倒，不再起一點分別執著，

成為一個無心道人。初發心人，具足了這三心，若是參禪看話頭，就「看念佛是誰？」你自己默念幾聲「阿彌陀佛」，看這念佛的是誰？這一念是從何處起的？當知這一念不是從我口中起的，也不是從我肉身起的，若是從我身或口起的，我若死了，我的身口猶在，何以不能念了呢？當知此一念是從我心起的，從心念起處，一覷覷定，驀直看去，如貓捕鼠，全副精神集中於此，沒有二念。但要緩急適度，不可操之太急，發生病障。行住坐臥，都是如此，日久功深，瓜熟蒂落，因緣時至，觸着碰着，忽然大悟，此時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直至無疑之地，如十字街頭見親爺，得大安樂。

老參的難易如何呢？所謂老參，是指親近過善知識，用功多年，經過了一番煅煉，身心純熟，理路清楚，自在用功，不感辛苦。老參上座的難處，就是在此自在明白當中，停住了，中止化城，不到寶所，能靜不能動，不能得實受用。甚至觸境生情，取捨如故，欣厭宛然，粗細妄想，依然牢固，所用功夫，如冷水泡石頭，不起作用！久之也就疲懈下去，終於不能得果起用。老參上座，知道了這個困難，立提起本參話頭，抖擻精神，於百尺竿頭，再行邁進。直到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撒手縱橫去，與佛祖覿體相見。困難安在？不亦易乎！

話頭是一心，你我此一念心，不在中間內外，亦在中間內外，如虛空的不動而徧一切處，所以話頭不要向上提，也不要向下壓。提上則引起掉舉，壓下則落於昏沉，違本心性，皆非中道。大家怕妄想，以降伏妄想為極難。我告訴諸位，不要怕妄想，亦不要費力去降伏他。你只要認得妄想，不執著他，不隨逐他，也不要排遣他，只不相續，則妄想自離。所謂「妄起覺，覺妄離。」若能利用妄想做功夫。看此妄想從何處起？妄想無性，當體立空，復我本無的心性，自性清淨法身佛，此現前，究實言之，妄一體，生佛不二，生死涅槃，菩提煩惱，都是本心本性。不必分別。不必欣厭。不必取捨，此心清淨，本來是佛，不需一法。那裏有許多羅索！——參！

## 五　禪堂開示

### 甲一　引言（中有複語因在禪七中開示者）

諸位常時來請開示，令我很覺感愧，諸位天天辛辛苦。砍柴種地，挑土搬磚，一天忙到晚，也沒打失辦道的念頭，那種為道的殷重心，實在令人感動！虛雲慚愧，無道無德，說不上所謂開示，只是拾古人幾句涎唾，來酧諸位之問而已。

## 甲二　用功的入門方法

用功辦道的方法很多，現在且約略說說。

### 乙一　辦道的先決條件

#### 丙一　深信因果

無論什麼人，尤其想用功辦道的人。先要深信因果，若不信因果，妄作胡為，不要說辦道不成功，三塗少他不了。古德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又說：「假使百千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楞嚴經說：「因地不，果招紆曲。」故種善因結善果，種惡因結惡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乃必然的道理。

談到因果，我說兩件故事來證明：

一、琉璃王誅釋種的故事，釋迦佛前，迦毗羅閱城裏有一個捕魚村，村裏有個大池，那時天旱水涸，池裏的魚類盡給村人取吃，最後剩下一尾最大的魚，也被烹殺，祇有一個小孩從來沒有吃魚肉，僅那天敲了大魚頭三下來玩耍。後來釋迦佛住世的時候，波斯匿王很相信佛法，娶釋種女生下一個太子，叫做琉璃，琉璃幼時在釋種住的迦毗羅閱城讀書，一天因為戲坐佛的座位，被人罵他，把他拋下來，懷恨在心，及至他做國王，便率大兵攻打迦毗羅閱城，把城裏居民盡數殺戮。當時佛頭痛了三天，諸大弟子都請佛設法解救他們，佛說定業難轉。目犍連尊者以神通力用鉢攝藏釋迦親族五百人在空中，滿以為把他們救出，那知放下來時已盡變為血水。諸大弟子請問佛，佛便將過去村民吃魚類那段公案說出：那時大魚就是現在的琉璃王前身，他率領的軍隊，就是當日池裏的魚類，現在被殺的羅閱城居民，就是當日吃魚的人，佛本身就是當日的小孩，因為敲了魚頭三下，所以現在要遭頭痛三天之報；定業難逃，所以釋族五百人，雖被目連尊者救出，也難逃性命。後來琉璃王生墮地獄。冤冤相報，沒有了期，因果實在可怕！

二、百丈度野狐的故事：百丈老人有一天上堂，下座後，各人都已散去，獨有一位老人沒有跑，百丈問他做什麼？他說：「我不是人，實是野狐精，前生本是這裏的堂頭，因有個學人問我：『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我說：『不落因果。』便因此墮落，做了五百年野狐精，沒法脫身。請和尚慈悲開示。」百丈說：「你來問我」那老人便道：「請問和尚，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百丈答道：「不昧因果。」那老人言下大悟，禮謝道：「今承和尚代語，

令我超脫狐身，我在後山岩下，祈和尚以亡僧禮送！」第二天百丈在後山石岩以杖撥出一頭死狐，便用亡僧禮將他化葬。我們聽了這兩段故事，便確知因果可畏，雖成佛也難免頭痛之報，報應絲毫不爽，定業實在難逃，我們宜時加警惕，慎勿造因。

### 丙二　嚴持戒律

用功辦道首要持戒，戒是無上菩提之本，因戒才可以生定，因定才可以發慧，若不持戒而修行，無有是處。楞嚴經四種清淨，明誨告訴我們，不持戒而修三昧者，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亦落邪魔外道。可知道持戒的重要。持戒的人，龍天擁護，魔外敬畏；破戒的人，鬼言大賊，掃其足跡。從前在罽賓國近着僧伽藍的地，有條毒龍常時出來為害地方，有五百位阿羅漢聚在一起，用禪定力去驅逐他，總沒法把他趕跑，後來另有一位僧人，也不入禪定，僅對那毒龍說了一句話：「賢善遠此處去。」那毒龍便遠跑了。羅漢問那僧人什麼神通把毒龍趕跑？他說：「我不以禪定力，直以謹慎於戒，守護輕戒，猶如重禁。」我們想想，五百位羅漢的禪定力，也不及一位嚴守禁戒的僧人。

或云：六祖說：「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參禪。」我請問你的心已平直沒有？有個月裏嫦娥赤身露體抱着你，你能不動心嗎？有人無理辱罵痛打你，你能不生嗔恨心嗎？你能够不分別寃親憎愛，人我是非嗎？統統做得到，才好開大口，否則不要說空話。

### 丙三　堅固信心

想用功辦道先要一個堅固信心，信為道元功德母，無論做什麼事，沒有信心是做不好的；我們要了生脫死，尤其要一個堅固信心。佛說大地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着不能證得；又說了種種法門，來對治生的心病，我們就當信佛語不虛，信生皆可成佛。但我們為什麼不成佛呢。皆因未有如法下死功夫呀。譬如我們信知黃豆可造豆腐，你不去造他，黃豆不會自己變成豆腐；使造了，石膏放不如法，豆腐也會造不成，若能如法磨煮去渣，放適量的石膏，決定可成豆腐，辦道亦復如是，不用功固然不可以成佛，用功不如法佛也是不能成，若能如法修行不退不悔，決定可以成佛。故我們應當深信自己本來是佛，更應深信依法修行決定成佛。永嘉禪師說：「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生，自招拔舌塵沙劫！」他老人家慈悲，要堅定後人的信心，故發如此弘誓。

### 丙四　決定行門

信心具，便要擇定一個法門來修持，切不可朝秦暮楚，不論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參禪也好，總要認定一門，驀直幹去，永不退悔，今天不成功，明天一樣幹，今年不成功，明年一樣幹，今世不成功，來世一樣幹，溈山老人所謂：「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有等人打不定主意，今天聽那位善知識說念佛好，又念兩天佛，明天聽某位善知識說參禪好，又參兩天禪東弄弄。西弄弄。一生弄到死。總弄不出半點「名堂。」豈不寃哉枉也。

## 乙二　參禪方法

用功的法門雖多，諸佛祖師皆以參禪為無上妙門。楞嚴會上佛敕文殊菩薩揀選圓通，以觀音菩薩的耳根圓通為最第一。我們要反聞聞自性，就是參禪，這裏是禪堂，也應該講參禪這一法。

### 丙一　坐禪須知

平常日用皆在道中行，那裏不是道場，本用不着什麼禪堂，也不是坐才是禪的。所謂禪堂。所謂坐禪。不過為我等末世障深慧淺的生而設。

坐禪要曉得善調養身心，若不善調：小則害病，大則着魔，實在可惜，禪堂的行香坐香，用意就在調身心，此外調身心的方法還多，今擇要略說：

跏趺坐時，宜順着自然正坐，不可將腰作意挺起，否則火氣上升。過後會眼屎多。口臭，氣頂。不思飲食？甚或吐血。又不要縮腰垂頭。否則容易昏沉。

如覺昏沉來時。睜大眼睛。挺一挺腰。輕略移動臀部，昏沉自然消滅。

用功太過急迫，覺心中煩燥時。宜萬緣放下。功夫也放下來。休息約半寸香。漸會舒服。然後再提起用功。否則日積月累便會變成性燥易怒甚或發狂着魔。

坐禪有些受用時。境界很多，說之不了，但你不要去執着它，便礙不到你。俗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雖看見妖魔鬼怪來侵擾你。也不要管他。也不要害怕。就是見釋迦佛來替你摩頂授記，也不要管他，不要生歡喜。楞嚴所謂：「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受羣邪。」

## 丙二　用功下手——認識賓主

用功怎樣下手呢？楞嚴會上憍陳那尊者說客塵二字，正是我們初心用功下手處，他說：「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住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為塵義。」客塵喻妄想，主空喻自性常住的主人，本不跟客人或來或往，喻常住的自性，本不隨妄想忽生忽滅，所謂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塵質自搖動，本礙不着澄寂的虛空，喻妄想自生滅，本礙不着如如不動的自性，所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此中客字較粗，塵字較細，初心人先認清了「主」和「客」，自不隨妄想遷流，進步明白了「空」和「塵」，妄想自不能為礙，所謂識得不為寃。果能於此諦審領會，用功之道思過半了。

## 丙三　話頭與疑情

古代祖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達摩祖師的安心：六祖的惟論見性，只要直下承當便了，沒有看話頭的。到後來的祖師，見人心不古不能死心塌地，多弄機詐，每每數他人珍寶，作自己家珍，便不得不各立門庭。各出手眼，才令學人看話頭。

話頭很多，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等等，但以念佛是誰，為最普通。

什麼叫話頭？話、就是說話，頭、就是說話之前，如念「阿彌陀佛」是句話，未念之前就是話頭，所謂話頭，是一念未生之際，一念才生，已成話尾。這一念未生之際。叫做不生，不掉舉，不昏沉，不着靜，不落空，叫做不滅。時時刻刻單單的的。一念迴光返照這「不生不滅」，就叫做看話頭，或照顧話頭。

看話頭先要發疑情，疑情是看話頭的枴杖。何謂疑情？如問念佛的是誰，人人都知道是自己念，但是用口念呢。還是用心念呢。如果用口念，睡着了還有口，為什麼不會念？如果用心念，心又是個什麼樣子？却沒處捉摸。因此不明白，便在「誰」上發起輕微的疑念，但不要粗，愈細愈好，隨時隨地，單單照顧定這個疑念，像流水般不斷地看去，不生二念，若疑念在。不要動着他。疑念不在，再輕微提起。初用心時必定靜中比動中較得力些，但切不可生分別心。不要管他得力不得力。不要管他動中或靜中，你一心一意的用你的功好了。

「念佛是誰」四字，最着重在個「誰」字，其餘三字不過言其大者而已，如穿衣吃飯的是誰，疴屎放尿的是誰，打無明的是誰，能知能覺的是誰，不論行住坐臥，「誰」字一舉，便有最容易發疑念，不待反覆思量卜度作意才有。故誰字話頭實在是參禪妙法。但不是將「誰」字或「念佛是誰」四字作佛號念，也不是思量卜度去找念佛的是誰叫做疑情，有等將「念佛是誰」四字念不停口。不如念句阿彌陀佛功德更大。有等胡思亂想。東尋西找叫做疑情，那知愈想妄想愈多，等於欲升反墜，不可不知。

初心人所發的疑念很粗，忽斷忽續，忽熟忽生，算不得疑情，僅可叫做想。漸漸狂心收籠了，念頭也有點把得住了，才叫做參。再漸漸功夫純熟，不疑而自疑，也不覺得坐在什麼處所，也不知道有身心世界，單單疑念現前，不間不斷，這才叫做疑情，實際說起來。初時那算得用功。僅僅是打妄想，到這時疑現前。才是正用功的時候。這時候。是一個大關隘。很容易跑入歧路。（一）這時清清淨淨無限輕安，若稍失覺照，便陷入輕昏狀態，若有個明眼人在旁，一眼便會看出他正在這個境界，一香板打下，馬上滿天雲霧散，很多會因此悟道的。（二）這時清清淨淨，空空洞洞，若疑情沒有了，便是無記，坐枯木岩。或叫「冷水泡石頭。」到這時就要提，提覺照，（覺不迷，是慧，照不亂，是定，）單單的的這一念湛然寂照如如不動靈靈不昧了了常知如冷火抽煙，一線綿延不斷。用功到這地步，要具金剛眼睛不再提。提就是頭上安頭。昔有僧問趙州老人道：「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來！」僧曰：「一物不將來，放下個什麼？」州曰：「放不下挑起去！」就是說這時節。此中風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是言說可能到。到這地步的人，自然明白，未到這地步的人，說也沒用。所謂：「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

## 丙四　照顧話頭與反聞聞自性

或問：「觀音菩薩的反聞聞自性，怎見得是參禪？」我方說照顧話頭，就是教你時時刻刻單單的的。一念迴光返照，這「不生不滅」（話頭），反聞聞自性，也是教你時時刻刻單單的的一念反聞聞自性。「迴」就是反，「不生不滅」就是自性，「聞」和「照」雖順流時循聲逐色，聽不越於聲，見不超於色，分別顯然，但逆流時反觀自性。不去循聲逐色，則原是一精明，「聞」和「照」沒有兩樣。我們要知道，所謂照顧話頭，所謂反聞自性，絕對不是用眼睛來看，也不是用耳朵來聽。若用眼睛來看或耳朵來聽便是循聲逐

色，被物所轉，叫做順流；若單單的的一念。在「不生不滅」中，不去循聲逐色。就叫做逆流，叫做照顧話頭。也叫做反聞自性。

### 丙五　生死心切與發長遠心

參禪最要生死心切。和發長遠心，若生死心不切，則疑情不發，功夫做不上。若沒有長遠心，則一曝十寒，功夫不成片。只要有個長遠切心，疑便發，疑發時，塵勞煩惱不息而自息，時節一到，自然水到渠成。

我說個親眼看見的故事，給你們聽，前清庚子年間，八國聯軍入京，我那時跟光緒帝慈禧太后們一起走，中間有一段，徒步向陝西方面跑，每日跑幾十里路，幾天沒有飯吃，路上有一個老百姓：進貢了一點番薯藤，給光緒帝，他吃了還問那人是什麼東西，這麼好吃。你想皇帝平日好大的架子，多大的威風，那曾跑過幾步路，那曾餓過半頓肚子，那曾吃過番薯藤，到那時架子也不擺了，威風也不逞了，路也跑得了，肚子也餓得了，菜根也咬得了。為什麼他這樣放。得。下？因為聯軍想要他的命，他一心想逃命呀。可是後來議好和，御駕回京，架子又擺起來了，威風又逞起來了，路又跑不得了，肚子餓不得了，稍不高興的東西也吃不下咽了。為甚他那時又放不下了？因為聯軍已不要他的命，他已沒有逃命的心呀！假使他時常將逃命時的心腸來辦道，還有什麼不了，可惜沒個長遠心，遇着順境，故態復萌。

諸位同參呀！無常殺鬼正時刻要我們的命。他永不肯同我們「議和」的呀！快發個長遠切心，來了生脫死吧！高峯妙祖說：「參禪若要尅日成功，如墮千丈井底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千思想，萬思想單單是箇求出之心，究竟決無二念。誠能如是施功，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若不徹去，高峯今日犯大妄語，永墮拔舌泥犂！」他老人家也一樣大悲心切，恐怕我們發不起長遠切心，故發這麼重誓來向我們保證。

## 甲三　用功兩種難易

用功人有兩種難易：（一）初用心的難易。（二）老用心的難易。

### 乙一　初用心的難易

#### 丙一　初用心難——偷心不死

初用心的通病。就是妄想習氣放不下來。無明貢高嫉妒障礙貪嗔癡愛懶做好吃，是非人我，漲滿一大肚皮，那能與道相應。或有些是個公子哥兒出身，習氣不忘，一些委屈也受不得。半點苦頭也吃不得，那能用功辦道，他沒有想想本師釋迦牟尼佛，是個什麼人出家的。或有些識得幾個文字。便尋章摘句，將古人的言句作解會。還自以為了不起。生大我慢，遇着一場大病，便叫苦連天，或臘月三十到來，便手忙腳亂，生平知解一點用不着，才悔之不及。

有點道心的人。又摸不着一個下手處。或有害怕妄想，除又除不了。終日煩煩惱惱。自怨業障深重，因此退失道心。或有要和妄想拚命，憤憤然提拳鼓氣，挺胸睜眼，像煞有介事，要與妄想決一死戰，那知妄想却拚不了，倒弄得吐血發狂。或有怕落空，那知早已生出「鬼」，空也空不掉，悟又悟不來。或有將心求悟，那知求悟。道想成。佛，都是個大妄想。砂非飯本，求到驢年也決定不得悟。或有碰到一兩枝靜香的，便生歡喜；那僅是盲眼烏龜鑽木孔，偶然碰着，不是實在功夫，歡喜魔早已附心了。或有靜中覺得清清淨淨，很好過，動中又不行，因此避喧向寂；早做了動靜兩魔王的眷屬。諸如此類。很多很多。初用功摸不到路頭實在難，有覺無照，則散亂不能「落堂」有照無覺，又坐在死水裏浸殺。

## 丙二　初用心的易——放下來單提一念

用功雖說難，但摸到路頭又很易。什麼是初用心的易呢？沒有什麼巧，放下來便是。放下個什麼？便是放下一切無明煩惱。怎樣才可放下呢。我們也送過往生的，你試罵那死屍幾句。他也不動氣，打他幾棒。他也不還手。平日好打無明的也不打了，平日好名好利的也不要了。平日諸多習染的也沒有了，什麼也不分別了，什麼也放下了，諸位同參呀！我們這個軀壳子，一口氣不來就是一具死屍我們所以放不下，只因將牠看重方生出人我是非。愛憎取捨，若認定這個軀壳子是具死屍不去寶貴。牠根本不把牠看作是我。還有什麼放不。下只要放得下二六時中，不論行住，坐臥動靜閒忙，通身內外只是一個疑念。平平和和不斷的疑下去不雜絲毫異念一句話頭，如倚天長劍，魔來魔斬，佛來佛斬，不怕什麼妄想？有什麼打得你閒叉，那個去分動分靜？那個去着有着空？如果怕妄想，又加一重妄想，覺清淨，早已不是清淨，怕落空已經墮在有中，想成佛。早已入了魔道。所謂運水搬柴。無非妙道，鋤田種地，總是禪機，不是一天盤起腿子打坐。才算用功辦道的。

## 乙二　老用心的難易

## 丙一　老用心的難——百尺竿頭不能進步

什麼是老用心的難呢？老用心用到疑現前的時候，有覺有照，仍屬生死無覺無照，又落。空。亡到這境地實在難，很多到此洒不脫，立在百尺年頭，沒法進步的。有等因為到了這境地定中發點。慧領略古人幾則公。案便放下疑情，自以為大徹大。悟，吟詩作偈，瞬目揚眉，稱善知識，殊不知已為魔眷。又有等錯會了達摩老人的「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和六祖的「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的意義，便以坐在枯木岩為極則。這種人以化城為寶所，認異地作家鄉，婆子燒庵，就是罵此等死。漢。

## 丙二　老用心的易——綿密做去

什麼是老用心的易呢？到這時只要不自滿，不中輟，綿綿密密做去，綿密中更綿密，微細中更微細。時節一到。桶底自然打脫。如或不然，找善知識抽釘拔楔去。

寒山大士頌云：

高高山頂上　四顧極無邊
靜坐無人識　孤月照寒泉
泉中且無月　月是在青天
吟此一曲歌　歌中不是禪

首二句就是說獨露常。不屬一切，盡大地光皎皎地。無絲毫障礙，次四句是說如妙體，凡夫固不能識。三世諸佛也找不到我的處所，故曰無人識。孤月照寒泉三句，是他老人家方便譬如這個境界。最後兩句怕人認指作月，故特別提醒我們，凡此言說，都不是禪呀！

## 甲四　結論

就是我方才說了一大堆，也是扯葛藤，打閒叉，凡有言說，都無實義。古德接人，非棒則喝，那有這樣羅索，不過今非昔比，不得不強作標月之指，諸位同參呀！究竟指是誰？月是誰？參！

## 六　參禪警語

心是佛，佛是覺。此一覺性，生佛平等，無有差別。空寂而了無一物，不受一法，無可修證。靈明而具足萬德，妙用恒沙，不假修證。只因生迷淪生死，經歷長劫，貪嗔癡愛，妄想執着，染污已深，不得已而說修說證。所謂修者，古人謂為不祥之物，不得已而用焉！

此次打七，已經三個半七，還有三個半七，下三個半七，身心較為純熟，用功當比前容易。諸位不可錯過因緣，務要在下三個半七內，弄個水落石出，發明心地，才不孤負這個難得的機緣！

這二十多天來，諸位一天到晚，起早睡遲，努力用功。結果出不了四種境界：一者、路頭還有搞不清的，話頭看不上，糊糊塗塗，隨打盹，不是妄想紛飛，就是昏沉搖擺！二者，話頭看得上，有了點把握，但是死死握着一片敲門瓦子，念着「念佛是誰。」這個話頭成了念話頭以為如此可以起疑情，得開悟。殊不知這是在話尾上用心乃是生滅法，終不能到一念無生之地，暫用尚可，若執以為究竟實法，何有悟道之期？晚近禪宗之所以不出人了，多緣誤於在話尾上用心，三者，有的會看話頭，能照顧現前一念無生，或知念佛是心。從此一念起處，驀直看到無念心相。逐漸過了寂靜，粗妄息，得到輕安。就有了種種境界出現，有的不知身子坐在何處了，有的覺得身子輕飄飄的上騰了，有的見到可愛的人物而生歡喜心的。有的見到可怕的境界而生恐怖心的，有的起淫慾心的，種種不一，要知這都是魔，着成病四者、有的業障較輕的，理路明白，用功恰當，已走上了正軌的。清清爽爽，妄想若歇，身心自在，沒有什麼境界，到此地步，正好振起精神，用功向前。惟須注意枯木岩前叉路多，有的是在此昏沉而停住了，有的是得了點慧解，作詩作文，自以為足，起貢高我慢。

以上四種境界都是病，我今與你們以對治之藥，第一如話頭未看上，妄想昏沉多的人，你還是看「念佛是誰」這個誰字，待看到妄想昏沉少，誰字不能忘了時，就看這一念起處，待一念不起時，是無生，能看到一念無生是名看話頭。第二關於執着「念佛是誰」，在話尾上用心。以生滅法為是的人，也可照上述的意思，向念起處看到一念無生去，第三關於觀無念已得寂靜輕安，而遇到任何境界的人，你只照顧本參話頭，一念不生，佛來佛斬，魔來魔斬，一概不理他，自然無事，不落羣邪。第四、關於妄念已歇，清清爽爽，身心自在的人，應如古人所說：「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由一向至極處邁進；直至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再撒手縱橫去。

以上所說，都是對末法時期的鈍根人說的方法，其實宗門上上一乘，本師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拈花之旨，教外別傳，歷代祖

師，惟傳一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落階級，不假修證，一言半句了，無一法可得，無一法可修，當下就是，不起妄緣，如如佛，那裏有許多閒話呢！

## 七　除夕普茶示

諸位上座。今天又是臘月三十日了，大都認為是過年，常住沒有好供養，請諸位多吃杯茶。照曆書規定，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十二個月，二十四個節氣。人事上的措施，多是應着天時而來的。如農人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工人的起工停工，商人的開張結賬，學校的開學放假，我們出家人的結制解制，請職退職，無一不是根據天時節令而來的。一般人認為過年是個大關節，要把一年的事作個總結，同時要休息幾天。

你我有緣，僥倖今日同在雲門，平安過年。這是佛祖菩薩的加庇，龍天的護持；亦由大家累劫栽培之所感。但我們自己平安過年，不可忘記那些痛苦不堪的人！我們不可貪圖歡樂，要格外的省慎，深自懺悔，精進修持，自利利他，廣培福慧。年老的人，死在眉睫，固要猛進，年輕的人，亦不可悠忽度日。須知黃泉路上無老少，孤坟多是少年人！總要及早努力，了脫生死，方為上計。

我們本來天天吃茶，何以今天名「吃普茶」呢？這是先輩的婆心，藉吃普茶提醒大家。昔趙州老人，道風高峻，十方學者參禮的甚。一日有二僧新到，州指一僧問曰：「上座曾到此間否？」云：「不曾到。」州云：「吃茶去！」又問那一僧云：「曾到此間否？」云：「曾到。」州云：「吃茶去！」院主問曰：「不曾到教伊吃茶去且置，曾到為什麼也教伊吃茶去？」州云：「院主！」院主應，「喏！」州云：「吃茶去！」如是三人都得了利益。後來傳徧天下，都說「趙州茶。」又如此地雲門祖師，有學者來見，就舉起胡餅，學者就領會了。所以天下相傳「雲門餅」、「趙州茶」。現在，諸位正在吃茶吃餅，會了麼？如若未會，當體取吃茶的是誰？吃餅的是誰？大抵古人念念合道。步步無生，一經點醒，當下悟。今人梵行未清，常常在動念念生滅。覆障太厚，如何點法，他亦不化。所以諸位總要放下一切，不使凡情妄念，染污自己的妙明心。古人說：「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你現在吃花生，若不知花生的香味，就同木石，若知花生的香味，就是凡夫如何去此有無二途處，就是衲僧本分事，縱然超脫了這些見解，猶在鬼窠裏作活計。大家仔細，放下身心，莫隨節令轉，直下。參。去！

## 八　修與不修

講修行，講不修行，都是一句空話。你我透徹了自己這一段心光，當下了無其事，還說什麼修與不修。試看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表顯，出家訪道，苦行六年證道，夜覩明星，嘆曰：「奇哉奇哉！大地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着，不能證得。若離妄想，則清淨智，自然智，無師智；自然現前。」以後說法四十九年，而曰：「未說着一字。」自後歷代祖師，一脈相承，皆認定「心佛生，三無差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橫說豎說，或棒或喝，都是斷除學者的妄想分別，要他直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假一點方便葛藤，說修說證。佛祖的意旨，我們也就皎然明白了。

你我現前這一念心，本來清淨，本自具足，周徧圓滿，妙用恒沙，與三世諸佛無異；但不思量善惡，與麼去，就可立地成佛，坐致天下太平。如此有甚麼行可修？講修行豈不是句空話嗎？但你我現前這一念心，向外馳求，妄想執着，不能脫離，自無始以來，輪轉生死，無明煩惱，愈染愈厚。初不知自心是佛，知了，亦不肯承當，作不得主，沒有壯士斷腕的勇氣，長在妄想執着中過日子，上焉者，終日作模作樣，求禪求道，不能離於有心。下焉者，貪嗔癡愛，牢不可破，背道而馳。這兩種人，生死輪轉。沒有已時。講不修行，豈不又是空話。

所以大丈夫，直截了當。深知古往今來，事事物物，都是夢幻泡影，無有自性，人法頓空，萬緣俱息，一念萬年，直至無生。旁人看他穿衣吃飯，行住坐臥，一如常人。殊不知他安坐自己清淨太平家裏，享受無盡藏寶，無心無為，自由自在，動靜如如，冷暖祇他自己知道。不惟三界六道的人天神鬼窺他不破，就是諸佛菩薩也奈他不何。這樣還說個甚麼修行與不修行呢其次的人。就要發起志向。痛念生死。發慚愧心，起精進行，訪道力參，常求善知識，指示途徑，勘辨邪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漸臻於精純皎潔。這就不能說不修行了。

上來說的不免遷上就下，仍屬一些葛藤，明眼人看來，要認為「拖泥帶水。」然祖庭秋晚，去聖日遙，為應羣機，不得已而如此羅索！究實論之。講修行，講不修行，確是空話直下無事，本無一物，那容開口。菩薩呀：會嗎？

## 第三章　雲公老和尚中興雲門實紀

### 一　因緣

民國二十九年，雲公以重建曹溪六祖道場竟，偕粵僧福果往曲江乳源各地，訪尋靈樹道場未獲，比抵雲門山，見荊棘叢中，殘存古寺，內肉像一尊，知為雲門開宗道場，爾時見祖庭淪落至此，不禁悽然淚下，幸有僧明空一人，於民國二十七年來此，清苦自持，獨倚寒巖，事祖師香火，據其陳述，困苦萬端，倘不重興，行將湮沒。

公返南華，一日適李主任濟深李主任漢魂抵寺，談及雲門事，旋李主任先後出巡乳源，道經雲門見大覺禪寺之殘破，不減公未到曹溪以前之南華，乃邀同地方名流緇素，請公再興，公乘願再來，生平紹隆三寶，重興祖庭，固不惜捐糜頂踵者，慨諾之，遂將南華職務，交其徒復仁住持，由李濟深李漢魂鄒洪諸公，恭送至雲門駐錫，重荷中興艱巨，時民國三十二年癸未十二月公春秋已九十八矣。

## 二　事蹟

公到雲門，仍以明空比丘為當家，然事無鉅細，必親自檢點，悉心擘劃，晝夜辛勤，時值抗戰軍興，倭寇深入，烽火漫於全國，財力限於一隅，物質缺乏，人事周章，建設艱難，固有十百倍於南華時代者，公惟持之以定，處之以恆，日就月將，終以蔵事，綜其事蹟如次：

### 一、更改山向

本寺山向，在偃祖時如何，已不可考，雲公來時，舊寺坐西北向東南，乾山巽向，大殿三門，正對雷公嶺，於風水格局均屬不利，左側背受山沙溪流之衝煞，右前方遭白虎山之威脅，左前方不現青龍嶺，於整個堂局，不相稱合，近數百年來，日益式微，雖曰人謀不臧，而建置山向有乖，罔利安，乃察山川形勢，精研風水利害，改正山向，仍坐西北向東南，取辛山乙向，置大殿三門，正對觀音嶺，如此有四利焉：一者全寺靠正主山，不形偏倚，且避免左側背山溪之衝煞，二者青龍嶺高於白虎山，免除右前方之威脅，三者正對觀音嶺，案山佳勝，諸峯羅列，有大小旗山，形成貴人拱衛之象，四者全寺梵宇，稱合整個天然局勢，後座穩靠，前面開展，左右擁護，凶煞盡避，吉向全收，自公中興以來，大局雖然混亂，地方未盡安寧，而雲門僧安業行道，化險為夷，十方僧俗，雲來四表，和合安居，唯法是宏，祖道宗風遂以丕振，中興氣象，如日方昇，此固由公道德所感，而新建梵剎，形格吉利，亦重有關係焉。

## 二、莊嚴法相

塑裝佛祖菩薩，諸天伽藍等大小相，共八十餘尊，鋪金飾彩，供奉各殿堂內，備極莊嚴，遠近善男女，來寺瞻禮者，歡喜讚歎，同種善根，數年來先後請得經律論諸部。由妙雲比丘供養日本大正藏經一部，陳寬培，何寬智，供養磧砂藏，續藏經各一部，葉遐庵供養大藏遺珍一部，均安奉藏經閣，任學人請閱，其他各種法器，悉皆具備，整齊莊嚴。

## 三、救濟農村

古德云：「山有玉則草木潤，泉有龍則水不竭，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長。」公中興雲門，紹隆佛祖，宏法利生，陰翊國家治化，利益過現幽明，固不可以言說，救濟農村，亦事實具在，公重建道場，大興土木，歷時八年，除少數技術匠人外，其餘工人，為數常有一二百人，多係失業鄉民，均能得工資，一家數口，賴以存活，昔日委棄深山之木材石料，今山民採售雲門作建築之用，且得價較優，於農村經濟之事，亦不無少補，雲門附近一帶，村鄉數度遭遇危難，一者三十三年十二月，某高級司令部運輸官兵，由一六街至乳源途中，被流匪刼殺，軍政當局震怒，下令剿辦雲門山區附近數十鄉村，一時村民被拘捕者數十人，牲畜財物悉被抄沒，村民多逃避本寺，賴公三赴縣城，請准當局，悉予寬宥，釋回囚民，發還畜物，男女老幼，咸令回家，安居無虞，二者，三十四年二月，倭寇侵及乳源，敵騎所到，虜伕役，掠畜糧，奸淫婦女，蹂躪不堪，然其軍官崇佛，入寺見公，行禮拜，公告以嚴飭所屬，勿擾人民，請給布告多張，分貼各村，因得保全，不受驚擾，此外凡遇天災人禍，及若干人士一時遭遇危難，得公慈憫解救而獲安全者，難以盡述，至於施贈藥品，療治病人，更為常事，庚寅秋，公以時艱苦，潛願自身代消，因而重病兩月，八月十六日雲門附近各村耆宿士紳，及團體代表，保長等，恭詣寺中，叩首問安，代申全體村民關懷公病之忱，云：「我們地方的人，不論男女老幼，聽說老和尚病了，大家都很罣心，希望老和尚的病早好，因為自從老和尚來到雲門以後。地方受惠很多，就是人畜都無瘟疫了，與早年已大不相同。」此足見公道隆化洽，感格人心。

## 四、生產建設

公上追百丈芳型，近察社會環境，深知今後佛教，要不被淘汰，僧伽經濟必須在「勞動生產」之條件下，自給自足，以謀解決，始克有濟。蓋以致治變遷，經濟改革，社會發展，在過去僧伽經濟之來源——租息，募化，香火，經懺，皆不可復恃矣，惟「勞動生產」固我佛祖曾率先躬行，以示方來者也。雲公因此在雲門開辦「大覺農場」凡在寺共住者，均須墾荒種植，農具種籽，由常住供給，收穫時常住與各人均分之，又倡導於韶關大鑑寺開辦紡織工廠，使佛徒四，均於修行辦道之外，向農工方面，從事生產，以開闢僧伽經濟之新來源，適應今後政治社會之新環境，昔百丈祖師刱制：「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古德稱：「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這裏種地博飯吃。」公可謂能繼述也。

## 三　感應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間，正平地基，同時開始建築天王殿，適當今齋堂右邊房地，有古樟樹一株盤根錯節，據地甚廣，正幹圍約兩尋，高數丈，枝葉蔭及半畝，樹身重力，傾向原有祖殿，此樹保留則不便新建寺宇，砍倒則於多方面均有損害，蓋樹之西北為舊祖殿，東北為僧寮，西南為舊大殿及三門，只有東南一方無礙，但樹身重力傾向反此，砍伐此樹，歷時半月，愈砍愈傾西北，祖殿大殿等舊屋，愈覺危險，大惶懼，紛獻挽救之策，有云用鐵練向東南拉者，有云從西北用木樁撐者，有云先拆舊屋者，公一笑置之，照原定計劃，砍伐不已，毫無疑慮與躊躇，每日收坡前，公必親砍若干斧，積日愈向西北傾，祖殿方面愈形危險，某日午齋後，公正率僧俗照常在祖殿念觀世音菩薩，方繞佛畢，趺坐東西前三面長凳，忽風樹聲大作，響震屋瓦，知大樹正倒，慮將壓焉，但見公巍然趺坐如恆，遂無有動者，且信公既如此，度亦無妨，俄而巨聲震吼，地動屋搖：塵土漫空，咫尺莫辨，少焉，知大樹已倒，未壓祖殿，神色稍定，出外視之，樹正倒在東南方，與平日傾向相反，於各方都無礙，如是共相嗟訝，咸謂老和尚有不可思議之神力焉，當時編者與黃日光居士等均在場，為眼見之事實。

民國三十四年春，雲公往南華傳戒，有二僧一名古根，一名傳，同居一寮房，古根以小病，不赴夜堂念佛，傳亦懶去，俄而房門開，一巨掌伸入，幾塞戶，有一黑影執傳擲地，責之曰，菩薩開道場，成就汝等，汝今懶惰不出坡，不上課，不知慚愧，該打，擊其臀十數，古根驚醒，見一黑影瞥然而去，集，視傳被打處，黑瘀浮腫，醫月餘乃愈，皮肉盡脫，當鬼打傳之翌晚，有一僧係軍籍出身，善技擊者，攜一鐵棒，臥傳床上，未幾黑影又至，僧欲起鬥，

全身如被縛不能動，聞聲曰，你存心不良，既出家為佛弟子，當去軍人習氣，吾今不打汝，待汝悔，再則受懲矣，黑影去後，僧飛遁，迨四月後，雲公自南華回，夜深趺坐間，見一青袍白鬚老翁致敬曰，弟子住後山，數百年矣，師往南華，弟子亦適外出，孫輩不肖，擾及清，已責誡之，今向師謝罪，雲公答以既形異類，彼此相安，勿多現也，翁謝去，後不復擾，鄉中耆老，謂後山有老狐云。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時，全寺僧方在祖殿念佛畢，正回寮次，俄而聲如霹靂，祖殿之椽桷瓦樑，全部傾塌，爐案瓶棹悉遭粉碎，全殿遽成瓦礫場，惟偃祖身，赫然安坐如故，而念佛僧，亦正出殿回寮，俱無所損，故咸嘆為偃祖威靈之呵護。

# 第六篇　護法

## 第一章　開山之護法

### 一　南漢王劉龔、劉晟、劉鋹

初，偃祖任靈樹知聖長老首座，知聖遷化，南漢王劉龔請祖，繼主靈樹法席。越四年癸未，（公元九二三年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祖奏准南漢王移庵，領開雲門山。五載功成，蒙勅額曰「光泰禪院」，後改為「證禪寺」。其時摳衣者歲溢千人，則南漢王護持布施之功德，當無量也。公元九三八年戊戌，後晉高祖天福三年，南漢王劉龔，詔祖入闕以朝對有容，益加欽敬，欲授祖為左右街大僧錄，遜讓再三而免，乃賜祖號曰「匡大師」。延駐浹旬，賜幣銀絹香藥物，禮送還山。「厥後常注宸衷，頻加賜賚，繁不勝紀。」

後漢隱帝乾祐元年，公元九四八年戊申，南漢王劉晟，詔祖赴闕，入內經月供養，賜六珠衣一襲及香藥施利等而還，並製塔額，預賜為「寶光之塔，瑞雲之院」。乾祐二年，公元九四九年己酉，祖示寂，王備盡悼誠，賜賚在京諸弟子。

後周錫德五年，公元九五八年戊午，南漢王劉鋹繼位，紹四葉之耿光，崇三寶而弗替。越六年癸亥八月，祖示夢阮紹莊託李托奏請開塔，蒙勅梁延鄂，遵照辦理。以祖身，栩栩如生，放光散香，顯彰靈異，乃迎入大內，王「別注敬誠，賜昇祕殿，大陳供養，疊啓齋筵，排內帑之瓌珍，饌天廚之蘊藻。砌之驪珠斛滿，盈盤之虹玉花明，浮紫氣於皇城，炫靈光於清禁。」王親臨寶輦，重換法衣，謂侍臣曰：「金剛不壞之身，此之謂也。」乃許羣僚士庶，四海蕃商，俱入內廷，各得瞻禮，施利錢銀不可殫紀。以十月十六日下制曰：「定水澄源，火蓮發艷；夙悟無生之理，永留不朽之名。萬象都捐，但祕西乾之印；一不動，惟餘南祖之燈。韶州雲門山證禪寺匡大師，早契宗乘，洞超覺，雖雙林示滅，十七年靡易金軀，隻履遺蹤，數萬里應還葱嶺。朕顯膺曆數，纘嗣丕圖，洎三朝而切皈依，乃一心而不忘廻向，仰我師而獨登果位，在冲人而良所歎嘉。宜行封賞之文。用示褒崇之典，可贈『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證禪寺』宜昇為『大覺禪寺』。重臣將命，乳奠伸儀，太常行禮於天墀，綸誥宣恩於雲陛。」祖在內一月餘日，聖澤優隆，七寶裝龕，六珠裁服，頒賜所厚，今古難倫。當月二十九日宣下李托部署，却回山門。對上足弟子廣悟等百餘人，均有賜賚，恩渥異常。

## 二　阮紹莊、李托、梁延鄂及岳雷、陳守中

先是南漢王，劉鋹，大寶六年癸亥八月，有雄武節度推官阮紹莊，忽於夢中見祖在佛殿上，以拂子相招，報云：「吾在塔多時，汝可言於李特進，託他奏聞，為吾開塔。」紹莊應對之次，驚覺歷然。是時秀華宮使特進李托，正在韶州於諸山門寺院修建道場，因此得述斯夢。修齋事畢，回京奏聞，王謂近臣曰：「此師道果圓滿，坐化多年，今若託夢奏來，必有顯現。」乃降勅命指揮韶州都監軍府事梁延鄂，同本官吏往雲門開塔，如無所壞，則奏聞迎取入京。梁延鄂遵勅致齋，然後施功開鑿。「菩薩相依稀旋覩，蓮花香馥郁先聞。須臾寶塔豁開，法身如故，眼半合而珠光欲轉，口微啓而珂雪密排，髭髮復生，手足猶軟，放神光於方丈，晃耀移時；興瑞霧於周廻，氤氳永日，道俗，觀者數千。靈異彰，尋乃具表奏聞，勅旨宣李托部署人船，往雲門修齋迎請。天吳息浪，風伯清塵，直濟中流，俄達上國，勅旨於崌崍步駐泊。翌日左右兩街，諸寺僧，東西教坊，四部伶倫，迎引靈龕入於大內。」是役也，阮李梁諸公，備竭敬誠，護持我祖，其功德亦不可思議云。

後周世宗錫德五年，公元九五八年戊午，南漢王，劉鋹大寶元年，內門使監集賢殿御書院給事郎守內侍省內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雷岳，撰大漢韶州雲門山光泰禪院故匡大師實性碑銘序越六年甲子，西御院使集賢殿學士御前承旨太中大夫行右諫議大夫知太僕寺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陳守中撰大漢韶州雲門山大覺禪寺大慈雲匡聖弘明大師碑銘序。兩碑文各二三千餘言，洋洋灑灑典雅堂皇，允推鉅製。我雲門祖師，以天縱聖智，拔萃絕倫，覺海湛寂，超今邁古；雲門山寺，以天造道場，水繞山環，梵侶清淨，離塵遠俗。得兩公雄文表揚之，益顯人傑地靈之勝，詢為本寺之名碑，珍貴之文獻也。本寺廢而復興，宗風墮而重振，兩公碑文，與有力焉！

# 第二章　歷代之護法

## 一　明代護法

趙佑卿，越東華人，明萬曆間知乳源縣正，清正廉明，深達治本，政通人和，士庶悅服。平日崇奉三寶，護持祖庭甚力。慮本寺田地山場，年久喪失，囑率乳源縣武陽巡檢張文登，儒學訓導蔡宗堯，典吏李越九，儒官劉潛，魏良翰，鄧維新，鍾鳴韶，詹世用，胡維芳，鮑惟亮，合邑信，於萬曆十二年甲申歲三月，建立雲門寺田地山場碑記，俾垂永久。迄今本寺據以管業者，猶賴此碑之存！

有芳君者，姓氏失考，以本寺大雄寶殿傾欹，聖像莫安，曾倡募修復之。

## 二　清代護法

黃士學古揚州人，順治間知乳源縣事。以本寺自順治三四年丙戌丁亥以來，「始罹猺寇之亂，繼受八營之擾，遭戮被捉，十無一存，田地悉皆荒蕪，糧餉未得蠲免，致僧難安身，逃竄殆盡，寺門棘茂，佛殿苔生，鐘鼓輟音，香燈斂焰，歷年常盛之地，一旦冷落堪嗟！幸邑侯黃君。登臨斯地，目擊心悲，慨然嘆曰：『佛之闕供，由無僧也，僧之逃避，由賦重也。』旋下令招回減其賦稅。於是釋子慧性等，得以耕而食，汲而飲，無追呼之擾，盡供奉之勞。」佛祖香燈，賴以復明，晨暮鐘鼓，因而重振。凡此起廢振衰之功德，皆出之於黃侯也！

吳士恒，湖北沔陽人，康熙間賜進士都察院觀政，知乳縣政目擊本寺傜重，田荒僧散，於康熙三年甲辰，從紳耆之請，倣歷免雜傜成例，蠲免本寺大差，作記為銘，勒諸碑石。

邑侯舒公（名籍待考）康熙二十一年丁巳，捐俸十金；三十年丙寅，育才坊等四十餘人，共抽淨資四十四兩；交住持元才，金裝偃祖身。

伍奕芳，姑蘇人，知乳源縣正，康熙三十五年丙子，捐俸重修祖殿。越六年，壬午，復謀於劉朝柱，共出淨資，裝飾三寶金像。更募化善信，修築照壁圍牆。後復獨捐俸金，修理大殿，新建一殿，以奉韋馱及接引聖像。

江左桂，知乳源縣正，乾隆間五十年乙巳，以本寺「前有住持僧，經理不善，逋負纍纍，十數年來，子母相權，愈積愈累，幾至諸僧枵腹，寺宇傾圮，寶相剝落，不暇計及矣！」乃勸諭諸逋主，效孟嘗君從馮驩焚券之計，廣種福田，以希善果。諸逋主咸樂從，各發願悉數捐捨之，本寺逋負從此乃免。

朱振翰知乳源縣正，嘉慶二年，丁巳夏，倡導重修本寺，革故鼎新，多所興建，重裝寶相，煥然為之一新。

邱景恒，號贊堃乳源人也，從九品候選典史。其先大父對本寺松膏僧粒，常不靳施與。恒承先人志，咸豐元年，獨力鼎建祖師殿關門。

邵漢卿武舉人，於道光三十年庚戌，糾合同志十七人，重修廓簷棟宇，照牆丹堊，甬道拱門，神廚佛座；南修級道，東創客堂。

袁廣壽乳源人，光緒三年癸未，偕其子孫十四人，捐奉本寺香油田種二斗，坐落雲門山下二坵，縣前源頭峒杉樹腳大一坵。

# 第三章　中興之護法

## 一　護法功德概述

此次雲門中興，固以雲公願力為主因，亦賴護法助緣，始得成就也。諸護法功德不一：有發起者，有贊助者，有施法者，有施財者，有隨時隨事護持而無疲厭者，功德無量，難以殫述。惟願佛光普照，吉祥如意，生者福壽高增，沒者咸生淨土，自利利他，同圓種智。

## 二　護法芳名臚列

| 姓名 | 法名 | 備考 | 姓名 | 法名 | 備考 |
|---|---|---|---|---|---|
| 陳培根 | | | 屈映光 | | |
| 鄒洪 | | | 簡作禎 | 寬作 | |
| 李濟深 | | | 謝鶴年 | | |
| 陳銘樞 | | | 黃日光 | 寬日 | |
| 吳種石 | | | 伍志勤 | 寬志 | |
| 吳季禧 | 寬乘 | | 葉靈行 | | |
| 蔡敦福 | 寬恕 | | 方業元 | 寬烈 | |
| 葉恭綽 | 寬綽 | | 劉德譜 | | |
| 高深 | 佛乘 | | 曾璧山 | 寬璧 | |
| 岑學呂 | 寬賢 | | 王學仁 | | |
| 李鑽錚 | | | 卓仁機 | | |
| 張子廉 | 寬廉 | | 余質民 | 寬成 | |
| 湯瑛 | 寬筠 | | 張佛性 | | |
| 徐學英 | 寬學 | | 盧啓增 | 寬啓 | |
| 許國柱 | 寬柱 | | 鄧寬良 | | |
| 鄒魯 | | | 許業勤 | 寬勤 | |
| 梁定慧 | | | 楊季鹿 | | |

| | | | | | |
|---|---|---|---|---|---|
| 何寬智 | | | 冷榮泉 | | |
| 林楞 | 寬 | | 江錫武 | 寬見 | |
| 陳德威 | 寬威 | | 林遠凡 | 寬旭 | |
| 何德馨 | 寬馨 | | 黃大白 | | |
| 朱鐸民 | | | 關伯平 | | |
| 趙鏡涵 | 寬鏡 | | 唐竹青 | 寬清 | |
| 王君恪 | | | 顏世亮 | 寬德 | |

# 第七篇　產業

## 第一章　產業

### 一　偃祖開山時之產業

偃祖於五代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公元九二三年）領開雲門山，南漢王劉龔等為之護法。其時雲門地方、土曠人稀，本寺領有田土山場極廣，相傳環雲門山洞數十里之田野，均為本寺所有。在偃祖時，歲瞻千人，得道者七十六人，宗風震爍，法化流布，以當時雲門之盛，產業之多，可想而知。

### 二　歷代增減之產業

夫道在人宏，物極則反。雲門在偃祖時，盛化之後，嗣以祖庭秋晚，法道衰落。歷宋明元清，產業喪失甚多，僧粮祖燈，有時難繼！幸偃祖身，巍據寺中，恆佑斯民，凡禱雨祈晴，捍患禦災，求無不應。以是官民尊仰，檀信續施。據明萬曆十二年甲申歲三月，知乳源縣正趙佑卿及官紳張文登等十四人所立雲門寺田地山場碑記載，本寺現存田地山場如左：

頭坡田種共計五十四坳零三升
二坡田種共計三十一坳零半
三坡田種共計二十一坳零半
牛皮坡田種共計八坳半
上塘、交付塘二處田種共計二坳一斗一升
鞋襪坵共田三坳
鍋篤塘共田種一斗
上荒塘田種一坳三升
下荒塘田種一坳一升
長塘口田種五升
窯前塘田種半坳
老皮墩田種四坳零五升
養公湖田種一坳零三升
楊柳冲田種八坳
馬鞍頭田種四坳
確下坡田種一坳

右十六處田，金仙嶂[石*寨]下水源灌蔭。
上下逕頭，大嶺排二處共田種十六坳半
架棍山，田堪坵二處共田種二坳
右三處田，架棍山水灌蔭。
坳下田種九坳零三升
坡頭面田種一斗
羊頭田種一坳零三升
虫食嶺田種一斗
上下嶺頭一帶共田種五十一坳半
右五處田，四坡硬水灌蔭。
大坑田種十坳零一斗
文古坵田種四坳
銀子墩田種三坳
石子矽田種一斗
石子壩田種二坳
水頭坊田種一坳
細頭塘田種一坳
南山下田種一坳
蕨排嶺田種二坳
瓜墩嶺田種一坳
分頭山下尖尾角和尚坡碧雲庵前左右一帶共計田種三石三坳零三分
菓子合田種三坳
臺嶺狗里田種四坳
山前田種九坳零半
方武赤湲水田種二坳
右十五處田，大坑水灌蔭。
寺前塘二口
楊柳塘一口
里塘一口
鍋篤塘一口
逕塘一口
華表峯茅嶺三塊
寺左上下茶園嶺一帶，大坑為界，
寺右杉樹嶺至上坪雲門坳為界。

清道光三年癸未，袁廣壽偕其子孫十四人，捐奉香油田種二斗，坐落雲門南山下二坵，縣前源頭峒杉樹脚大一坵。

此外乳源北鄉嶺背之雲門莊雲門圃，原轄田土山場頗多，後來喪失殆盡！其「雲門莊」「雲門圃」之石額，迄今猶存。

廣東省佛教會於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致乳源縣政府文稱：雲門寺土地四至，東起窩子村，西迄雲門坳，南自雷公嶺，北迄大慈悲峯。

## 三　雲公中興時之產業

大約在清季民初之時，「本寺田租尚有千餘石，除被侵佔外，仍存二百餘石，留作香燈。」民國二十六年前，乳源地方不靖，各寺經費更難維持，致僧被迫散去，雲門祖庭亦一時無人住持，佛龕燈火，在若有若無中有老儒林秀崐者，在此設一私塾，權收本寺田租，作該私塾一切用費。二十七年今本寺當家明空由峽山寺來雲門，秀崐將去僧留下田契，及簿據，逐一清楚點交明空，收租管業，至三十一年為乳源縣立中學主持者所垂涎，乘政府舉辦丈量田地機會，首向明空獻好，代辦公文，及騙去契約權狀，强行撥充該校經費，不准本寺再行收租。及明空知。受誆騙，已訴寃無路矣！

民國三十二年冬，雲公來住本山，重興雲門，認為非整理寺產，建立常住經濟基礎，難期維持久永，因確定整理寺產綱領及步驟如次：

（一）確立本寺土地界址，（二）擬收回乳源縣立中學提去之田產，（三）收回各方霸佔本寺之產業。關於確立本寺土地界址一案，經於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呈准乳源縣政府執行。嗣以戰亂頻仍，政局紛更，政府人事變動，遂未實行。關於收回縣立中學提去之田產一案，經迭與該校直接交涉無效後，遂於三十三年及三十八年先後向乳源縣政府及廣東省政府，呈請核辦，雖承當局表示保障本寺產權，皆以時局變亂，迄未得到具體解決！幸各佃戶深知該田為寺有，且租息甚輕，同時以受雲公德化，故歷年田租仍交常住。關於收回各方霸佔本寺產業一案，以第一二兩項均因時局關係，迄未辦到，致未着手進行也。

現本寺管有收益之產業，仍以明萬歷十二年趙佑卿等所立雲門寺田地山場碑記，清道光三年袁廣壽所捐香油田碑記及一部分所有權狀為基礎。按碑記中之田，被侵佔者有之，碑記外之田，原存後施者亦有之。三十三年三十四年經雲公整理後，共有田約三百畝，每年早晚兩造共收租穀約二百餘石，僧粮及常住用費，不敷甚鉅，仍須仰賴外緣。此二百餘石田中，尚有一部分被縣立中學希圖佔有，將來均田制產，將自有憲章，僧人祇靜候土地政策之實施，然為目前山粮計，不能不自行墾荒耕植，乃於庚寅年成立大覺農場，

開墾荒地數十畝。實行「勞動生產，和合修行。」本此方針，以圖自給。

# 第八篇　規約

## 第一章　規約

### 一　共住規約

棲心息影，端藉名藍；修道循規，必須同志。久參耆宿，以遊歷深而百緒從生；後進時流，因知見淺而初心漸退。以至綱宗失旨，模範多乖，習以為然，積成法弊！虛雲重整茲山，自愧薄德，空懷佛制，未徹法門，欲挽以往頹風，惟冀方來賢，共遵佛說戒律，祖制規繩，調治三業，折伏過失。住斯叢林，願為遵守，如若不然，無勞共住！

一、犯根本大戒者，不共住。
二、破口相罵，交拳相打者，不共住。
三、談論國事，遊心世俗者，不共住。
四、私收徒，及破和合僧者，不共住。
五、不存正念不依規矩者，不共住。
六、有犯清規，不遵議罰者，不共住。
七、任意出入，不白執事者罰。
八、不持鉢過堂者罰。（無者向常住借用）
九、佛制不得非時食，不聽而過午私食者罰。
一〇、閑闖寮房，及吃煙酒雜話者罰。
一一、私造飲食，及私應經懺者罰。
一二、佛制服飾如法，不准戴小帽及穿短衣外行，不聽者罰。
一三、公事不到，及坡事不隨者罰。
一四、動止不隨，殿堂不到，私載小菜過堂者罰。
一五、不習僧禮，粗心忽略者罰。
一六、黑白月布薩，三世諸佛儀式，令法久住；聞槌槌不到者罰。
一七、非禮責人，及私心訕謗者罰。
一八、結夏安居，不遵律制者罰。
一九、結不正之友以為朋黨者罰。
二〇、侵損常住，破期告假者罰。
二一、住不滿期，誘他去，私自逃走者掛牌。
二二、以常住物私作人情者罰。

以上條約，必須遵守，如有違犯，決不循情，凡共住者，各宜慎重。

## 二　客堂規約

擔囊負鉢，本為參尋，撥草瞻風，曾無別事。垂見訪，宜禁喧囂，諸凡安排，有事隨，動靜凜夫人表，閒忙卓乎先，有法可嚴，有儀可範，如此法器，可謂高流。所有規約，幸相共鑒。

一、客至茶湯點心被單一一調停，若不相識，請問名號住處，不得疎慢失誤，違者罰。
二、值日知客，不拘有事無事，須坐客堂靜候，失誤者罰。
三、早晚上殿，若無僧值，由知客照應路燈及大殿蒲團，照管諸師站立行序；如不到者，問明公事有無，若誤者罰。
四、聞梆聲諸師過堂，若無僧值，由知客照應打大滾板及站立齋堂，若誤者罰。
五、遇班首秉拂，或八節犒勞，或兩序公幹出寺等事，須知客自請，次後再使照客請之。
六、官員來往，帖到差照客白住持，知客先為侍陪，奉茶隨住持，誤者罰。
七、凡二板客堂議事，副寺舉買賣用費，悅報堂中事，侍者白住持上下通事，知客開時節人情當作一切大小等事，議畢同白住持。
八、內外諸師有事白值日知客理問，若置之不問者罰；口角相爭，白客堂，值日宜秉公直言，如不服者，請知客公議處罰之，倘再不服公摒出院；若循私情，斷事不公，一併處罰。
九、外來閒遊雜人在寺鬧事，知客須極力相勸，值日畏不向前坐視者罰。
一〇、知客無事，須上殿過堂出坡，除有病外，餘不到者罰。
一一、諸師出入，不到客堂告假銷假，及在外閑遊放逸執事不舉者同罰。
一二、知客一應事務，或有專權自主，同寮互相嫉妬，及私情偏袒者，白同寮議罰。
一三、知客雖非值日，亦不得在外閑遊，違者罰。
一四、禪客至，不得一例：諸方耆宿安上客房；舊執回來，素有功於常住者，送上客房五日作客，次安賢者寮；遠來禪衲及久住，三日作客，初參晚學，送上客堂隨行事；江湖混雜之流，早到一餐，晚到一宿，令其別行；混誤者罰。

一五、別剎長老至請淨面吃茶，報住持，然後領見；至齋畢送客單至尊客寮，後派一侍者侍候；彼若參堂巡寮，大齋禮，法堂左設一座；若看兩序，另看單；彼不參堂巡寮，大不禮，惟兩序看單，彼亦看兩序。

一六、齋主設齋散賵等事，副寺協同知客公議如一，或給供小食，除客堂待賓客，內外一例散賵，雙賵照規。

一七、客至或法眷及道人，俱送客寮暫住，然後再斟酌送客寮，如混送入堂者罰。

一八、凡求共住者，先令看規約，共住欲進堂者，先看禪堂共住規約，須商諸執事，察其立志係參學之人，方許安單，若邪知見或粗野頑劣之人，皆不可入堂妨，混送者罰。

一九、客堂床帳等一切物件，俱宜檢點如法，不得私借外寮及諸閑住之人，如有以舊兌新，察出雙倍賠罰，不賠者遷單。

二〇、佛事命照客預先掛牌，失誤者罰。

二一、凡有書信禮物至，問明送某處登簿，當時收送交代，有回書付來手，誤者罰。

二二、客堂執事犯淨鬧者，時抽單逐出，勿論是非，或恃强偏見，障礙同寮等執事，不肯同和商議，有礙常住事，倍罰出寮。

二三、凡起單必須細檢物件，防錯攜帶常住等物，如失誤者罰。

二四、凡開期有求戒者來，須查其來歷經律衣缽香敬席銀等齊備，書記登簿，引見住持，送堂，若不如法，誤許者罰。

二五、逢各殿堂換職事，該處所有物件，知客僧值約同監院三處當與新舊職點交清楚，如有損失，令舊職賠還原物，不如法者罰。

二六、應用人情錢物及公署禮等，須兩序同為商議，若己見自行者罰。

二七、施主來往，銀錢進出，多從客堂經手，善惡因果不爽，各宜慎之慎之！

二八、逢年四季告香及黑白月布薩，客堂掛牌，時至僧值巡查不到者罰之；如無僧值，知客代理。

## 三　雲水堂規約

夫負笈擔簦，為明己事，勿以形勞而少安，勿以力倦而多懈，雲堂禪堂，俱要規模無二，自心自性，何妨隨處提撕，其或未然，是自欺耳。所有規約，謹列於後：

一、隨禪堂鉗椎，坐香、上殿、過堂、出坡隨，違者罰。
二、不得出外隨喜，如違者罰。
三、堂內外不得高聲笑語，如違者罰。
四、凡來掛單，寮元須問有缽否？過堂須用缽，如無，由寮元代向常住借用；若去時，歸寮元收回還常住，誤者罰。
五、倚立門外頑視者罰。
六、吃煙酒者責擯，不整威儀者罰。
七、睡眠笑談者罰，不在正念者重罰。
八、談笑諸方善知識長短者罰。
九、機鋒轉語，前後不明，專以利舌爭辯高低者重罰。

以上條約，必須謹守，參方上士，各宜珍重！

## 四　禪堂規約

古規失檢，怠惰成風，時弊多端，提撕貴密。雖則現成公案，要須大共知，行解相應，則無愧於先宗，道德兼資，乃有利於來學，是在同心，共相遵守。

一、鐘板參差者巡寮跪香行禮，不服者出院。
二、挑唆是非，交拳破口者出院。
三、除老病公事，私自逃單者出院掛牌，不復共住。
四、禪堂內外閑談雜話者罰，靜中響動驚者重罰，不服者出堂。
五、鳴[木*魚]鐘板等參差不清者罰。
六、不顧本分，交頭接耳者重罰。
七、上堂小參等，各搭衣持具，齊集法堂，次第而立，有問則出，不得參差，違者罰。
八、不滿期不許出堂，除充公執事，不許私自告假，不遵者重罰。
九、偷看典章者罰，非時私睡者罰。
一〇、出不白執事者罰，止靜不到者罰。
一一、行香坐香不到者罰，失誤巡香散香者罰。
一二、值日交代不清者罰，破壞什物者罰。
一三、不顧本分，亂逞機鋒者罰，妄作拈頌評論公案者罰。
一四、堂中出入，次第而行，違者罰，若攛單亂位，穿堂直過，無事闖寮者罰。
一五、私借堂內什物出入者罰。
一六、滋事失儀，不聽執事規諫者罰，不服者出堂。
一七、行坐，課誦，受食，出坡，不隨者罰。

一八、檢點他人是非，攪亂羣者罰。
一九、警策昏沉，三香板不下位者罰。
二〇、故縱昏沉者罰，爭香板者罰。不服者出堂。
二一、警策後昏沉如故立參，再三香板警策仍然昏沉者跪參，不服者出堂。
二二、經行縱橫，談笑涕唾，鞋物作聲者罰，不服者出堂。
二三、出外不穿直裰，衣不過膝者罰。
二四、有事他出，歸期失限者罰。
二五、尊客參堂，各依位坐，不得失儀，違者罰。
二六、擅入客堂與人雜話者重罰。
二七、開大靜後語笑者，在監值寮在外寮閑闖者重罰。
二八、私造飲食者，及煙酒者重罰。
二九、闖靜者罰。
三〇、巡香循情，或以公報私故打者罰，違者重罰。
三一、小恙給假三日，重病者出堂調養，不得故留妨，違者罰。
三二、年逢七期，更深點心，祇可乾點，不得使用鍋火碗筷，違者罰。

以上各條，本分攸關，如或不遵，自失善利，同居大，戒之慎之。

## 五　戒堂規約

夫戒法為定慧基礎，當先遵故，釋迦世尊於涅槃時遺囑弟子當依「波羅提木叉」為師，雖律有明條依法而受，然新發意者，未登法壇前，無所依憑，同堂共住，又不可無條章以範圍之，因依古今規制，訂定數條，以便四威儀中有所矩矱，方不負佛祖垂訓，諸師成就，及各人出家之初衷，檀那信施之緣法也。

- 不遵堂規破根本大戒者罰擯。
- 樹立朋黨者擯。
- 不心求戒，只圖虛名，而故犯律儀者擯。
- 引禮師命行則行，命止則止，倘有執拗不遵者罰。
- 出入往返均須告假銷假，若不呈白師承許可，自由行動者罰。
- 受罰不服重罰。
- 破口相罵，交拳相打者，不分曲直，量情處罰。
- 不心學佛，談論國事者罰。
- 任意涕唾者罰。

- 凡出堂外見老戒及師承，不合掌讓路，並師承進堂，不起立合掌者罰。
- 除病及公務，而殿堂不隨者罰。
- 凡行一切佛事若不志誠懇切者罰。
- 吸食三煙，飲酒食肉，私造飲食者罰。
- 當監值不盡心作務交代不清者罰。
- 錯誤犍椎，及雜語鬧靜者罰。
- 故意毀損公物加十倍罰。
- 戒期未滿，不得外出，違者罰。
- 小淨大便不准言笑，若故違者罰。
- 有故上單須先向師承告假，如未經許可，擅自上單者罰。
- 上單下單不隨一律者罰。
- 攢單攢位者罰。
- 眼本不收者罰。
- 聞犍椎聲不依時集，點名不到者罰。
- 過午飲食者罰。
- 佛事問答不留心學習，臨事不如法者罰。
- 着短衣出外及戴小帽，不綁褲脚者罰。
- 上單鬥蝨者罰。
- 擅出堂外者罰。
- 殿堂偷安者罰。
- 穿堂直過者罰。

## 六　愛道堂共住規則

佛在世時，以佛為師，佛滅度後以「戒」為師，捨戒之外，莫由出離，雖有智辯，總成魔外，故僧尼之於戒律，猶車輛之於軌道也，如少違越，立墮坑落塹，毗尼之道，可不歟，今幸為人聞法受戒，若不乘此反省，精勤學法，一生所辦，則一氣不來，又披毛戴角去，汝等受戒已，應當為暗世明燈，作如來使，荷負家業，勿為物質所誘惑，勿為放逸而蹉跎，勿以煩惱無量而不斷，勿以生難窮而不度，各宜精持律儀，上求下化，今為共住之便，特制規約於下：

- 破根本大戒者如律擯。
- 違犯國法者擯。
- 不奉行八敬法者罰擯。
- 習學外道誹謗正法，諫至三次，再不改悔者擯。

- 破口相罵，以至交拳相打者，不分曲直，罰或擯。
- 二時課誦及坐香或念佛，除病及公務，不到者罰。
- 朔望布薩，及教誡不到者罰。
- 聞犍椎聲不依次入者罰。
- 凡有賓客常住招待，若私留親友不白常住者罰。
- 不盡職務者罰。
- 服裝華美，易招譏嫌，穿著豔色服飾者罰。
- 穿短衣外行及戴小帽散褲脚者罰。
- 坡事均要隨，除病及公務，不到者罰。
- 私募外緣肥己潤身者罰。
- 出入不告假銷假者罰。
- 高聲驚者罰。
- 大靜後任意言笑者罰。
- 面是背非，刁唆彼此者，查出議罰。
- 吃煙酒者罰，如有病非用酒不可時，要白許可，違者罰。
- 非時食者罰。
- 如供奉佛制不許供奉之神鬼，及國令取締之外道者罰。
- 不得與男來往語言，違者罰。
- 學佛以利人利己發明自心為宗旨，而反提倡邪教宣卷打偈扶乩降神讀誦惡經論者罰。
- 妄論時事，擅評知識，不務本業者罰。
- 收留形跡可疑未經家庭許可之婦女，及擅自剃度者罰。
- 錯亂犍椎，粗心動氣，不受教誡者罰。
- 在殿堂爭前退後者罰。
- 戲畜鳥獸限制動物自由者罰。

## 七　衣缽寮規約

衣缽寮事，乃內輔監院，外執衣缽，常理常住莊嚴法器財物等事，故雖老誠者為之。立心端謹，遇事通融，庶幾上和下睦，輕浮之人，切不可用，所有寮規七條，當熟記之。

一、莊嚴法器，出入清楚登記，失記者罰。
二、銀錢出入，隨登賬目，若有錯誤不清者罰。
三、菓品食物，愛惜收藏，清潔奉客，私食者罰。
四、住持外出，方丈內更須留心照應，有誤者罰。
五、客至方丈，所設某事，着小老請知客查明，事白監院定奪，或需茶點飯食，見機以待，每逢禮物香敬，不可私開，違者

罰。
六、同寮及行者，須嚴正處之，不得嬉戲，違者罰。
七、客房用物，或用或藏，不得損壞，違者罰。

## 八　庫房規約

愛惜常住物，如護眼中珠。興利莫如除弊，盡公自爾無私，信施膏脂，沾染便成業海；伽藍因果，明察是福基。銘云：

物屬招提　絲毫難犯
守在爾躬　必必敬
清若澄潭　正如直幹
無曲無私　何憂何患
一有參差　天龍較勘

一、監院乃大所倚，須發好心扶持叢林，弊端要革，利益要興不可糊塗度日，祇圖虛名；所為悖理，大勸不從者，罰出院。
二、職皆有人充，監院所管何事？須總理一切，時時覺察，處處留心巡視，各職有事，俱白監院議斷，亦不得自專，凡事必同兩序大共議，否則若稱能，辦事不妥，小則容之，大則罰出院。
三、副寺出納常住財物等件，須登記明白，失記者罰，糊混不清者罰；以及出田收租收銀，銀至通知兩序同看，驗過封記，用時當開封，私用者罰。
四、庫司管田務各事，交付器物，必須明白，不得損壞，如有失落者令賠之，賠銀仍買原物，違者罰。
五、庫頭管各色物件出入，當與不與，不當與而與之者皆罰。
六、發給香燭油米菓菜等，須照例而給之，如循私加減者罰。
七、買賣或收租時，暗中取利者，罰後出院。
八、米麥等收至查明登記，此係大慧命所關，不許出還店舖債賬及出糶等情，如有違者，大公擯之。
九、各殿堂寮房在庫房領取各物，庫房須立簿記賬。
一〇、一切財物，若以公濟私，及私情假借，交代不清者罰。
一一、飲食背，及恣意多用常住物者罰。
一二、各處香燭及一切應。用之物，須預先備妥，用時不齊者罰。

一三、監修將工人所用之物件出入隨手登記，失記者罰，如偷安不查工匠，及工賬不清者罰。
一四、病人需要物件，看病之輕重及需要之多少，從公給之，如違者罰。
一五、飲食不時檢查，若以餿爛與食，不當心承管者罰。
一六、若有亡僧遺物，不得誤用，違者罰。
一七、每月初三日須召集兩序核算上月出入賬項一次，不清者罰。
一八、每年完粮稅票，須呈存方丈，如私藏者罰。
一九、庫房職事如有調換，舊任須一一點明，當監院交與新職事，違者或交代不清者賠罰。

## 九　大寮規約

寸薪粒米，當思來處之艱難，滴水殘蘆，須念作時之不易，不暴殄天物，復當調和口味，鹹淡適度，香軟得宜，重烹飪，勿生輕忽，以供養為懷，不貪口腹，雖隨作務，常抱道心，粥飯二時，不可一朝失，晨昏二課，何妨片刻清修。銘曰：

雪峯飯頭　為山典座
古德芳風　於今未墮
攝爾狂心　爾口過
運水搬柴　毋忘這個
堂內坐禪　堂外禪坐
誰知傳衣　不離碓磨
故此苦行　佛天所喜
求福則得　造業則失
勤謹嚴防　求福之本
偏懈怠　造業之基
遵守規銘　為汝良師

一、廚房共住者，二時粥飯俱在廚下，同甘苦，一概不許別處私食，及私留鮮美自食，違者罰。
二、盜取常住油鹽食物者賠罰。
三、飯頭煮大二時粥飯，務要刻刻當心，不得太多太少，香到開梆，失誤者罰。

四、菜頭洗大菜，必須干淨，鹹淡調和，食畢菜鍋自洗及打火板，誤者罰。
五、大寮各執事人，各宜盡心，勿得懈怠，凡典座有齋，一應相幫，不到妨誤公事者罰。
六、聞叫香各處到大寮打飯，先儘齋堂，次客堂方丈等處，務報人數，打飯毋許爭論，不得紊亂，違者罰。
七、所剩粥飯，必須盡心料理，不可損壞，留存後吃，違者罰。
八、大寮閑談雜話，高聲大叫，闖寮吃煙辛酒賭博，破口交拳者罰，不服者出院。
九、除公事外，皆要上殿過堂，隨出坡，懶惰偷安者罰。
一〇、不許滾湯潑地，免傷虫命，違者罰。
一一、大寮門戶火燭，必須互相照應，違者罰。
一二、外寮人不許閑竄大寮飲食，搬弄是非，違者罰。
一三、外寮諸師，不得擅入大寮私食菜飯，違者罰。
一四、有公事或客到，隨報客飯，不得假借客名報飯，查出者罰。
一五、雲水堂本當不應非時食，因念行脚辛苦，准聽初到三日，隨工人方便晚粥，過限者罰。
一六、工人晚該吃粥，倘有重務則吃飯，違者罰。
一七、凡執事見有犯規矩者，應檢舉按罰，如有不服者，重罰出院。

以上各條，務希各人切實遵守。

## 一〇　浴室規約

蕩滌盡也，未是本來面目，盥沐潔矣，終非無位人，未達色空，祇道塵末；身外了知冷暖，方明自性本靈，果有一絲不掛的禪客，正好向這裏摸索。銘曰：

山巍路遠　致其柴薪
瀹釜燃火　效其勤勞
昧者不知　浴身偏緊
年少嬉笑　沸湯交淋
凡此暴褻　永宜自箴
洗心滌慮　日新又新
何以報德　忽悟水因
其或未然　且遵規銘

一、凡浴日圊頭挑水，料理燃火熱水，設監浴位，少時先請住持，次請尊客，兩序頭首。擊梆一下，禪堂諸師浴；擊梆二下，列職等師浴；擊梆三下，普浴。
二、凡浴者各宜聽梆聲依次而浴，不得蹉跎，違者罰。
三、不得高聲大笑，違者罰。
四、脫衣穿衣，各宜廻護，不得放縱，違者罰。
五、在浴堂左右顧視及談笑喧嚷涕唾者罰。
六、浴時各宜自量，不得堂中久戀，致礙後來，違者罰。
七、用香胰肥皂者罰。
八、有疥癬各宜自量在後洗浴，違者罰。
九、僧值監浴，留心照察，有犯者照例罰，失照者同罰。

## 一一　農場組織簡章

一、本農場為適應現實環境之需要，特組織僧伽開發本寺所有荒地，努力增加國家生產，以彌補本寺糧食之不足，且達到人人勞動自給自足之目的，用以維護祖庭為宗旨。
二、本農場定名為雲門山大覺農場。
三、本農場內設總管理一人，副管理二人，監植一人，均係義務任職，不受酬勞。總管理以本寺方丈任之，副管理以首座及監院任之，監植由總管理選派；至庫房人員，由總管理指派，負責辦理農場一切事務。
四、凡在本寺長住之僧，除總副管理監植可免墾種工作，及年在六十以上，體格衰弱，確不能任勞者，酌量派遣其他任務外，其餘均須一律參加墾種工作，如有好逸惡勞，苟且偷安，不肯參加者，概不留單，惟臨時掛單，及年在十五齡以下者，不在此限，但遇公出坡，則應隨工作。
五、規定每人應墾種荒地最少三十方丈，但庫房大寮米頭等人員，因其工作繁忙，可自由參加，免受規定之限制，而各當職人員，亦因其各有任務，時間有限，可減少規定之半數，其餘均須依照上述規定墾種。
六、如有發心加墾荒地者，甚表歡迎，但事前須將其欲加墾之數量及處所，報告監植或農場其他負責人，取得同意，以便登記。
七、分配土地以抽簽法行之。

八、由總管理指派庫房一人負責，將抽簽所得荒地之名字號碼數量分別登記清楚，至收成時分別抽收常住應得之利益。
九、未及參加而新到本寺長住之僧人，仍須遵照本章程第五條之規定參加墾種工作。
一〇、墾種所用各種工具，概歸常住辦理，分配借用，由監植負責將各人借用之器具分別登記，如有損壞則借者應負賠償或修理之責。
一一、各樣種子由常住貸發，收成時如數繳還，但用何樣種子及數量須事前到庫房登記，以便準備。
一二、墾種人員，每日二時一粥一飯，由常住供給，不另備點心。
一三、所有收獲之農作品，除種子外，種者與常住均分。
一四、在墾種期間，每日早殿及晚上坐香或普佛殿，除另有任務者外，均須齊到，但晚殿則可輪班行之。
一五、凡聞板聲是常住之公務，大師應一齊出坡，先將公事做完，方得做私人之墾種工作。
一六、各任職人員應將其每日應做之公務，先行分別辦理完竣後，方得繼續其墾種工作，以免因私誤公。
一七、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公議修改之。
一八、本章程自公佈日起施行。

# 第九篇　文獻

## 第一章　遺錄

### 一　請偃祖開堂疏

弟子韶州防禦使，兼防遏指揮使，權知軍州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御史大夫，上柱國何希範，洎闔郡官僚等，請靈樹禪院第一座偃和尚，恭為皇帝陛下開堂說法，上資聖壽者。竊以伽跋西來，克興大乘之教；達摩東至，乃傳心印之宗；燃法炬以燭幽，運慈舟而濟溺。伏惟和尚慧珠奮彩，心鏡發輝，性海深沉，不可以識識，言泉玄奧，不可以智知，能造一相之門，迴出六塵之境。靈樹禪院者，夐古靈蹤，最上勝概，自知聖大師順世，密授付囑之詞，皇帝巡狩，榮加寵光之命，足可以為祇園柱礎，梵苑梯航，緇徒虔心以歸依，仕庶精誠而信仰。希範叨權使命，謬治名藩，幸逢法匠之風，請踞方丈之室，願以廣濟為益，無將自利處懷，少狥披榛之徒，佇集如雲之，俯從所請，具奏聞。

### 二　偃祖遺表

伏聞有限色身，詎免榮枯之歎；無形實相，孰云遷變之期？既風燈炬焰難留，在水月空華何適，罔避典彝之咎，將陳委蛻之詞。臣中謝，伏念臣跡本寒微，生從草莽，爰自髫齡，切慕空門，潔誠誓屏於他緣，銳志唯探於內典，其或忘餐待問，立雪求知，困風霜於十七年間，涉南北於數千里外，始見心猿罷跳，意馬休馳。身隈韶石之雲，頭變楚山之雪，以至榮逢景運，屢沐天波，詰道談空，誓答乾坤之德，開蒙發滯，星馳雲水之徒，獲揚利益之因，迴自聖明之澤。加以聯叨鳳詔，累對龍庭，繼奉頒宣，重疊慶賜，撫躬惆悵，殞命何酬！不謂臣駑馬年衰，難勝睿渥，遞縈淪於疲瘵，唯待盡於朝昏。星漢程遙，遐眄而纔瞻北極；波濤去速，迴眸而已逐東流！伏願鳳曆長春，扇皇風於拂石之劫，龍圖永固，齊壽考於芥子之城。臣限餘景無時，微躬將謝，不獲奔辭丹闕，祝別彤庭，臣無任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 三　偃祖遺誡

夫先德順化，未有不留遺誡，至若世尊將般涅槃，亦遺教敕。吾雖無先聖人之德，既忝育一方，殆盡不可默而無示。吾自居靈樹，及徙當山，凡三十餘載，每以祖道寅夕激勵汝等，或有言句，布在耳目，具眼者知，切須保任！吾今已衰邁，大數將絕，剎那遷易，頃息待盡，然淪溺生死，幾經如是，非獨於今矣！吾自住持已來，甚煩汝等輔贊之勞，但自知媿耳！吾滅後，置吾於方丈中，上或賜塔額，祇懸於方丈，勿別營作，不得哭泣孝服，廣備祭祀等，是吾切意。蓋出家者，本務超越，毋得同俗。其住持等事，皆仍舊貫；接諸來者，無失常則。諸徒弟等，仰從長行訓誨。凡係山門莊業什物等，並盡充本院支用，勿互移屬他寺，教有明旨，東西廊物尚不應以互用，汝當知矣。或能遵行吾誡，則可使佛法流通，天神攝衛，不負四恩，有益於世。或違此者，非吾眷屬，勉旃勉旃！大期將迫，臨行略示遺誡，努力努力，好住，還會麼？若不會，佛有明教，依而行之。

## 第二章　碑文

### 一　大漢韶州雲門山光泰禪院故匡大師實性碑序

詳夫水月定形，覺浮生之可幻；火蓮發豔，知實性之宜修；故妙果圓明，寂爾而不生不滅；如常住，湛然而無去無來；祛其華則是色皆空，存其實則魔咸折；亦猶山藏白玉，泥塗不能污其珍，沼出青蓮，塵垢不能染其質者也。則故匡大師業傳西裔，性達南宗，戒珠朗而慧日融光，覺海揚而慈霖普潤。示非法無法之說，若電翻輝；應空不空之談，如鐘逐扣。嘉以心唯清淨，道本慈悲，常挑智慧之燈，洞照昏衢之路，將俟化周有截，終期證彼無為。故我釋迦如來厭綺羅絲竹之音，痛生老病死之苦，踰金城而學道，依壇持以修，六載成功，萬法俱熟，為四十九年慈父，演八萬四千法門，現千百億化身，遍娑婆世界，說多多緣起，開種種導門，誓化迷倫，令超正覺。於時求法寶者是諸沙數，得道者於意云何？小則證須陁洹，斯陁含，大則超阿羅漢，辟支佛。卷舒自在，蓮花中藏十二音聲；變現無窮，芥子內納三千國土。邇後化緣將畢，示滅雙林，以法及衣傳於迦葉，葉傳阿難，難傳商那和修，修傳優波鞠多，如此轉輾相傳，俾令常住世不滅矣，洎至於曹溪大圓滿至超覺大師，是為第三十三祖；若祇認達摩禪師傳衣法至於曹溪，則中華推為第六祖焉。故西來智藥三藏駐錫曹溪云：「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肉身菩薩於曹溪興化，學道者如林。」故號曹溪為寶林。自祖師

成等正覺後，現有一百六十九員生身菩薩遍在諸方行化，邇後得道者莫知其數，皆曹溪之裔也。故匡大師又嗣於一葉焉。

師諱文偃，姓張氏，晉齊王冏東曹參軍翰十三代孫也。翰知世將泯，見機休祿，徙於江浙，故胤及我師生於蘇州嘉興郡。師幼慕出塵，乃棲於嘉興空王寺志澄律師下為童，凡讀諸經，無煩再閱。及長落彩，具足於常州壇，後侍澄公講數年，傾窮四分指歸，乃辭澄謁睦州道蹤禪師，則黃檗之派也。一室常閉，四壁唯空，或復接人，無容佇思。師卷舒得志，徑往叩門，禪師問「誰？」師曰「文偃。」禪師關門云：「頻頻來作什麼？」師云：「學人己事不明。」禪師曰：「秦時[車*度]轢鑽。」以手托出閉門，師因是發明。又經數載，禪師以心機祕密，關鑰彌堅，知師終為法海要津，定作禪天朗月，因語師云：「吾非汝師，莫住。」師遂入閩，纔登象骨，直奮鵬程，因造雪峯會，三禮欲施，雪峯乃云：「因何得到與麼？」師不移絲髮，重印全機，雖等截流，還同戴角。由是學徒千餘，凡聖莫審。師昏旭參問，寒燠屢遷，摳衣惟切於虛心，得果莫輸於實服。因有僧問雪峯云：「如何是觸目不見道，運足焉知路？」峰云：「蒼天！」僧不明，問師，師曰：「兩斤麻，一疋布。」僧後聞於峰，峰云「噫！我常疑箇布衲。」師於會裏，密契玄機，因是出會，遍謁諸山尊宿，頗有言句，世所聞之。後雪峰遷化，學徒乃問峰佛法付誰？峰云：「遇松偃處住。」學徒莫識其機，偃者蓋師名也。至今雪峰遺誡不立尊宿。辛未禮於曹溪，旋謁靈樹，故知聖大師以心機相露，膠漆契情。歲在丁丑，知聖一日召師及學徒曰：「吾若滅後，必遇無上人為吾荼毗。」至戊寅高祖天皇大帝巡狩韶石，至於靈樹，知聖遷化，果契前約。勅為爇之，獲舍利，塑形於方丈。於時詔師入見，特恩賜紫。次年勅師於本州廳開堂。師於是踞知聖筵，說雪峯法，實謂禪河洶湧，佛日輝華，道俗數千，問答響應。郡守何公希範禮足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草。」有學人問：「如何是本來心？」師云：「舉起分明。」別有言句，錄行於世。

爾後大師心唯恬默，奏乞移菴，勅允。癸未領學者開雲門山，五載功成，四周雲合，殿宇之簷楹翼翥，房廊之高下鱗差，邃壑幽泉，挫暑月而寒生戶牖；喬松修竹，冒香風而韻雜宮商。近於三十來秋，不減半千之，歲納他方之供，日豐香積之廚，有殊舍衛之城，何異靈山之會。院主師傅大德表奏院畢，勅賜光泰禪院額及朱記。至戊戌歲，高祖天皇大帝詔師入闕，帝親問：「如何是禪？」師云：「聖人有問，臣僧有對。」帝曰：「作麼生對！」師云：「請陛下鑒臣前前語。」帝悅云：「知師孤介，朕早欽敬？」宣下授師左右街僧錄，師默而不對，復宣下左右曰：「此師修行已知蹊

徑，應不樂榮祿。」乃詔曰：「放師歸山可乎？」師欣然三呼：「萬歲！」翌日賜內帑香藥施利埔貨等迴山，加師號曰「匡」。厥後每年頻降頒宣，繁不盡紀。恭惟我當今大聖文武玄德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歲在單閼，運聖謨而手平內難，奮神武而力建中興，恩拯八紘，道弘三教。乃詔師入內，經月供養，賜六珠衣一襲及香藥施利等而迴。御製塔額預賜為「寶光之塔，瑞雲之院」。

師自從示，卓爾宗風，凡在應機，實當奇特。常一時見集久，乃云：「汝若不會，三十年莫道不見老僧。」時有三僧一時出來禮足，師云：「三人一狀。」有問禪者則云：「正好辯。」有問道者則云：「透出一字。」有問祖師意者則云：「日裏看山。」有纔跨門者則以杖打之。有時示云：「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也。」迷緣不已，豈不徒然！略舉大綱，將裨後代。師以法無定相，學無准常，每修一忌齋，用酧二嗣諱。師一坐道場三十餘載，求法寶者雲來四表，得心印者葉散諸山。則知覺路程開，雙林果滿，諸漏已盡，萬法皆空。雖假臥障，未少妨於參問；終云虛幻，乃示寂以韜光。侍者奉湯，師付盌子曰：「第一是吾着便，第二是汝着便，記取！」遺修表祝別皇王，乃自扎遺誡曰：「吾滅後，汝等弗可效俗教，着孝服，哭泣喪車之禮，否則違佛制，有紊禪宗也。」付法於白雲山實性大師，志庠實師，會下已匡徒。己酉歲四月十日子時，師順世。嗚呼！慈舟壞兮輪迴失度，法山摧兮飛走何依？緇倫感朝薤之悲，檀信動式微之詠。宋雲遇處，但攜隻履以無還；慈氏來時，應啓三峯而再出。月二十有五，諸山尊宿具威儀，道俗千數，送師於浮圖，靈容如昔。依師訓塔於當山方丈內，法齡七紀二，僧臘六旬六。於日行雲斂態，隴樹無春，覷嶽狐猿，啼帶助哀之苦，穿林幽鳥，聲添惜別之愁，弔客掩襟，佇立以泣。在會參學小師守堅，始終荷贊，洞契無為。門人淨本大師常實等三十六人知事，皆深明佛性，雅得師宗也。在京弟子報恩寺內供奉悟明大師，都監內諸寺院，賜紫六珠。常一悟覺大師賜紫六珠，常省超悟大師賜紫，常薦等七十餘人，皆出自宮闈，素精道行，勅賜與師為弟子。法姪內僧錄六通大師，教中大法師道聰，洞究本門，尤精外學也。

岳鏤冰藝拙，映雪功疎，自愧斐然，濫承厚辟，編成實性，紀彼銘云：

師歸何處　超然寂然
愛河萬頃　涉若晴川(其一)

思超四果　難降家魔
迷則萬劫　悟則剎那(其二)

是色非色　空不空
如水涵像　若燭隨風(其三)

雖云有佛　難窮於佛
如地有芽　逢春自出(其四)

菩提無種　覺花無子
妙果如成　有何生死(其五)

是法非法　恍惚難尋
無內無外　心傳心(其六)

劫石成灰兮丘陵潛燬　大海為田兮人倫斯改
紀師實性兮刻於貞珉　龍華會開兮師蹤如在

其本歲在重光太淵獻正陽月二十有九，在武德殿進呈奉勅宣賜內門使，監集賢殿御書院給事郎，守內侍省內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雷岳撰

內五金使充北司都錄事，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省內常侍，監集賢殿御書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薛崇譽書

漢大寶元年歲次戊午十二月一日丁丑建

## 二　大漢韶州雲門山大覺禪寺大慈雲匡聖弘明大師碑銘序

原夫空無相，劫火銷而性相何來？妙法有緣，元氣剖而因緣何起？造化莫能為關鍵，玄黃不可為種根，觀乎十號之尊，出彼三祇之劫，增莫知而減甯覩，詎究始終，望不見而名無言，孰明去住。不有中有，不空中空，匪動匪搖，常寂常樂，拘留孫之過去，釋種圓明，毗婆尸之下生，玄符合契。繇是修行道著，相好業成，爰授記於定光，迺度人於摩揭。自是一音演說，二諦宏宣，開八萬法門，化三千世界。大乘六而小乘九，慧業難基；欲界四而色界三，

昏波易染。所以興行六度，接引四生，求者競洗六塵，修果者咸超十地。盡使昏衢之內，俱萌捨筏之心，大廕人天，俾居淨土。其後衣纏白氈，屣脫金沙，示無住之身，現有終之理。於是迦葉結集，阿難澄，遞付心珠，住持法藏，象教遠流於千載，覺花遍滿於十方，馬鳴興護法之功，龍樹顯降魔之力，師師相授，法法相承，大化無窮，不可思議。而自我祖承運，明帝御乾，符聖夢以西來，圖粹容而東化，金言玉偈，摩騰行首譯之文，鹿苑雞林，佛朔遂身遊之化。迨於魏晉，迄至隋唐，達理者甚多，得道者非少。其如歷帝歷代，有廢有興，未若當今聖明，欽崇教相者也。伏惟睿聖文武隆德高明宏道大光孝皇帝陛下，德參覆載，道合照臨，叶九五之龍飛，應一千之鳳歷，承帝嚳有堯之慶，鴻業勃興，體下武繼文之基，聖功崛起。每念八紘紛擾，九土艱虞，耀干戈弧矢以宣威，救生靈塗炭，用聲明文物而闡教，致寰宇雍熙。櫛沐忘勞，鑿大禹之所未鑿，造化不測，開巨靈之所未開、慶雲呈而甘露垂，嘉穀生而芝草出。其於儒也，則石渠金馬，定古今，八索九邱，洞窮淵奧；其於道也，則探元抱樸，得太上之妙門，實籙靈符，援虛皇之祕訣。於機暇崇於儒道，注宸衷復重於佛僧，是以奉三寶於十方，福萬民於寰宇，紺宮金剎，在處增修，托鉢緇衣，聯羣受供，而乃頻彰瑞感，顯應昌期。矧以韶石粵區，曹溪勝地，昔西來智藥三藏駐錫於曹溪曰：「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肉身菩薩於此興化，學道者如林。」故號曹溪曰「寶林」也。二十八祖之心印，達摩東傳，三十三代之法衣，祖師南授。自六祖大師登正果之後，所謂學者如林，天下高僧，無不臻湊者矣。

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者，則別穎一枝也。大師澄不渾，定性自然，馳記荊之高名，躡迦維之密行，慧燈呈耀，智劍發硎，六根淨而五眼清，不染不着，四果澄而三明朗，自悟自修，啓禪門而定水泓澄，搜律藏而戒珠瑩徹，水上之蓮花千葉，清淨芬芳，空中之桂魄一輪，孤高皎潔，機無細而不應，道有請而必行，固得百福莊嚴，萬行圓滿，盡諸有漏，達彼無為。大師諱文偃，姓張氏，吳越蘇州嘉興人也。生而聰敏，幼足神風，不雜時流，自高釋姓，纔逾丱歲，便慕出家，乃受業於嘉興空王寺律師志澄下為上足，披經懌偈，一覽無遺，勤苦而成。依年具尸羅於常州戒壇，初習小乘，次通中道。因聞睦州道蹤禪師關鑰高險，往而謁之。來去數月，忽一日禪師發問曰：「頻頻來作什麼？」對曰：「學人己事不明。」禪師以手推出云：「秦時[車*度]轢鑽。」師因是發明，徵而有理，經數載，策杖入閩，造於雪峯會下，三禮之後，雪峯和尚頗形器重之色。是時千人學業，四咸歸，肅穆之中，凡聖莫測。師朝昏參問，寒燠屢遷，昂鶴態於羣流，閉禪扉於方寸。因有僧問雪峯曰：

「如何是觸目不見道，運足焉知路？」雪峯曰：「吽！」其僧不明，舉問師此意如何，師曰：「兩斤麻，一疋布。」僧又不明，復問何義？師曰：「更奉三尺竹。」僧後聞於雪峯，峯曰：「噫！我常疑箇布衲。」其後頗有言句，繁而不書，乃於中密有傳授，因是出會，游訪諸山。後雪峯遷化，學徒問曰：「和尚佛法付誰？」峯曰：「遇松偃處住。」學徒莫測，偃者則師之法號也。遺誡至今，雪峯不立尊宿。

辛未屆於曹溪，旋謁靈樹，故知聖大師(如敏長老)以識心相見，靜本略同，儔侶接延，僅逾八載。丁丑知聖忽一日召師及學徒語曰：「吾若滅後，必遇無上人為吾荼毗。」及戊寅歲，知聖大師順寂，恰遇高祖天皇大帝駕幸韶陽，至於靈樹，勅為焚爇，果契前言也。師是時奉詔對揚，便令說法，授以章服，次年又賜於本州為軍民開堂。師據知聖筵，說雪峯法，牧守何希範禮足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草。」是日問禪者接踵，其對答備傳於世。

師爾後倦於延接，志在幽清，奏乞移庵，帝命俞允。癸未領開雲門山，構創梵宮，數載而畢。莫不因高就遠，審地為基，層軒邃宇而湧成，花界金繩而化出。曉霞低覆，絳帷微襯於雕楹，夕露散垂，珠網輕籠於碧瓦。匝匝盡奇峯秀嶺，逶迤皆潑黛堆藍，泉幽而聲激珠璣，松老而勢拏空碧。由是莊嚴寶相，合雜香廚，摳衣者歲溢千人，擁錫者雲來四表。菴羅衛之林畔，景象無殊，耆闍崛之山中，規模匪異。院主師傅表奏造院畢功，勅賜額曰：「光泰禪院。」至戊戌歲，高祖天皇大帝詔師入闕，朝對有容，因宣問曰：「作麼生是本來心？」師曰：「舉起分明。」帝知師洞韞玄機，益加欽敬，其日欲授師左右街大僧錄，遜讓再三而免。翌日賜師號曰「匡大師。」延駐浹旬，賜內帑銀絹香藥遣回本院。厥後常注宸衷，頻加賜賚。尋遇中宗文武光聖明孝皇帝，纘承鴻業，廣布皇風，廓靜九圍，常敬三寶，復降詔旨延師入內殿供養月餘，仍賜六銖衣錢絹香藥等却旋武水，並預賜塔院額曰「瑞雲之院，寶光之塔。」師禪河浩淼，聞必驚人，有問禪者則云「正好辨。」有問道者則云「透出一字。」有問祖師意者則云「日裏看山。」凡所接對言機，大約如此。了義玄遠，法藏幽微，化席一興，歲華三紀。師於生滅處，在色空中，來若鳳儀，作僧中之異瑞，去同蟬蛻，為天外之浮雲。於屠維作噩之歲，四月十日寢膳微爽，動止無妨，忽謂諸學徒曰：「來去是常，吾當行矣。」乃命侍者奉湯，師付湯椀於侍者曰：「第一是吾著便，第二是汝著便。」亟令修表告別君王，乃自扎遺誡曰：「吾滅後不得效俗家着孝衣哭泣，備喪車之禮，則違我梵行也。」付法於白雲山實性大師志庠。其日子時瞑目，怡顏

疊足而化。嗚呼！化緣有盡，示相無生，端然不壞之身，寂爾歸之性，慧海雖乾於此界，法山復化於何方？峯雲慘澹以低垂，鳥悲鳴而不散，學徒感極，瞻雁塔以銜哀，門客戀深，拜禪龕而雪涕！以當月二十有五日，諸山尊宿，四界道俗，送師入塔。壽齡八十六，僧臘六十六。香飄數里，地振一隅，護法龍神，出虛空而閃爍，受戒陰隲，現髣髴之形容。其後諸國侯王，普天僧，聞師圓寂，競致齋羞。

爾後一十七年，我皇帝陛下應天順人，垂衣御極，順三靈而啓聖，紹四葉之耿光，大振堯風，中興佛法。至大寶六年歲次癸亥八月，有雄武節度推官阮紹莊，忽於夢中見大師在佛殿之上，天色明朗，以拂子招紹莊報云：「吾在塔多時，汝可言於李特進，（秀華宮使特進李托也，）託他奏聞，為吾開塔。」紹莊應對之次，驚覺歷然。是時李托奉勅在韶州於諸山門寺院修建道場，因是得述斯夢，修齋事畢，迴京奏聞。聖上謂近臣曰：「此師道果圓滿，坐化多年，今若託夢奏來，必有顯現，宜降勅命，指撝韶州都監軍府事梁延鄂同本府官吏往雲門山開塔，如無所壞，則奏聞迎取入京。」梁延鄂於是准勅致齋，然後用功開鑿，菩薩相依稀旋覩，蓮花香馥郁先聞，須臾寶塔豁開，法身如故，眼半合而珠欲轉，口微啓而珂雪密排，髭髮復生，手足猶軟，放神光於方丈，晃耀移時，興瑞霧於周迴，氤氳永日。道俗，觀者數千，靈異彰，尋乃具表奏聞。勅旨宣令李托部署人船往雲門修齋迎請，天吳息浪，風伯清塵，直濟中流，俄達上國，勅旨於崌崍步駐泊。翌日左右兩街諸寺僧，東西教坊，四部伶倫，迎引靈龕入於大內，螺鈸鏗鏘於玉闕，幡花羅列於天衢，聖上別注敬誠，賜昇祕殿，大陳供養，疊啓齋筵，排內帑之瓌珍，饌天廚之蘊藻，列砌之驪珠斛滿，盈盤之虹玉花明，浮紫氣於皇城，炫靈光於清禁。聖上親臨寶輦，重換法衣，謂侍臣曰：「朕聞金剛不壞之身，此之謂也。」於是許羣僚士庶，四海蕃商，俱入內庭，各得瞻禮。瑤林畔千燈接晝，寶山前百戲聯宵，施利錢銀，不可殫紀。以十月十六日乃下制：曰「定水澄源，火蓮發豔，夙悟無生之理，永留不朽之名，萬象都捐，但祕西乾之印，一不動，惟傳南祖之燈。韶州雲門山證禪寺匡大師，早契宗乘，洞超覺，雖雙林示滅，十七年靡易金軀，隻履遺蹤，數萬里應迴葱嶺。朕顯膺歷數，纘嗣丕圖，洎三朝而並切皈依，乃一心而不忘迴向，仰我師而獨登果位，在沖人而良所歎嘉，宜行封賞之文，用示褒崇之典，可贈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證禪寺宜昇為大覺禪寺。」重臣將命，乳奠伸儀，太常行禮於天墀，綸誥宣恩於雲陛，固可冥垂慈貺，密運神通，資聖壽於延長，保皇基於廣大。師在內一月餘日，

聖澤優隆，七寶裝龕，六銖裁服，頒賜所厚，今古難倫。當月二十九日宣下李托部署却迴山門。

有參學小師雙峯山長老廣悟大師竟欽賜紫，溫門山感悟大師契本，雲門山上足小師應悟大師常寶等同部署身到闕，亦在內庭受供，恩渥異常。其諸上足門人常厚等四十餘人，各是章衣師號，散在諸方，或性達禪機，或名高長老。在京小師悟明大師都監內諸寺賜紫，常一等六十餘人，或典謀法教，或領袖沙門。

臣才異披沙，學同鑄水，虔膺鳳旨，紀實性以難周，愧匪雄詞，勒貞珉於不朽。乃為銘曰：

於穆大雄　教敷百億
亭育二儀　提攜八極
不滅不生　無聲無色
卓爾神功　昭然慧力(其一)

化無不周　道無不備
法流兮　教布矣
爰示滅樂　歸乎妙理
實性宗　枝分風靡(其二)

祖祖傳心　燈燈散燭
詮諦騰鑣　聖賢交躅
種種津梁　門門杼軸
正覺廣焉　尋之不足(其三)

厥有寶林　重芳一葉
布無上乘　登無上楫
法炬曈朧　尼珠煒煜
拯溺迷津　救焚塵劫(其四)

南北學徒　摳衣朝夕
無醉不醒　無昏不釋
示其生焉　來彰慧績
示其滅焉　歸圓寂(其五)

湛然不動　塔韞寶光
玉毫彌赫　金相彌莊
時乎末矣　我則晦藏

時乎至矣　我則昭彰(其六)

爰於明朝　現茲法質
如撥障雲　重舒朗日
瑞應皇基　福隆帝室
聖覽禎祥　恩頒洋溢(其七)

三翼沿洄　千里請迎
迎來丹闕　設在三清
金銀羅列　瓊璧堆盈
俄生紫氣　潛覆皇城(其八)

日陳供席　夜奏笙歌
施億寶貝　捨萬綺羅
神傾蒼蔔　天降曼陀
前佛後佛　顯應斯多(其九)

明明聖君　仁仁慈主
聖比和風　慈同甘雨
祚與天長　教將地固
勒之貞珉　永芳千古(其十)

西院使集賢殿學士，御前承旨太中大夫，行右諫議大夫，知太僕寺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陳守中奉勅撰

大漢大寶七年歲次甲子　月　日

## 三　雲門寺山門記

嘗閱六祖壇經，以佛之教，其諸經典，多微文隱義，未易了悟，惟壇經則直指本體，盡洩祕藏，如初偈云：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其終偈云：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着

只此二偈，其無上等等旨哉。余來尹茲邑，得以謁南華參六祖相，知其於曹溪說法化度，得道者如林，皆曹溪之裔也。有若匡大禪師者，獨嗣一葉焉。師承六祖正印，益演法宗，乃得勅賜，開雲門山為禪院，肇自後漢大寶元年，迄今垂五百餘禩，而師之相亦埒南華並存。余禮六祖，旋謁雲門，誦其碑記，悉出名公巨筆，則知其來亦甚古矣。

茲因山門頹圮，僧法傳獨募緣重葺之，而請余為之記。余惟師嗣南宗正脈，其問答奧義，如非法無法，空不空等語，則知其悟本來無物之旨，深得蕩蕩無着之音，壇經授受，密付此心，蓋甚於師有賴，然則此地道場，烏可廢而不振也。昔釋迦求給孤獨祇園為說法之場，六祖求曹侯溪為駐錫之所，皆據名山以普化度，則師之靈跡，宜永存之。

嗚呼！禪河洶湧，佛日輝華，說多多緣法，開種種導門，凡世沉淪，宜登彼岸多矣，何如求在目前，而對面千里，莫得其門而入。今大師之門，重以新闢，軒如也，廓如也，人人得瞻寶座，參相，而禮佛矣，其亦知是法門從妙果入乎？從圓覺入乎？抑從頓悟入乎？上乘者不可得而求之中乘，中乘者不可得而求之下乘，今所喜捨善，此善念，其亦得佛之初乘。可以入教矣。嘗見市井之人，為爭半錢之利，雖骨肉亦不稍讓，至其供佛喜捨，一無吝心，此念推之家人，則無爭於家，而一家讓矣；推之國人，則無爭於國，而一國讓矣；一家讓，一國讓，則不必剖斗析衡，無俟鞭朴捶楚，黎民相遜成風，而天下平矣。然則佛法廣大，不有以陰助王化者乎？是故設教之一端，要亦不可輕棄者也，特為記之。

萬歷十二年歲次甲申三月朔知乳源事越人東華趙佑卿撰

## 四　修建雲門寺大雄寶殿募化疏代碑序

伏以瞿曇宗旨，雖空而自性；釋氏慈悲，必度劫以為心。諦超三界，覺悟羣黎。茲雲門梵剎名藍，迺和霸禪師駐錫，距漢開基，歷朝顯異，道出雪峯參上乘，燈傳西竺徹昏衢，佛日長輝，慧光普照，誠韶陽之勝境，實乳地之靈壇，但歲深月久，高柱危甍圮隳，而雨蠹風飄，大雄寶殿傾欹，神貌漸剝，聖像何安，檀信胡由瞻禮，苾芻何所皈依！蓋欲恢規而重建，猶仗力以維新，芳等不辭勸募之勞，諸君共結良緣之美，膴廉隨佈，銀粟咸宜，遐邇風聞，祈

嚮應市，鳩材料，樂興工，笠覆如來，蕭武已曾登帝位，浴施舍利，弗隆亦得步諸天。因成果報，福輳功能，齊築菩提路，偕修般若台，人寄閻浮，好把金資榮佛殿，事垂不朽，須留善念在塵寰。謹疏。

萬曆四十六年丁巳歲吉旦天啓元年歲次辛酉春吉立芳撰

## 五　雲門寺重裝匡祖師金身碑記

儒門明德，釋宗見性，以水合水，印空合空，妙在不立文字，而教外別傳者也。故西天二十七祖語達摩云：「吾滅後六十年，汝往震旦行化，彼國見性者如恆沙聚。」有一花五葉之讖矣。逮曹溪六祖流出五宗，茲山居其一焉。師諱文偃，勅賜匡禪師，其道大振韶陽，而化緣事畢，門人奉全身建塔，未幾仍出龕漆身，迄今八百餘載。其間遐邇士庶，或禱雨祈晴，默佑多驗。幸丁巳歲，邑候舒公捐俸十金倡首，以至丙寅秋育才坊等檀越四十餘人，慨發善心，各抽淨資四十四兩，重疊灰漆，渾身拭金，永垂弗替之計，此又一時因緣自至者也。今則厥告成功，為護法勒於貞珉，以昭來善。予忝住山，亦拜手颺言，以偈獻曰：

儒佛燈　古今共熾
頓悟羣迷　發無上智
韶陽老人　弘願不二
三界返還　疲勞勿墜
北斗藏身　舉第一義
雲門之山　光泰之寺
鳳頒重重　綸音屢謚
大寶天寶　劉主龍位
現前諸公　護無生意
同證金剛　不壞之質
家途自由　笑日遊戲
刦火不然　獨傲天地

康熙丁卯年春正月下浣本山臨濟下傳法沙門元才撰

## 六　重修雲門寺記

□□□□極慕禪教，知雲門為五宗之一，惟浙江□□為最勝。迨庚午入粵主乳源，□□□朝桂劉君等諸公邀余遊雲門，詢其所自，始知浙之雲門為偃祖道場，而偃祖身在乳源雲門也。禮拜之餘，見其棟宇飄搖，且祖庭外僅一大雄殿，亦復聊蔽風雨，而三寶諸佛像，悉剝落無光，其餘地皆鞠為草莽。予低徊者久之，有興復之意，奈一時囊中羞澀，不克如願。至丙子冬，予獨捐俸金，命匠鳩工，將祖殿重新焉。而三寶工費浩大，壬午春，復謀於朝桂劉君，各捐□□餘金，將三寶並大士諸佛像，一概裝飾，而金碧輝煌。更募於□善信，外則築以照牆，內則砌以圍牆，弗致曠蕩。然韋馱尊天上朝祖殿，尤非宜也，予捐金具以新像，與接引菩薩共建一殿於山門內。其大雄殿尤朽壞不堪，予竭力改壯其規模，榱桷悉去其舊。而諸善信亦樂為捐助不吝，漸次就理，俾百千年之古剎，煥然改觀，予重興雲門之志，庶幾稍慰。

茲欲旋里，諸公囑予以記，予思創修寺院，奚事也，乃善念也，非以佞佛邀福也。但願住此福地者，莊嚴佛相，參悟大道，發明心性，最其上也；不然，或修香光之業，或積貝葉之文，亦其次矣；倘再不然，朝梵暮唄，課誦不絕，守其清規，亦不失出家人矩度；若徒旰旰飽食，以送死為衣鉢，以豢養為法門，於清淨地上作獅子虫，甚為彼輩惜矣！諸公以為然否？僉曰「善。」遂勘之石以作玉帶，是為記。

姑蘇弟子伍奕芳君祥甫薰沐拜撰

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仲冬穀旦

## 七　重建雲門寺記

雲門光泰寺乃匡祖師駐錫道場也，創於南漢大寶間，維時師之慧燈呈耀，智劍發硎，其參禪悟道各妙偈，與夫寺之創建末，悉載南漢舊碑，歷歷可考。但閱時久，雖經屢修，亦僅補葺而已。至國朝康熙間，姑蘇伍君奕芳復為重新，未及二十載，而雍正年間，頒行寶錄，勅賜天下名山古剎，盡行重修，然伍君所修，業已壯麗，以故未領御賜。越數十年來，則自山門及大雄殿，棟宇凋殘，金身剝落，兩廊僅存其址，諸多頹廢，所幸全者，祖師殿耳。乾隆甲辰乙巳中，邑侯桂公李公相繼皆有修復之倡，嗣又不果。至嘉慶丁巳夏邑侯朱公振翰偶遊此地，參謁之餘，見其左碱右砰，遂慨然倡修，分廉實助，於是序簿分募，人情踴躍，聚腋成裘，鳩工庀材，經始於丁巳冬，落成於庚申夏。自山門以至大殿，盡行革故鼎新，

門內並起韋馱樓，兩旁鼎建遊廊，大殿柱砌以花磚，取其堅固久遠，重新三寶羅漢，並塑金剛神像，殿宇煥然一新。是舉也，不知與締造之舊若何，然紺園金剎，丹碧輝煌，寶相金身，照耀前後，宏其規，廣其制，非直為觀美也，實以妥神靈而迓福祉耳。可知寺宇剝而能復，固屬神靈，而佛像舊而復新，專賴人事。將見慧盞長明，燈火光飛金鳳，恩光普照，香煙翠聳玉龍，佛氏有云：「凡有信心，同登彼岸。」吾知慈航恆超苦海，夜燭永照昏衢，佛氏之言，蓋不欺也。茲當工竣，詳序末，勒諸[王*貞]珉，以垂久遠，且為後之好善者勸。（此碑記未署撰書人姓名）

嘉慶五年庚申歲桂月　立

## 八　重修雲門寺並鼎建客堂韋馱殿記

雲門古剎，乳邑名山，自漢迄今，由來已久，其間修葺凡幾度矣。蓋人以時代而遷，物因日久則敝，近因廢塌，寺僧冾首勸捐，無如丁未興工，迄今祇屬草創。去冬林廣文邀余選勝此山，遊眺之餘，縱風景可懷，而楹折榱崩，慘人心目。祖殿雖規模粗就，可免佛頂星明，奈廊簷傾頹，禪堂草茂，予心惻焉！爰糾同志一十七人，復買材料再行修葺。白鏹朱提，因心樂助，於是雇工擇匠，度勢揆形，削之則馮馮改觀，築之則登登相應，不日而成廊簷棟宇，照牆丹堊，甬道鞏門，神廚佛座，更為南修級路，東創客堂，莫不塗次丹艧，輪奐維新。從此韻士雅人，倦遊小憩，聆松濤與鐘韵悠揚，聽鳥語和魚音迭起，洵足以契清懷也。撫今追昔，不誠大觀哉。是舉也，經始於春正正月之上旬，落成於夏五蒲辰之中焉。工竣之日，謹記數言，以誌一時之盛事云爾。

壬辰科武舉揀選衛守府鄧漢卿謹撰並書丹

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菊月吉日立

## 九　鼎建祖師殿關門記

自牧齒創門闔，而關門之制興。關者兩階中南向之門也。月令仲春之月，乃修闔扇。後世踵事增華，綺文卍字，巧極窮奇。第其制特詳於朝陛，而紺宮梵宇，似乎不宜；蓋釋子以空為宗旨，爭關鍵於一心，苟能寸心瑩澈，自視萬物俱空，關門之設，誠贅疣哉。抑知空之為旨，乃空其所累，而非空諸所有也。昔達摩面壁無門，

參最上乘，惟其閉禪關於方寸，能超四大而皆空，有門無門，自當了悟。故傳燈有五門之揀：一曰禪門，二曰无相門，三曰无作門，四曰不二法門，五曰沙門，總言之曰空門。此其義蘭若叢林原有所取，取之以關方寸，非取以關出入也。

匡聖佛，關鑰高險，宗號雲門。夫雲有門，門非人置，無須人力，安用關門。然而禪機洞闢，色相原空，寶相莊嚴，何容褻露，此關門所由立也。今春拉二三戚友，遊眺此山，見夫頹者興，廢者舉，莫不煥然嶄然，而獨於祖殿豁然，得毋有取空門之義耶？抑或經事乏人耶？爾時贊堃邱君，憮然有間曰：「此間松膏僧粒，先大父常不靳施與，恆有志焉，未之逮也，今茲關門櫺牖，責成於恆可也。」爰糾匠氏，削墨引繩，兩越月而工告竣矣。自有此門，俾諸上人借之以悟五門之旨也可，因之以關方寸也可，以為具法眼之正門也亦無乎不可，豈徒以壯大觀哉。予嘉邱君善承先志，更羨其獨力落成，故為援筆以記之，以貞諸珉於不朽。

邑廩生鄧佩秋盥手書丹並撰

從九品候選右堂邱景恆捐修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孟夏月吉旦立

## 十　雲門寺田地山場碑記

嘗謂藏世界於一粟，佛法何其大；貯乾坤於一壺，道法何其玄；釋道之教，由來久矣。乳邑匡大師慧法無邊，坐化雲門，若非靈驗，何有漢勅三封。如遇旱乾水溢，捍患禦災，求無不應，此大師一邑之靈神，實千萬家之有賴。師有靈驗，發萬民之善心，故先年艱難，拮據承粮，開創田地山嶺土號，並各村鄉踴躍輸將，源源佈施，或施田收租而供僧，或題捐燈油而燃點，僧得租供，誠敬祀師，師伏長燃，燈光永照，師安人樂，誠屬美舉。但前人創施田租，雖載部據，惟恐年湮日久，不免廢爛，倘若廢失，則有負前人之片心耳。是以尊依萬曆年間知乳源縣事越人東華趙佑卿詞咐，不如爰集鄉官紳耆，將創施田地土名坵數，租粮多少，均刻勒石以垂永遠，俾前人信施芳名，可以流傳千古，而田坵租粮，亦可萬載不易焉，是為引。

知乳源縣正趙佑卿　鄉官鄧維修　　武陽巡檢　張文登　鄉官魏良翰　　儒學訓導　蔡宗堯　鄉官鄧維新　　本縣典史　李鉞

九　鄉官鍾鳴韶　　儒官劉　潛　鄉官詹世用　　監生鄺懷德　鄉官胡維芳　　鄉官羅克念　鄉官鮑惟亮

金仙嶂[石*寨]下水源灌糧田開列於后：

頭坡田種共計五十四坱零三升
　下荒塘田種一坱一升
二坡田種共計三十一坱零半
　長塘口田種五升
三坡田種共計二十一坱零半
　窯前塘田種半坱
牛巷坡田種共計八坱半
　老皮墩田種四坱零五升
上塘交付塘共田種二坱一斗一升
　養公湖田種一坱零三升
鞋襪坵共田種三坱
　楊柳冲田種八坱
鍋篤塘共田種一斗
　馬鞍頭田種四坱
上荒塘田種一坱三升
　碓下坡田種一坱

以下架棍山水灌：

上下逕頭大嶺排二處共田十六坱半
架棍山田種一坱
架棍山田堪坵共田種二坱

以下四坡硬水灌：

坳下田種九坱零三升
虫食嶺田種一斗
坡頭面田種一斗
上下嶺頭一帶共田種五十一坱半
羊頭田種一坱零三升

以下大坑水灌：

大坑田種十坱零一斗
石子壩田種二坱

丈古坵田種四坮
水頭坊田種一坮
銀子墩田種三坮
細石塘田種一坮
石子矾田種一斗
南山下田種一坮
蕨排嶺田種二坮
臺嶺狗里田種四坮
瓜墩嶺田種一坮
山前田種九坮零半
分頭山下尖尾角和尚坡碧雲庵前左右一帶共計田種三石三坮零三分
方武赤湲水田種二坮
菓子合田種三坮

以上田土共載實納粮米一十二石零六升九合七勺。
開列蓮塘山嶺土名：

寺前塘二口
鍋篤塘一口
楊柳塘一口
逕塘一口
里塘一口
華表峯茅嶺三塊

寺左上茶園下茶園嶺一帶大坑為界。
寺右杉樹嶺至上坪雲門坳為界。

范陽氏敬曾鐫碑字

萬曆十二年歲次甲申三月吉旦信仝立

## 十一　雲門寺蠲免大差碑記

乳邑之有雲門寺，乃文偃禪師化身處也。師始末詳載碑記，余不贅。甲辰夏，余承新天子簡命，甫蒞茲土，案牘勞形，未暇向清淨禪林中作參禪悟道計也。居無幾何，學博龐君見約曰：「仲秋朔為文偃禪師降誕辰，曷往謁乎？」余如期偕龐君鄧胡諸士往拈香。

憩息未幾，散步門外，高而望其山巒，山勢嵯峨也；環而視其林泉，林木葱鬱也；獨其田有蕪而疇有穢，垣有頹而棟有摧，護法之沙門，寒者寒而儉者儉；心竊疑之，謂肉身菩提在此，而可使香火之淪替乎？將其中亦有故乎！龐君諸士向余曰：「曩時徭輕而田墾故僧聚，近者徭重而田荒故僧散。」余低徊久之，憾筮仕未久，不能捐囊以助也。龐君諸士復進曰：「曆免雜徭，奉有成例，倣而行之可乎！」余恐為民厲，未之許也。居無幾何，薦紳之士三十有餘人，六都之里老，咸以為請云：「曹溪宗派得此而衍，寶林心燈得此而傳，其德著釋氏者如此；乳田在山，維旱是憂，雨我蒼生，禾黍油油，其功及乳民者又如此。昭德報功，惟左右擇焉！」余詢之學博龐君，龐為之首肯。余於是翻然曰：「輿情允協，當一如所請。」寺僧師臣等詮次始末，勒諸石。余為之銘曰：

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
萬物芸芸　各忘其宰
雲門文偃　身沒不頹
厥靈赫耀　能潤旱災

宜爾乳民念之哉，蠲厥差徭匪自台，惟爾乳口之雷，持此大公以告將來。

賜進士都察院觀政知乳源縣事沔陽吳士恆撰

康熙三年甲辰歲仲秋月吉旦　主持僧玄照、師臣、昂仝立

## 十二　雲門寺免逋負碑記

光泰寺為雲門古蹟，匡祖師駐錫道場也。原置寺田歲可入穀數百餘石，以供香燈齋粥，餘則修葺寺宇。前有住持僧經理不善，逋負纍纍，十數年來，子母相權，愈積愈纍，幾至諸僧枵腹，而寺宇傾圮，寶相剝落，不暇計及矣。昨歲冬，寺僧妙蓮透禪等以修葺為請。噫！索逋者踵至追呼，方將稱貸無門，而更以振弊起衰之事，謀傾助於同人，誰其應之。計惟先清其逋，歲有餘積，然後鳩工庀材，廣呼將伯，此則事之可次第舉者也。因語諸首事生員陳錫章、邱道忠、劉功煒、邱道性、歐龍光、邱麟、林棲鳳、劉文豹、林際揚、職員李芝蕙，耆民劉濟澧、鄒廷俊、胡源泉、張名俊、鍾神生等，取寺中逋薄核計之各債數目，有多寡不等者。竊念民間借貸，尚多義讓，而何靳於沿門托鉢之緇衣乎？昔孟嘗君從馮驩焚券之

請，至今豔稱之，况欲種福田以求善果，知好義者當不乏馮驩其人也。諸逋主咸是余言，盡發願捐之心，而無齟齬之隔，余顧而樂之，有足以稔其地之易治，其風之醇厚，所謂馮驩其人者，當不得專美於前也。諸首事其亟取願捐諸善士之名勒之石，通計銀穀，悉作捐數，大書而特書之，並飭寺僧位諸檀越而酬報之。語云：「作善降祥。」又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理固有必然者。况由是逋負盡清，歲有餘積，光大寺宇之事，可次第舉矣。

勅授文林郎知韶州府乳源縣事加三級紀錄五次江左桂耳順撰

乾隆五十年歲次乙巳仲夏吉旦

## 十三　捐奉雲門寺香油田碑記

浮屠功果疏曰：「福緣曰善緣。」誠以福非緣不成，善非緣不見，緣之為義大矣哉。歲丁巳，恆父斗熙督修斯寺，公餘之暇，登山觀望，適卜兆域於大坑背山，歸而告諸祖曰：「山與雲門禪院咫尺間耳。」祖惻然，動波羅願，得非大士救苦經「與佛有緣」之謂乎？爰將田種壹斗，土名雲門南山下二坵；又一處田種一斗，土名縣前源頭峒杉樹脚一大坵；共載粮米三升。捐奉寺內以作為長明公資。寺僧本不假募題，恆祖願以區區進奉者，亦以明無因有因，無緣有緣，以證淨緣耳。爰掇數言，勒之貞珉，以垂久遠。

沐恩弟子袁廣壽率男衛千總斗熙，國學生斗章

孫附貢生用晉用恆，郡庠生用升，國學生用中

曾孫文清、文炳、文桂、文境，同敬

袁用恆撰

袁用中書

道光三年歲次癸未葭月吉旦立

## 十四　（附錄）重興曹溪六祖道場記

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盡虛空，遍法界，何處不是道場！一累土，一畫沙，何事而非佛事；語其極則，動念乖，寧有語言文字可記載耶；然而世有遷流，界有方位，道有隱顯，事有廢興。况夫道在人弘，理因事顯；欲承先而啓後，續慧命以傳燈，又烏可無語言文字以記載耶！曹溪為六祖大鑑禪師道場，傳東山法脈，弘南頓宗風。一滴曹溪，灑遍寰宇。五宗競秀，千載嚮風。若闇若彰，成佛成祖者不知若干人。報本思源，丕顯奕世，不綦重哉！是則更不可無語言文字以記載已。雲老矣，耄齡始得來曹溪為六祖作掃除隸；追懷往事，若有夙緣；十載經營，綜理次第；心力交瘁，始具規模。後之僧徒，守此勿失，永保道場，上以微報佛祖之大恩，外亦不辜護法之宏願，是雲所以望諸來者。

中華民國七年歲次戊午，雲在滇南鷄足山時，李公根源督辦韶州軍務，修理南華寺；訊至滇，屬雲來主持斯事。雲以鷄山因緣未竟，謝却之。民國十七年戊辰，雲與王居士九齡同寓香港，時粵主席陳公銘樞，邀至珠江，亦請雲住持南華。而先有海軍部長楊樹莊，方聲濤等，以閩之鼓山寺，急待整理，派人挾伴雲往。雲以出家鼓山因緣，勿能却也；遂之鼓山。數載辛勞，略有建制。至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四月，粵僧敬禪、之清、福果等參禮鼓山，屢言粵中佛法衰落，祖庭傾圮；欲雲赴粵中興之。意未決。一夜連獲三夢六祖，喚來南華。次日向諸人敍述夢緣，感歎希有。不數日粵北綏靖主任，今省府主席，李公漢魂，電函邀約，住持南華。亦以夢境敦勸。雲意動，擬三事，復李公相商，（一）六祖道場南華寺，永作十方叢林，任僧棲止。（二）宜徵取原有子孫房願意交出，不可迫脅，（三）所有出入貨財，清理產業，交涉訴訟等事，概由施主負責。倘允三事，來參看。李公復電照行，並派吳祕書種石廣州香港緇素十餘人，到鼓山迎迓。雲遂赴粵，詣曹溪，禮祖庭，觀察形勢，左右閉隔，向背宜失；因為李公曰「此事實費躊躇，貧僧力薄，恐不勝任矣。」李公曰：「何謂也？」雲曰：「此係宇內名勝祖庭，今頹廢若此，非掀翻重建，不足暢祖源而裕後昆。若作成次序如法，亦非歷數年工程，費數十萬金不辦。貧僧安有此力哉！」李公曰：「師勉任之；籌款我當盡力耳。」命繪圖參酌。雲以重念祖庭故，遂許之。時正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日，祖師聖誕節也。乃解辭鼓山職務，鞠躬盡瘁，以事祖庭。先相度全山形勢，考天監初，智藥尊者，化曹侯開山，建寶林禪寺；其基地似在左邊，今南華精舍之下。至唐儀鳳初年，六祖來此，已閱一百七十年，舊寺久廢，山場亦歸陳姓管業。六祖欲恢復舊寺，時陳亞仙之先人墳地，

已葬寺之右邊矣。六祖感動四天王定界，亞仙乞留祖墓，保存至今。故當日六祖造寺，其寺牆外為陳亞仙祖墳，墓右悉為龍潭。六祖降龍蛻化，欲堙其潭，以建僧舍；工未半而祖入滅。後弟子奉祖肉身，築塔於亞仙祖墳前；初為木塔，不甚高也。至憲宗元和七年，賜謚大鑑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稍加修飾。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詔新師塔七層，易以磚石，塔曰太平興國之塔。以後歷代修繕，皆沿其址。（後人觀察浮圖高聳，壓亞仙祖墳，未詳此一段經過事實。）以形勢言，該塔壓寺右臂，伸縮妨礙；以百房子孫至明代而僅存十餘房；讀南華事略，不禁掩卷三嘆。萬曆二十八年，庚子秋，憨山清公，始入山重興祖庭；意欲填築龍潭，統一各家方位，糾正山向；閱時八載工程及半，以魔事去；後雖重來，不久示寂。讀夢遊集誓願文，冀後輩重興，滿其素願；迄今又越三百餘年矣。清代康熙年間，雖經平南王尚可喜重修，納形勢家言，填塞龍潭，將全寺殿堂，移置陳亞仙祖墳右；而靈照寶塔又壓住寺之左臂。且也，卓錫泉出自象口，寺後橫山是象牙，乃本寺之主靠山。自憨山挑培以後，歷次修繕者，不審山脈，削去靠山，使飛錫橋水直衝寺後，形成洗背水，此一忌也。龍潭之右小岡，形似象鼻，係寺內之白虎山，挖斷數處，包圍不密，缺乏遮蔽，此二忌也。外往[泳-永+算]溪路之山坳，破缺多處，正當北風，又無叢林掩護，此三忌也。寺之前後靠向不正，舊日頭進山門，在現今西邊大樟樹林內，中有深坑，而現今之曹溪門前，昔日坵陵起伏，穢積亂葬，坎坷寓目，幽明不安，此四忌也。雲海樓下之井，名羅漢井，在舊天王殿西邊，井右有一高坡，逶迤達天王殿門口，成為白虎捶胸格，此五忌也。寺後大山，雖號雙峯，其實太弱，更因寺之坐靠，不依正主，以凹窪為背，是以子孫日漸衰弱。雲至曹溪，房分只有五家，其數不上十人，不居寺內，各攜家眷住於村庄耕植牧畜，無殊俗類。其祖殿香燈僧，歸鄉人派管。每逢二八兩月祖誕，所有收入，由鄉村管理，宰殺烹飲，賭博吸煙，人畜糞穢，觸目掩鼻；視憨山所記當日情形，尤有甚焉。夫以我六祖大鑑禪師，道侔千佛，德被含生，固足以耀後世而垂無窮，獨於其肉身所在道場，區區咫尺之地，輒不及年而中落者，雖曰人謀之不臧，要亦未嘗非地形之失利；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豈虛語哉；雲察勘竟，商諸李公，先定山場，以圖展布。李公與吳君種石，將寺屬基地，創辦林場，劃出寺外四週，山地五百畝，交寺建築。雲不得不殫心竭力，從事建置。初雲入山時，除祖殿寶塔及蘇程庵一部份稍為完整外，其大殿經樓方丈僧寮均皆摧朽，容無所，暫搭杉皮茅蓬二十餘間，作大寮客堂，及緇素工人食宿處。乃着手先行培修祖殿。殿內祖坐木龕，以年遠故，被白蟻損壞，乃請出祖師肉身聖像，重新裝修。另照育

王塔式，作祖坐龕。龕外塑南嶽、青原、法海、神會四位侍側；以南嶽、青原為祖在日之上首弟子，五宗皆由二派流出。法海則流通祖師法寶，神會在滑台大振頓宗，若孔門之四哲也。復在祖殿兩廂建東賢殿，西賢殿，塑五宗有功，法門諸祖，若孔門之七十二賢也。曹溪為禪門洙泗，應先正名定位。原日殿左供聖父聖母，右供伽藍神，中製靈通侍者酒亭，此憨山公當日戒靈通飲酒時，尤變本加厲焉。又憨公肉身，原供靈照塔內，有一四尺餘高之銅鑄觀音大士，供在憨山下位；序次失儀。而丹田肉身，原供祖殿東廂；已為駐兵之所，積穢不堪。雲乃先建報恩堂，安奉聖父聖母，於祖龕之左。另製一龕，以奉憨山，右製一龕以奉丹田。建伽藍殿，以奉伽藍神。儕靈通侍者於內，撤其酒亭，（另為文祭告。）又於祖殿之西，建觀音堂一所。共十五間。建外圊及雜屋九間，內圊及浴房七間。移奉靈照塔內之觀音大士，為女受戒挂搭之所。將方丈內之六祖銅像，供於靈照塔內。（此像原在韶州大鑒寺，因寺燬，乃移奉南華。）祖殿之後，舊名蘇程菴，積穢充滿，清除修建，架以層樓，通連祖殿，暫作方丈。方丈之東，為一土坡，將土挑培主山，築樓房上下五間，以作祖堂，供歷代祖師及南華繼席宗匠牌位。方丈之西，新建之觀音堂也。內部情形，略為就緒，雲乃預期十事，次第進行。

### （一）更改河流以避凶煞

考曹溪河流，由東天王嶺，繞出寺前，西達虹光橋，以入馬壩。寺門距溪邊約一百四十餘丈。因年遠失修，沙石壅塞，溪水改向北流，直衝寺前大路邊，向寺門激射——此反弓格也。故必先更改河流，恢復舊道，以避凶煞。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夏，勘定水線，計挑築新河，填補舊河，全程共八百七十餘丈，所費甚巨。正擬動工，乃於七月二十日夜雷雨大作，水漲平堤，冲開新河。舊河已被泥土淤塞，砂石湧起，反形成寺前之一字案——此護法神之力也。雲何功焉，今寺前林木葱鬱，沙環水帶，非復曩時景象。

### （二）更正山向以成主體

查舊日山門在樟樹西邊，越過深坑乃得出入，不成門面。而現在山門外之大路坪場，坡陀歷亂，野葬縱橫。因此先遷葬亂墳，挑平土石，以土石築成左右護衛山，高有數丈，以其基地改為曹溪正門，外闢廣場，栽種樹木。綠陰翳天，白雲覆地，望之儼然一清淨道場。

## （三）培主山以免坐空及築高左右護山以成大場局

寺所枕山，形像似象，後人將方丈後之靠山，分段剷去，使寺後落空無主。寺坐象口，其左右係象之下頷，夷成平地，陰陽不分。其右係象鼻，應當高聳，分節起伏；又被人在毗盧井處切斷，（井在今禪堂後西角。）一路挖平，直到頭山門，成大空缺，又無樹木擁護，遠望孤寺無依，近察鼻節已陷，殊痛恨也，雲於拆平舊殿堂及丹墀時，所有土石，悉歸三處，右高於左——形象鼻也——稍曲而東——形鼻之捲也——中鑿蓮池——象鼻之吸水處也——培高後山——依倚固也。三處皆栽林木，今幽翠矣。

## （四）新建殿堂以式莊嚴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新建大雄寶殿。按舊日殿基，在現今之功德堂後，靈照塔壓其左臂，其方向為坐艮向坤，平藩尚可喜所建也。雲以大殿為全寺主體關係重大，乃相度地勢，鳩工備材，移大殿於塔前，以靈照塔作殿之靠背，去壓臂之患，獲端拱之安。其方向以坐癸丑向丁未癸丁八度兼丑未線，將與寶林門同一方向，協定星，復觀大壯，堂堂正正，燁然巨觀，外像象王之居，中施獅子之座。塑五丈高金身大佛三尊，迦葉阿難二尊者侍側，四週塑五百羅漢，左右文殊，普賢二菩薩，座後塑觀音大士。使尋聲而至者，覿面相呈，慕曹溪而來者，飽嘗而去。築殿基時，土中挖出鐵塔一座，高尋丈，為清代雍正時造——志書載為降龍塔，非也。移鐵塔於鼓樓下，金飾而莊嚴之。復將平藩二碑分嵌於鐘鼓樓內，以備考古。同時挑平今曹溪門地基，及門口之亂坡，砌洩水溝五十餘丈，自象鼻岡下穿過山隈挖成水洞，注入曹溪門內水池。池週四十餘丈，中建五香亭，其形如象鼻之捲蓮花也。鱗甲之類，以棲息焉。廿六年丁丑，建曹溪門，（原日曹溪門在西邊大樟樹下，）現移稍東，取坐癸丑向丁未六度兼癸丁線，與四天王殿同向。舊日天王殿，在今之西歸堂後；今之殿址多為亂坡，夷平之下以建四天王殿。其左為虛懷樓，右為雲海樓。復建香積廚齋堂，庫房等屋宇。建香積廚時，土中挖出千僧大飯鍋一具，元代物也，移置大殿後觀音菩薩座前，以植蓮花。廿七年戊寅，建寶林門。其原址在現今西邊空缺處，坎坷不平。乃挑其土以培高左右沙手。雲海樓下有一古井，名羅漢井，原在深坑內，加高一丈另五寸，使與園地平衡，中闢神道，左右各築蓮池。重建鐘樓，此銅鐘為宋代物，埋土中，出而懸之，聲聞十里——發人深省也。又建報恩堂，伽藍殿及客堂。廿八年己卯，建鼓樓，祖師殿，供東土初祖以至六祖及本寺開山智

藥尊者七位。又建西歸堂，安僧覺靈。建功德堂，奉各護法主位。建雲水堂，接待來往僧。廿九年庚辰，建禪堂，依制坐香。建韋馱殿，班首寮，維那寮，以嚴督察。又建如意寮，置備醫藥，以調養病苦，指定售南華茶葉入款，以為湯藥之費。又鑿通方丈後山，引導卓錫泉水源，砌成水洞，安置總分鐵管，直透香積廚，及各堂寮。三十年辛巳，將大殿之後，靈照塔之前，建法堂一座。其上為藏經樓，內藏廿五年由北京請回龍藏全部，大藏遺珍全套。又李伯豪主席送磧砂藏一部。築戒壇時，在土內挖出萬曆年修塔碑，豎立雨花臺壁中。建回向堂，安奉國殤忠魂，建迎賢樓，招待來往賓客食宿，建無盡菴，以為清修女。（按無盡藏尼為六祖最初護法，其菴址似在卓錫泉右邊；憨山祖師曾經重修，傾廢已久。雲以菴與寺太近，故清出離寺東約三里許之柏樹下村莊房，榜曰古無盡菴，移女於此修持。至無尼之身，現在曲江灣頭村西華菴。今依其形貌，塑像一尊，供於菴中，以作女修持模範。）三十一年壬午，於左殿左邊建念佛堂，以安修淨土者。掘地時得萬曆年余大成蘇程菴碑，足資考據；豎立於念佛堂照牆內。又建延壽堂，安諸老人。平地基時發現宋淳熙年間所刻六祖像及碑銘移存祖殿照壁廊內。又在鐘樓之後，建碾米房，沐浴室，工行寮，儲蓄所及東圊。於其地掘出無數人骨及一丈六尺之杓棺數具，其中火坯之穀類甚多，待考證也。三十二年癸未，建海會塔，於寺東二里許。緣南華舊無普同塔，歷代亡僧隨山亂葬。日久遂形拋露，莫慰先靈；乃先設荼毗爐，以焚遺蛻，嗣建斯塔，以藏七。該塔用鋼筋水泥築成，堅固異常，足納灰塔數百萬具。其上建念佛堂，長年念佛，以利冥陽。於塔左右各建樓房四楹，以為看塔念佛人住所。又於塔前圍築圍場，遍栽林木，門外鑿一方池，以植蓮花。又重修卓錫泉，因舊日無池蓄水，飲料不潔，乃鑿池蓄水，中隔砂井，施以藥物，用鐵管引入大寮。又修飛錫橋，以保存古蹟。修伏虎亭，以弭虎患。又因曹溪各村貧苦兒童，無力就學，因設義學教之。此民國三十二年事也。綜上十年，雲重新祖庭，至此始成具體。茲再條析述之，綜覽全局。計自曹溪門至卓錫泉，由南至北，深一百五十一丈。由東邊寺牆至禪堂西壁，廣三十九丈五尺。首進曹溪門上下各一楹，越圍坪，度放生池，中有五香亭一座。次進為寶林門，樓上下各五楹，歷神道至陛階，至四天王殿五大楹。殿左為虛懷樓，上下各五楹，殿右為雲海樓，上下各五楹，均南向。由韋馱殿經花園，上丹墀，大雄寶殿五楹。殿後法堂戒壇及藏經閣上下各五楹。法堂之後為靈照塔，塔後為祖殿。殿後為方丈，上下各五楹。方丈後繞道依山，至飛錫橋伏虎亭，以達卓錫泉，此中路也。東邊自虛懷樓後，報恩堂樓上下各二楹，鐘樓三層各一楹，伽藍樓上下各五楹，客堂樓上下各五楹，

齋堂樓上下各五楹，庫房樓上下各五楹，歷階至回向堂五楹，迴光堂五楹，延壽堂樓上下五楹，進為念佛堂樓上下各五楹，均西向。至祖堂樓上下五楹，則南向矣。此東路也。西邊自雲海樓後，西歸堂樓上下各二楹，鼓樓三層各一楹，祖師殿樓上下各五楹，雲水堂樓上下各五楹，西入禪堂五楹，南向；韋馱殿，維那寮共七楹，北向；班首寮，如意寮各七楹，東西向。再上為西圊。計外堂廁所及雜屋共九楹，內堂廁所及沐浴室七楹，進為返照堂五楹，經祖殿兩傍建東賢殿三楹，西賢殿後達觀音堂，共計樓上下各十五楹，此西路也。附於東路者為客堂後之待賢樓，上下各五楹，齋堂之後，香積廚五楹，沐浴室七楹，碾米房一楹，工人室三楹，柴草寮五楹，東圊五楹，隸屬寺管者無盡菴三十八楹，海會塔正座樓上下各三楹，兩旁樓房各四楹，幼幼亭右守望所三楹。總計新建殿堂房宇菴塔約二百四十三楹，其中間隔各部份寮房若干間，亦足以暫容清修勝侶矣。又塑造大殿及兩序大小佛像共計約六百九十尊，備極莊嚴。

### （五）驅逐流棍革除積弊

雲自甲戌八月入山，見聖地道場，變作修羅惡境，祖庭成牧畜之所，大殿為屠宰之場，方丈作駐兵之營，僧寮化煙霞之窟，菩提路列肉林酒肆，袈裟角現舞扇歌衫，罪穢彌綸，無惡不作。雲始以善言相勸，置若罔聞：稍示權威：則持刃尋逐；瀕於生死者亦屢矣。終仗護法大力，切實嚴禁。督警驅除，與之爭持，歷三四年乃掃除淨盡。復於寺外大路以南，蓋板屋十餘間，遴選善人，販賣茶果，祗許素食，均能奉持。以至於今，得以重興殿宇，莊嚴淨域也。

### （六）清丈界址以保古蹟

自祖師募化檀越陳亞仙捨地，以四天王嶺為界，千載以來，已成定案。第因年代久遠，人事變遷，雖志書所載甚詳，而實際反空無所有。僧餘破壁之參，佛久積塵之坐，尺天寸地，指點無從。至民國廿五年丙子九月，請省府令行派員履勘劃界，保存古蹟，繪圖立案，出示曉諭，照圖管業，使界址復明。

### （七）增置產業以維常住

查南華寺產，志書所載甚多，歷經豪右併吞，奸僧盜賣，雲入山時僅有租穀二十擔，千分不逮一也。乃着手整頓，擬先清理產業，調驗契據，如無紅契，而屬寺產者，不容侵佔；有紅契而原屬寺產者，准以七成贖之。正計劃中，而時局屢變，風波動盪，無從進行，祇有從前北區綏靖處所辦之林場，於民國廿五年由政府批准，交回寺內管業。惟所入無多，不足以贍常住，雲至乃募資漸次收買，至民國廿八年連贖回及新買之稻田若干畝，每年租穀約數百擔，（另詳香火田產記。）至是常住始有粒食可靠。然所歷艱苦，不可言喻，（其最苦者厥為後山紫筍莊寺田三百數十坵，為黎、謝二姓侵佔，被人從中舞弊，向政府交涉又因時局變遷，迄未清回，望後來者有以收回之。）

## （八）嚴守戒律以挽頹風

昔我佛入滅，垂戒後人以戒為師，嚴規行也。今雖末法，僧伽墮落，粵中尤甚，顧念南華為宇內祖庭，豈容污合；今茲冷灰再煙，非宏法不能重興，非守戒不能宏法；雲乃遵百丈清規，嚴肅綱紀，一粥一飯，持午因時，一步一趨，悉守儀範，為佛子，乃可保叢林於久遠也。（其各種條規，另見同住規約。）

## （九）創禪堂安僧以續慧命

初祖西來，單傳直指，六祖得法，弘揚五宗，禪波羅密也。五燈會元所記諸佛諸祖無不自禪定中來，得大機大用，度生無算。今我六祖頓教道場，寂寞久矣。雲乃造禪堂，定香數，發警策，下鉗錘，冀其磨鍊身心，度己度人，以續我佛慧命。（課程另見規約）

## （十）傳戒法立學校以培育人材

時當末刼，法運垂秋，痛心下淚。何也？佛所囑付：波羅提木叉為汝等大師。又云：戒如明日月，能消長夜暗。又曰：此經能住世，佛法得熾盛，若不持此戒，世界皆暝冥。今茲佛法衰微，三門塗炭，豈非無因。無柰釋子掛名受戒，而不遵崇，外服袈裟，行同凡俗，是波旬徒屬，作獅子身中虱耳。雲為挽頹風，捐費信施財物，成茲大廈，意欲一一如法，培植人材，常轉法輪，慧命是續；因此建立長期戒壇，逢年傳戒，道不論遠近，人不論多寡，依時而來，傳受戒法，期滿後入學戒堂重行熏習，以資深造，不受寄名，不容簡略，肅戒律也。雲入山十年矣，仗佛祖威靈，檀越護法，預

期十事，次第完成，聊竟憨公未竟之志。今堂宇可容僧伽五百人，租穀亦差足半年粮食；四事供養，具體而微，佛子住持。寧心無慮；敬祈執事，保此道場，雲於此十年間，左支右絀，辛苦撐持，委曲求全，濟變禦侮，其困苦艱難有不堪殫述者。雲今去矣，付與僧徒復仁住持，書此事實，以勵後昆，其或有超世高人，空宗大士，認此為空花佛事，水月道場，雲又何辭。雲嘗恭讀壇經，至五祖以袈裟遮圍，為祖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祖於言下大悟，啓五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無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一路說來，如天花亂墜，前四句何期，是攝用歸體，後一句何期，是全體大用，前四句是自度，後一句是度生。能生萬法者，一切種智也。我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廣佛法於無邊，度生於無盡，故釋迦不終老於雪山，六祖不永潛於獵隊，為傳佛種智耳，雲雖行能無似，然不敢作最後斷佛種性人，因此數十年來，屢興道場，不惜作童子累土畫沙事，亦本於教亦多術，逗機接引，以傳佛種智耳。安敢作有相無相之論哉，「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願一切有情同圓種智。

（編者附註）雲公弘法嶺南，先南華而後雲門，南華功竟，正擬修曹溪新志，（舊志道光年修）以外患內憂，時局變化，三年無成，今幸雲門志先成，乃將「重興曹溪六祖道場記」附入，以備將來編曹溪新志史料。

## 十五　雲公老和尚答某鉅公問法書

民國三十年冬，日寇正張國府主席林森與中樞各長官，發起啓建護國息災大悲法會於重慶，特派代表屈映光、張子廉抵粵，邀雲公赴渝主持，自十一月六日，至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圓滿，皈依者五千餘人，問法開示者數十次，某鉅公於晉謁後，以書來，問唯物唯心，及神與基督之理，雲公書復，曰：

（上略）……佛教者，實今日週旋國際，趨進大同之唯一大教也，目下世界有兩種力……唯神論與唯物論，否認輪迴果報之說，故其影響所及，不可說，不可說，基督教之唯神論，雖有為善者神給與快樂報酬，為惡者神施以痛苦懲罰之說，然以神之存在，認為自然，今不知其所以然，故不能令人深信，且貽唯物論者極大口實，此基督教所以不能維繫世界和平之故，實則神是物，物是心，心亦是神，然神亦非神，物亦非物，心亦非心，佛明三界(宇宙)本無一法(事物)建立，皆是心起妄，生萬種法，「心」亦不過因有妄物對待而立之假名，究其實所謂心亦非是，譬如大海，心是水，萬

法(萬事萬物)是波浪，平靜者稱為水，洶湧者稱波浪，波浪平靜時仍是水，水洶湧時又成波浪，又因有洶湧之波浪，故稱不洶湧者為平靜之水，假使根本不有洶湧之相，波浪之假名固不能立，平靜之假名亦何由生，立亦不過吾人隨意立之假名，相信魚類或稱水為空氣，故知物是心，有是無，色是空，妄是，煩惱菩提，生諸佛，一念迷惑時，心成物，無成有，空成色，成妄，菩提成煩惱，諸佛成生，如水洶湧時波浪，若一念覺悟時，物不異心，有不異無，色不異空，妄不異，煩惱不異菩提，生不異諸佛，如波浪不洶湧時仍是平靜之水，又因迷惑而起，物有色妄煩惱生，等對待，故立……心無空菩提諸佛……等假名，若根本不有迷，則物色妄有煩惱生……等假名固不能立，心無空菩提諸佛……等假名，亦何有立，所謂唯心唯物，有神無神，皆是識心分別計度耳，或云：「若是，佛學亦唯心論耳！」佛學雖說唯心，然與哲學上之唯心論懸殊，哲學上之唯心論，於心執有，於物執無，釋迦所謂以攀緣心為自性，執生死妄想誤為實者，唯物論者於物執有，於心執無，釋迦所謂倒行事，誤物為己，輪迴是中，自取流轉者，唯神論者，劃分物質實體與神靈實體，為截然不同之兩個世界，釋迦所謂惑一心於色身之內，認一漚體，目為全潮者，各執偏見，或因近視，認牛之影像為牛，或以管窺牛，見牛角者則認牛角為牛，見牛頭者則認牛頭為牛，本無不是，弊在不見牛全體。佛教則溯本窮源，將實白牛清楚指出，若因指觀牛，未有不見牛全體者，故欲救唯心唯物論之偏閉，捨佛教莫屬。

佛教所言明心性，(或稱常住心，如覺性，法　身，實相……等皆是理之別名)清淨本然。離諸名相，無有方所，體自覺，體自明，是本有自爾之性德，絕諸能(今稱主　觀主動等)所(客觀被動等)對待，本無所謂十方(東、南、西、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上、下、今稱空間。)三世，(過去現在未來今稱時間)更無所謂大地，人畜木石，地獄天堂，等等，祇以妄立一念，致起諸有為法，(宇宙)(間萬事萬物)如楞嚴經(此經幾無法不備，無機不攝　究佛學哲學者均不可不參究)釋尊答富樓那問「覺性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云：

「性覺必明，妄為明覺，覺非所（客觀）明，因明立所，(客觀)所妄立，生汝妄能，(主觀)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分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有無法。

「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大光。為變化性。寶明

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潭。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潭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星雲之說恐亦不及此說之詳)

「復次富樓那，明妄非他。覺明為咎。所妄立。明理不踰。以是因緣。聽不出聲。見不超色。色香味觸。六妄成就。由是分開見覺聞知。同業相纏。合離成化。見明色發。明見想成。異見成憎。同想成愛。流愛為種。納想為胎。交遘發生。吸引同業。故有因緣生羯羅藍遏蒲雲，(胞胎中受生之質)等，胎卵濕化。隨其所應。卵為想生，胎因情有，濕以合感，化以離應，（佛在二千多年前指出）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所有受業，逐其飛沉，以是因緣，生相續。

「富樓那，相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以欲貪為本。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為本。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為本，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汝愛我心，我憐汝色，經百千劫，常在纏縛，唯殺盜婬，三為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

「富樓那，如是三種倒相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

如覺性，立妄。於是有不變與隨緣之別。平等不變，離差別相，無聖無凡，非善非惡，實如常，不變如也，隨緣生滅，起差別相，有聖有凡，有善有惡，隨緣如也，就不變如言。萬法如。非心非物。非神也。就隨緣如言。如萬法。心物。神也。唯心論者。錯認識神，就隨緣如，以為是心。而倡唯心論，唯物論者，囿於邊見，就隨緣如，物之見。而倡唯物論。又據唯物而倡無神論。唯神論者。亦囿於邊見，妄生分別，就隨緣如，物與神之見，而倡唯神論，殊不知心物，物神，心物與神，同一理體，有物則有心有神，無心則無神無物，然此「有」非有無之有，乃非有而有之妙有，此「無」非斷絕之無。乃超有無之妙無。(此妙「有」妙「無」，與下說之，「無生之生」有生之生，其義頗奧，非語言文字可到，故為禪門要關。)唯心論唯物論唯神論者，均未明斯義，互相攻擊，實則皆無不是，亦皆非是，一研佛學，自可渙然冰釋矣。

佛學對於宇宙本體之研究，除前述外，其他對於世界之構造與成壞，人器官之組織，及其他種種問題，在楞嚴經及諸經論，多有詳細論列與說明，且大多與後來哲學科學發見者相合，現未及詳指，其於人生價值，則大菩薩之行願，已非他聖賢可及，經典上在在處處可見之，於此可知佛教之神妙及偉大處，然佛教絕非標奇立異以衒人，亦非故弄玄虛以惑，其一言一行，皆從戒定慧三學親履實踐得來，何謂戒定慧，防非止惡曰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曰定，心境俱空，照覽無惑曰慧，防止三業之邪非，則心水自澄明，由戒生定，心水澄明，則自照萬象，由定生慧，儒家亦有「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言，哲學家亦莫不沉思竭慮以從事所學者，然儒者及哲學科學者，則以攀緣心思宇宙萬物，不知宇宙萬物，亦是攀緣心所造成，能慮所慮。俱是攀緣心。而欲探求理，等於趺坐椅上，欲自舉其椅，勢不可能，此今哲學者，對於認識論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終無結論者，因此故也，佛則離言絕慮；以智慧覺照宇宙萬事萬物，如下座舉椅，故任運如如，此佛教括哲學、科學、宗教、三者一爐共冶，又皆先知先覺者，蓋有由來也，日本以佛為國教，近世之興，其維新諸賢，得力於禪學不少，為所週知之事，若非其軍閥迷信武力，與道全乖，以殺戮為功，以侵略為能，安有今日之敗。

或疑佛教為消極為迷信，不足以為國教，此特未明佛教者之言。實則佛法不壞世間相，豈是消極者；佛法步步引人背迷合覺，豈是迷信者。考佛梵名 Buddha 義譯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謂之為佛。菩薩梵名 Bodhisattva，義譯覺有情，有出家在家二種，乃發大心為生求無上道，一面自修，一面化他者，其積極與正信，恐無有出其上。佛教依折攝二義，立方便多門。何謂折？折者折伏惡人。昔石勒問戒殺於佛圖澄，澄曰：「子為人王，以不妄殺為戒殺義。」蓋在家大權菩薩，為折惡利生故，雖執刀杖，乃至斬其首，於戒亦無犯，反生功德。因惡意而殺人，皆知不可；因善意而殺人，固是在家大權菩薩之金剛手眼也。何謂攝？攝者攝受善人。佛菩薩為利益生，故不避艱危。有四攝法：一、布施攝，若有生樂財則施財，樂法則施法，使親愛心而受道；二、愛語攝，隨生根性而善言慰喻，使生親愛心而受道；三、利行攝，起身口意善行利益生，使生親愛心而受道；四、同事攝，以法眼見生根性，隨其所樂而分形示現，使同其所作霑利益由是受道。佛菩薩之積極為如何！

何謂方便，方便者量生根器施諸權巧而度之也，前述之四攝法，亦是方便之門，法華經化城喻品云：「譬喻險惡道，迴絕多毒獸，又復無水草，人所怖畏處，無數千萬，欲過此險道，其路甚曠

遠，經五百由旬，時有一導師，强識有智慧，明了心决定，在險濟難，人皆疲倦，而白導師言，我等皆頓乏，於此欲退還，導師作是念，此輩甚可憫，如何欲退還，而失大珍寶，尋時忽方便，當設神通力，化作大城廓，汝等入此城，各可隨所樂，諸人入城，心皆大歡喜，此是化城耳，我見汝疲極，中路欲退還，權化作此城，汝今勤精進，當共至寶所！」……觀此可知釋尊分時設教，權施方便之深意，故最上根者與言禪，上根者與言教，重分析者與言唯識，普通者與言淨土，權設大乘小乘，不論出家在家，務求普化羣機，使一切生，咸沾法益也，近人觀佛子之對像跪拜，及淨土之持名念佛，以其無神論立場，謂為迷信，不知跪拜與對長上致敬何異，念佛對於修心有莫大之功，且持名念佛，不過方便初機之簡捷法門，更有觀像念佛，觀想念佛，實相念佛，等法門，淨土自有無窮妙用者，人自不會耳，豈迷信哉。

或謂：基督教亦脫胎於淨土宗阿彌陀經，試觀耶穌身上搭衣，與佛相同，阿彌陀經西方極樂世界，耶氏亦說天國極樂，淨土往生分九品，耶教李林天神譜，亦言天神分九品，彌陀經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耶氏亦言你不在人間立功，上帝不許你到天國，淨宗二六時念佛名號求佛接引，耶氏亦以早晚祈禱上帝哀祐，至佛門有灌頂之法，耶氏亦有洗禮之儀——觀此耶氏教義，與淨土宗趣大致相同，而耶氏誕生於釋迦後千有餘年，當是曾受佛化，得阿彌陀經之授，歸而根據之另行創教，似無疑義，且耶氏曾晦迹三年，當是赴印度參學，事雖無據，而迹其蛛絲馬跡，似非厚誣云云，其言良非向壁虛構。不過表面上看來，耶氏雖類似淨宗初機之持名念佛，實際則遠遜之，耶教着於他力，明其然，而不明其所以然，迹近勉强，持名念佛則重他力自作相應，如楞嚴經大勢至圓通章云：「十方如來，憐念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避，雖憶何為，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得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有因有果，故理事無礙，且耶教說永生，淨宗則云往生淨土，見佛聞法，悟無生忍，永生之生，以滅顯生，有生對待，終有滅時，無生之生，則本自無生，故無有滅，此所以稱為無量壽(阿彌陀譯名)也。

願行菩薩行，求無上道者，非必出家而後可行，在家亦無不可，不過出家所以別國主，離親屬，捨家庭者，意在脫離情欲之羈伴，捨私情而發展佛力之同情，捨私愛而為偉大之博愛，以度一切生為忠，以事一切生為孝，此大同之義也，孫中山先生嘗曰，「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無宗教之思想，研究佛學，可補科學

之偏。」今公亦以佛教之輸入中國，有裨益於中國之學術思想，故稱佛教為今日週旋國際，趨進大同之唯一大教，豈徒言哉。且今日信教自由，不能强人以迷信，祇可令人心悅誠服而生正信，然則捨佛教其誰與歸。（下略）

## 十六　虛公老和尚覆屈映光居士問法書

（上略）……承詢成佛，究為三身齊現，具足一切神變功德，抑為自心透脫，便算究竟等義，謹以薄識，略敍大概，論到此事，不無權實修證深淺因果之殊，至如實際理地，本無名言說相，但一法性身，常居法性土，離四句，絕百非，有何開口處，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如世尊掩室，文殊揮劍，淨名杜口，丹霞火燒，趙州謂不喜聞，德山以喝，雲門以棒，從上佛祖，無非顯茲妙義，不過宗門以直捷示人，截斷葛藤，故六祖答智通問，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祖已明示三身四智，神通妙用，不欠絲毫，至於權變方便說個佛字，皆是不得已也，宗門但論見性，不重禪定解脫，悟心之人，自解作活計，翻轉本體作工夫，終日使得十二時辰，是為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善能調熟，不離當生，證聖果，六祖曰，終身不退者，定入聖位，古云頓悟初心，究竟圓極寂滅如；宗鏡錄問一心成佛之道，還假歷地位修證否，答此無住心，實不可修，不可證；不可得，非取果，故不可證，非着法，故不可得，非作法，故不可修，若論地位，在世諦行門，亦不失理，以無位中論其位次，不可決定有無之執，經明十地差別，如空中鳥跡，若圓融門，寂滅如，有何次第，若行布門，對治習氣，昇進非無，若得直下無心量，出法界之外，何用更歷階梯，若未頓合無心，一念有異者，直以佛知見治之，究竟成佛果，不可偏執一見，成儱侗病也。昔皓月供奉問長沙岑曰，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岑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果上涅槃，岑曰，天下善知識未證、功未齊於諸聖，曰，未證何名善知識，岑曰，明見佛性，亦名善知識，問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岑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又問如何是因中涅槃？岑曰，大須知見地了徹，直與佛祖把手同行，但得因中涅槃，其多生熾然之結習，須次第盡，方得超出三界，楞嚴云，理則頓悟，乘悟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惟宗下用工，水到渠成，超證十地等妙有，不期然而然也，阿難尊者云，不歷僧祇獲法身，永嘉云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却阿鼻業，又云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奈何行人，習有輕重，證有深淺不同在，諸大祖師證與佛齊，人法空，能所

寂，煩惱菩提生死涅槃佛魔凡聖等，悉是假名，經云，但以假名字，引導於世間，如伶人舞戲相似，終日吃飯，不曾咬着一粒米，終日穿衣，未曾沾得一縷紗，凡所施設，一切事務，如壽祖云，修習空花萬行，宴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大作夢中佛事，餘或未及者，須由功業勵行為本修因，若不降心，而取證者，無有是處。

## 第三章　藝文

### 一　偃祖十二時歌

夜半子　愚夫說相似
鷄鳴丑　癡人捧龜首
平旦寅　曉何人
日出卯　韓情枯骨咬
食時辰　歷歷明明機是誤
禺中巳　去來南北子
日南午　認向途中苦
日昳未　夏逢說寒氣
晡時申　張三李四會言
日入酉　恆機何得守
黃昏戌　看時光誰受屈
人定亥　直得分明沉苦海

### 二　偃祖偈頌

雲門聳剔白雲低　水急游魚不敢棲
入戶已知來見解　何勞更舉轆中泥

藥病相治學路醫　扶籬摸壁小兒戲
幽谷不語誰人測　管解師承孰不知

康氏國形滯不明　魔深虛喪擊寒冰
鳳羽展時超碧漢　晉鋒八百擬何憑

是機是對對機迷　闢機機遠遠機棲
夕日日中誰有挂　因底底事隔情迷

太陽溢日極玄微　誰人說道我渠非
句中有路人皆響　覿面難遭第一機

丱歲依山人事稀　松下相逢話道奇
鋒前一句超調御　擬問如何歷刼違

翫古松高雲不齊　鴻鵠鶴抱幾年棲
剖穀同時殊有異　羽張騰漢碧宵低

萬象森羅極細微　素話當人却道非
相逢相見呵呵笑　顧佇停機復是誰

此見聞非見聞　無餘色聲可呈君
箇中若了全無事　體用何妨分不分

話盡途中事　言多何省機
貴人言是妙　上士知見虧
大道何曾討　無端入芳草
卷來復卷去　不覺虛生老

上不見天　下不見地
塞却咽喉　何處出氣
笑我者多　哂我者少

喪時光　藤林荒
圖人意　滯肌厓
舉不顧　差互
擬思量　何刼悟
咄咄咄　力韋希
禪子訝　中眉垂
《抽顧頌》　鑒咦

## 三　圓明大師頌雲門三句語

### 一、函蓋乾坤

乾坤萬象　地獄及天堂
物物皆現　頭頭總不傷

### 二、截斷流

堆山積岳來　一一盡塵埃
更擬論玄妙　冰消瓦解摧

### 三、隨波逐流

辯口利舌問　高低總不虧
還如應病藥　診候在臨時

### 三句外別置一問

當人如舉唱　三句豈能該
有問如何事　南岳與天台

## 四　圓明大師餘頌八首

### 一、褒貶句

金屑眼中翳　衣珠法上塵
已靈獨不重　佛祖為何人

### 二、辨親疎

黑豆米生前　商量已成
更尋言語會　特地隔西天

三、辨邪正

罔象談旨　都緣未辨明
守他山鬼窟　不免是精靈

四、通賓主

自遠趨風問　分別向道休
再三如不曉　消得箇非遙

五、擡薦商量

相見不揚眉　君東我亦西
紅霞穿碧海　白日繞須彌

六、提綱商量

若欲正提綱　直須大地荒
欲來衝雪刃　不免露鋒鋩

七、據實商量

睡來合眼飯來餐　起坐終須勿兩般
同道盡知言不惑　十方剎土目前觀

## 八、委曲商量

得用由來處處通　臨機施設認家風
揚眉瞬目同一眼　豎拂敲床為耳聾

## 五　雲公老和尚贈林鴻超居士七律一首敍

居士與余在福建鼓山晤別已十七年，以相憶深，由閩經港來韶，步行抵雲門，年屆古稀，無飢倦之容，暢敍舊懷，不覺夜永。居士宿植德本，向道殷切，惜余無偃祖之餅茶，以接來機，深以為愧，翌日居士以先有預約，必須赴穗，臨行，彼此依依，乃如東林送客，且行且談，不覺又伴至曹溪，瞻禮六祖，返馬壩登車南行，居士堅囑書贈，特綴七律一首，送壇經一部，亦若永嘉之一宿而去也。

時乙亥冬月初二日書於南華丈室

不辭跋涉乳雲蹊　為道渾忘困與飢
笑我已忘煙水夢　與君夜話餅茶稀
曉風相送曹溪路　午飯才過馬壩車
一宿覺參心願遂　壇經珍重贈君歸

## 六　雲公老和尚遇盜說偈三首

丁亥冬月朔，陪林鴻超居士至南華禮祖畢，初三日回雲門，由韶乘車，中途遇盜，迫下車，跪地俯首，不准仰視。獨囑余立路旁，未加刦掠，餘財物，洗刦一空，衣褲鞋襪稍好者亦令剝去，致被刦者，身多裸露，時當嚴寒，風雪徹骨，難凍苦，哭聲嗡嗡，余雖幸免，不忍漠視，脫卸衣物及包衣分，遮其羞冷，稍減風寒。最慘者其中有青年男女二人，從友借資為小販，服裝貨物盡被刦去，一無所存，食宿失所，凍餒堪虞，豈定業所感，因果如是歟，非聖莫知，因說偈曰：

時世不靖出門難　盜賊如林聞見寒
奸淫擄搶燒殺　暴惡兇殘太野蠻
上天無路避無處　惶惶行坐睡難安
但願人人崇佛說　休將因果等閒看

平時視民如螻蟻　變時蟻民逞虎威
攔路截刦剝衣褲　裸受風雪慘悽
嗟哉同侶俱遭刦　獨余何幸璧全歸
救急恤難同此情　打開包袱分僧衣

清水因何變濁水　澄之渟之水自清
良民何以變為盜　主者治者須分明
水過石激古所歎　天寒露重鶴有聲
空王早樹無為化　垂拱而治致太平

## 七　雲公老和尚贈蕭雪滄居士七律一首

彌陀一念掛心頭　四色蓮花湧作洲
七寶地成塵穢絕　一身歸計去來休
居同善友開因地　佛亦凡夫到聖流
汝自迴光一返照　誕登彼岸有慈舟

## 跋

志事成，將付鉛槧，(季禧)受讀，華實可收，而竊歎夫事會因緣，文字隱顯，一若無定而有定者，於斯志見之。雲公老人，弘法嶺南，聿新梵宇，規模廣大，南華十倍於雲門，以時考之，事雖艱而時尚易也，局面恢宏，雲門雖遜於南華，以時考之，事固鉅而時又益艱也，今者各現寶坊，紺林珠宇，靡弗完善，而於難易之間，有異同者，本志編輯岑居士嘗語余曰，雲公建南華竟，以曹溪新志屬編，三集史料，而三遭變亂，歷時三載，一事無成，今雲門志僅以月餘時間，艸艸編竣，不無麤濫云云，味其語，蓋深慮名山藏副，實感存亡，年代儻更，雲霄易，拾遺補缺，有待將來，(季禧)與林居士遠凡許居士寬勤釋寬慧等躬與斯役，仗雲公老人慈力加

被，四方善信，財法兼施，乃獲排印流通，惟念學海文林，未遑採訪，雲門史事，遺漏實多，亟盼諸山賢哲，蓮社耆英，貽我枕藏，毋靳珍祕，異日再版，補入志中，共垂不朽，不亦懿歟，若夫因斯志之先成，興曹溪之續纂，水源木本，璧合珠聯，是在諸君子弘願也。(季禧)跂予望之。

南海吳季禧敬跋

##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